

陳白塵著

大地回春

文化供應社



列家作創學文

# 春回地大

劇 幕 五

陳 白 塵

文化供應社

文 學 創 作 叢 刊  
大 地 同 春  
有 著 作 權 ★ 不 准 翻 印

民國三十七年八月新一版

基本定價四元五角

(外埠酌加郵運費)

著 作 人 陳 白 塵

發 行 人 陳 立 德

發 行 者

文 化 供 應 社

上海 武昌路七六號一九五  
香港 皇后大道中三七號三樓  
廣州 西關一〇二號  
桂林 中正路三〇號

第一幕

# 代序

——給巴人——

巴人兄：

抗戰使我們離開了整整四年。不管是在南京一同爲你「壓驚」的乙暮，還是後我同訪你天淵庵滬居的天翼，牧良，甚至「月曜會」座上舊友，如今都東離西散了：乙暮離開立煌後，杳無音信，天翼在湘，聽葛琴，荅麟說，爲了「經濟所拘」，桂林避暑的計劃打破，至今還營居淑浦。牧良據說是回鄉了。沙汀，以羣，一則北去，一則南行。連玄珠先生在渝數月，都未能一晤！——那時僻處川西郫縣，起我回來，他已禁不住逆時而來的春寒，去了南國。至於你，留守「孤島」以後，也只有從屈軼到巴人的筆名中才索隱到你，才知道點你的行蹤。有時從滬上寄來的家書中，也偶然獲得你平安消息。但據說自你搬遷西瀾坊後，也就沒見到你了。——而在兩年前，當我還睡在醫院裏，却聽說你會爲我寫了一篇文章。這溫暖的友情，曾給那創傷以不少友愛的摩撫，雖然那文章怎麼也不會找到，而後來更過萬難，文章難尋，你的信息也更杳然了。

前天，在一個偶然機會裏讀到《雜文集·生活，思索與學習》，而在第一輯裏更發現了兩年不曾尋到的那篇文章：——「懷白塵」。這喜歡是可以想見的！一口氣讀完，而我感動了，流淚了。

友情的慰藉是够多的了：若于師友爲了仗義執言而遭受迫害，許多朋友，甚至許多生命還很脆弱的小朋友以熱血相酬，多少未相識的友人從遙遠的地方給寄來熱烈的同情！（至今還引爲遺恨的，澳門不知是廣州或是元龍那邊有一位未相識的友人，又，蘇北敵後還有一位朋友，他們的信輾轉週折才得寄到，而地址却又遺失了，至今還不會回他們的信！）曾守我在「亂世男女」的序言中感慨地說：「我是在溫暖的友情中復活的！」但是巴人，除了慰藉，並且正面給我以嚴肅而熱情的批評的，只有你，你的這篇文章。

首先，我不能否認你對我性格上所加的批評：——孤僻。

但這孤僻的解釋，應該與一般內含義有所分別的：這不是指生活習慣及感情上的奇特，而指的是不大說話，尤其是不願意表白自己。——巴人，你說是麼？

這不能不歸咎於我幼年的家庭環境：當時，周圍沒有和我相等年齡的伙伴。更不能不責備我所受的殘缺不全的教育。由於家庭，使我不習於表白自己。（除了母親，很少和人說話的。）由於教育，使我不敢隨便表白自己。你如果知道我在寫作上的一點點可憐的修養，完全是手工業式

的學徒一樣，慢慢摸索得來，暗暗偷竊得來的話，你該不會把一個臧拙的學徒，錯當着一個孤僻者看的。——當然，事實上我實在是少說話，尤其是少表白自己。

有許多人是把表白自己當着一種快意或享樂事情的，而我却相反。這倒不一定是怕「失言」，而是在一個並不了解你，甚至並不希望你向人面前，過多的說話，不是不必要的麼？——當然，我也並不是對任何人，在任何場合都緘默的。比如，在寫作時並不缺乏表白自己的地方。而對朋友，像乙葦，由於十年相知，對於他，我不會隱秘過任何心曲。因為他對我也是一樣。可是四年了，他在前方流轉，聽說會去江南，而今消息渺茫，存亡莫卜。眷戀故人，心痛何如！

說起乙葦，想到抗戰前一件事，你許知道的：有一個時候，不是流傳着一種謠言麼，不是有人說我在巡捕房或某方面領取津貼做特務工作麼？當時會有若干像魯迅先生在魯迅遺囑集中所寫的男子們便「見義勇爲」了：謠言傳播了，人事關係斷絕了，最後連我生活所寄託的著作發表權都差點被封鎖了！朋友在傷心痛惜，誰也懷疑，但「大義」所在，也不敢不信。當然，不信的也還有，像天翼，在將信將疑中，竟至流着淚起來了。——幸而這一哭，更幸而乙葦這時從南洋歸來，總算替我追究明白了：據說是由於某兵人的「誤會」，同時也歸咎於我自己的態度不明白。——換言之：好像怪我不會清白的表白自己。



可是我依然相信：噫噫不休的自白並不一定有用處。因為洗去這不白之冤的到底還是一個人事實上的行爲。因此，從前年以來，天大的恥辱盡在我身上，我默然忍受着。對於從最庸俗的觀點來譏罵你的人，你表白甚麼呢？對於強有用心，以馮馬生的理論企圖羅織人罪的猜忌者，難道也要披心瀝胆？而對於既然信任你的人，又何必噫噫呢？所這兩年來我不會對任何人自白過這全部事實。我只打算如何的生活下去。我的生活是寫作，而證明自己的只有作品。巴人，你也許認為這正是我的孤僻所寄寓？

還有，你批評我的文章似乎太晚矣。我不否認。這很像我那一類家庭裏子弟的共通毛病。而事實上，在這十幾年生活磨練裏，雖不斷的克服自己，但稍遇空隙，這磨練的熱情每每又偷偷地伸出頭來鬧一點禍。

這一類的毛病，在我們都是看得透亮，而且時常加以嘲笑的。比如：無端的感傷，把自己硬造成悲劇角色以博取「悲哀的享樂」哩，吉訶德式騎士般的戀愛幻想，等等都是。然而我們靈魂裏多少還殘留着一些渣滓，當你感情脆弱的時候，就泛上來。——就爲了吉訶德式騎士的幻想，使我義憤填胸，策馬而前。不圖遇的却是風車。我倒下了。

我又站起來了，我還要生活！——堅韌地生活下去！當然，我的生活在寫作。

從前年春天前後起，兩年半來，除了一個獨幕劇集子——「後方小喜劇」，和一個頗長的七場街頭劇「汪精衛現形記」以外，我只寫了三個戲：「亂世男女」，「秋收」，和最近完成的「大地回春」。不管這三個戲失敗到如何程度，巴人，我衷心却在私自慶幸着：沒有使它一個比一個更失敗下去，我沒有違背自己的諾言，沒有辜負你的期望，我自己是在偷偷地摸索，企圖使自己的生活和作品一同更接近於「現實」的路。——不管它現在距離還有多遠。

我說過：一個寫作者對自己的表白是在他的作品裏的。這不僅止是狹義地說作者把自己寫進作品裏，或以作品中某個人物自況，而作品裏每個人物的靈魂深處，也莫不有作者底坦然的自白；甚至作品的整個生命，都是作者人格與靈魂所組成。那末，巴人，兩年半來三部劇作，我也不乏向朋友表白的機會了。而從每個人物的靈魂裏，更不難找到它。比如「大地回春」裏，在馮蘭與樹蕙之間，毅哉與少華之間，我未曾沒有所說明。尤其在洪春峯與李映波之間，我不是更露骨地在自供？……

在我，問題却不是曾在作品中表白了自己，倒是這表白並不能使自己滿意。刻薄點說，這表白裏却多少說了點謊。比如洪春峯與李映波，如目前所寫的，也許能滿足一部份讀者與觀眾，而在方家如兄，必定深覺這臉譜畫得紅白太明白了，因為人世間洪春峯與李映波不是沒有，而最

多的却是他們的混血兒。——這才是現實的人生！而這種操謀却成了我寫作中的痛苦所在，同時，自然也是生活上的痛苦所在了！

但是在馮蘭這個人物的創造上，却給了我不少的快慰。在創造中雖也被我多抹上一點顏色，但大體上我是不會扭曲了她的。其原因當然是由於先有一個真實的人物存在着。由於這人物的存在，不僅使我在創作上獲得許多便利，在生活中，由於她的堅強，更使我感奮，更使我頑強地生活下去。而在前面所說的寫作與生活上的痛苦也就變為對現實的一種幻想了。而這種幻想正是引導我更向前生活下去的力量。——但我不知道：這種幻想是不是也可以引導讀者的呢？

同樣，在黃毅哉這個人物身上，我也塗抹了很多的幻想的顏色。我並不是沒有看見過他的原形的，但我終於把他的性格發展到如今這形象的，與其說是「撒謊」，毋寧說是作者另一種形式的表白。——這也無異于洪春峯的臉譜畫得太紅的緣故，我是有意把他創造成一個理想的人物的表白。（自然，這理想是生根于現實的土壤中的。）我企圖把他作為引導某些人物的一種力量。

我也許是太樂觀了吧！尤其是在這風雨飄零友朋星散的今天。但這題材的產生是遠在一九四〇年之春的，那時，前邊說的那個真實人物以其艱苦的行動完成了自己的故事以後，更把其周圍的人物為我鈎了一個輪廓。這些人物的輪廓逐漸為我所改變，而逐漸互相接觸，衝突，鬥爭，便

也逐漸形成一個粗粗的結構上的輪廓了。當時「秋收」剛剛完成，接着又去了卑濕多蚊的鄂縣。到初冬才把自己拉回到這題材的構思上來。及至構思成熟，骨架初具，而風雲變幻已經是寒風刺骨，大地蕭瑟的嚴冬時季了。當時也會再三踟躕，幾經擱筆。但在抗戰的第三週年前後產生的東西，還是讓它以紀念「七七」三週年的面目出現吧。況且大地必然是會回春的，爲什麼不樂觀呢？在今年春回地轉以後，我便把它寫成了。雖然，初稿完成已經在五月二十九日，改作又修正，直到七月二十五日才完全收了工。

哦，話扯遠了！巴人，一個不愛表白的人居然說了這許多話，已經是例外了。讓我收住話脚吧！普式庚例子的援引是不適當的，但普式庚的命運還在我們的頭上。你所懷念的朋友答覆你：他會堅韌地生活下去！而且他要不斷地以作品來表白自己！

再會了。——我們是要相見的！

弟  
白  
庚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

敵人前進。求學時與蘭友善，相慕悅，但均未傾其心曲也。後離鄉久，蘭遂嫁樹堅。性堅強而貌溫和，富於理智而不矯情。

章式如——四十餘歲，毅哉之表弟，原在漢口經營工業，一富有革命精神之資本家也。態度謙和，溫文爾雅。臉上常掛着一付樂觀的笑容，張着一雙懇摯的眼睛，使得任何人都對他生不出氣來。

劉少泉——四十歲，毅哉恆豐紗廠之管事，忠厚老成，但缺少材幹。胆雖小，但對毅哉則竭盡其忠誠。

張隊長——漢口婦女工作隊長，二十來歲，豪爽直率，和她的衣着一樣：均不類女性。

劉三——毅哉之貼身聽差，四十歲。隨毅哉二十年如一日。抗戰後隨之輾轉入川，未有怨言。一忠厚人也。

奶媽——馮蘭女小蘭之乳娘，性輕佻，三十歲。

聽差甲、乙、丙等。

女僕甲、乙等。

百姓甲、乙等。

小黨三

醫生

護士

工人二人

時：

第一幕——八·一三當晚

第二幕——三個多月以後

第三幕——台兒莊勝利之次晨

第四幕——漢口棄守前二日

第五幕——第一場——七七三週年前一星期

第二場——七七三週年

地：

第一幕——江南某城之名勝區，黃毅哉別墅內

第二幕——同第一幕

第三幕——黃毅哉的漢口寄廬

第四幕——同第三幕

第五幕——第一場：重慶新中國紗廠近側黃毅哉的私宅

第二場：同第一場

人：

黃毅哉——六十歲（依抗戰發生年計算，下同）早年留學生，歸國後即在家鄉——江南某城經營工業垂二十年，現為其獨資經營之恆豐紗廠總經理。在沿江各地工業中，亦均有投資。家資近百萬，住城外名勝區，自建有別墅——毅廬。為人精明，果斷，孤傲而有骨氣，好強而有毅力。雖接受西洋文明，猶嚴守舊有道德。責人苛，律己嚴。每日按時起身、辦公，不稍亂。愛古玩、字畫，喜端正、整齊。體壯，聲洪：望之如五十許人。

黃樹堅——二十九歲。毅哉長子，某教會大學畢業生。愛奢華，喜交游，好運動，貪女色，一十足之現代公子哥兒也。終日以游泳，跳舞，駕車，遊獵為生。性暴躁，喜怒無常，不甚愛其妻，常涉足花叢。長聽父訓，每見而趨避。

黃樹強——十五歲，毅哉幼子。好遊玩，懶讀書，喜愛零食，不講穿着。被母溺愛，畏父，不懂人情世故，唯一的好處是背惡向髻。

黃樹蕙——毅哉之女，樹堅妹，樹強姊，二十二歲。嫁錢少華。貌清癯，體弱多病，性悲觀，多幻想，缺少勇氣。在中學讀書時愛其教師李映波，而父將其許於少華，不敢抗拒。

中學畢業後即與錢結婚。居母家時多，故與李尚不時相晤。

馮蘭——毅哉之外甥女。幼孤，與母依舅父居。少聰慧而美，毅哉撫育之，愛如生女，因娶爲樹堅婦。而樹堅不務正業，感情日惡。及母死，益孤苦，與樹堅愈水火。性堅毅，耐勞苦，有志上進。但自結婚後，環境迫使爲一雍容華貴之少婦，雖有幻想，無從追求。對樹堅無愛，對毅哉則敬畏如嚴父。年二十三歲。雖結婚而對毅哉等之稱呼，仍本其舊。

錢少華——二十八歲，樹蕙婿。其父錢向華爲滬上鉅商。性沉着，陰鷲，深計謀，且多疑善妒。在滬時喜作投機事業，爲毅哉所不喜。與樹蕙感情不睦，而與樹堅甚水乳。

黃母——毅哉妻，年五十餘。以保養甚佳，未現龍鍾態，性多言，好爭執，口上無情，心中無恨。望子成龍，但愛子不由其道。對媳則多不滿，然心地則慈祥也。

戴媽媽——五十歲。但望之較黃母爲老。樹強幼時之乳娘也。視樹強如親生子，十餘年不稍離。性慈祥，男女僕均呼之爲戴乾娘，在黃家居於主僕之間的地位。

李映波——約三十歲。某中學教員。性溫和，貌文弱，戀愛至上主義者，多空洞理論，缺少勇氣，在困難前退縮，但又不甘失敗。

洪春峯——原名洪濤，與馮蘭樹蕙爲同學。抗戰後，家鄉將淪陷，率地方健兒組游擊隊來滬。



敵人前進。求學時與蘭友善，相慕悅，但均未傾其心曲也。後離鄉久，蘭遂嫁樹堅。性堅強而貌溫和，富於理智而不矯情。

章式如——四十餘歲，毅哉之表弟，原在漢口經營工業，一富有革命精神之資本家也。態度謙和，溫文爾雅。臉上常掛着一付樂觀的笑容，張着一雙懇摯的眼睛，使得任何人都對他生不出氣來。

劉少泉——四十歲，毅哉恆豐紗廠之管事，忠厚老成，但缺少材幹。胆雖小，但對毅哉則竭盡其忠誠。

張隊長——漢口婦女工作隊隊長，二十來歲，豪爽直率，和她的衣着一樣：均不類女性。

劉三——毅哉之貼身聽差，四十歲。隨毅哉二十年如一日。抗戰後隨之輾轉入川，未有怨言。一忠厚人也。

奶媽——馮蘭女小蘭之乳娘，性輕佻，三十歲。

聽差甲、乙、丙等。

女僕甲、乙等。

百姓甲、乙等。

小孀三

醫生

護士

工人二人

江南某城，是兼有着近代工業和明嶺山水的好地方。工業區在城西，緊靠方際碼頭；風景區在城東，遠離市區約二十多華里。

環繞着風景區，依山傍水，建築下許多別墅。白天裏湖光山色，畫閣雕樓。到晚上清風明月，暮靄炊烟。確是一派好景色。

這兒是黃毅成的別墅——殺風。

透過落地長窗，只見遠山如畫，燈火流映。隔室大客廳裏樂聲盈耳，跳舞會像才開始。這間兼作臥談起居之所的小客廳，像蝶花似的奔忙着幾個僕役，在接送汽水瓶，酒杯之類。

房間的佈置是中西合璧的：最「摩登」的建築與傢具，配合着最百枝的裝飾：——古玩字畫，但看起來並不惡俗。而每件東西整齊活潑，都極放在最合式的地方，簡直不可移易。看見這間房子的佈置，就彷彿看見它那衣冠楚楚，安詳肅穆的主人一樣。

幕開時樂聲大作，舞影翩翩，僕人正忙碌着。

聽差甲 快點！汽水！

聽差乙 你自己拿吧，少爺要啤酒哩！

（進去又出來，嘴裏嚼着什麼。劉三——黃家老管家，緩哉貼身的侍役，上。）

差甲（恭敬）三爺，您用了飯？

劉三 嗯。——大少爺在裏邊？

差甲 正跳舞哩。

差乙 小姐跟少奶奶還沒來，三爺？——大少爺開哩。

三（察看）嗯。咳嗽，伙計，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別放在這兒呀，老爺就要來啦！回頭又是我碰釘子！

差甲 老爺回來啦？（忙收拾）好好，我收拾，我收拾。

三 我看乾脆就別打老爺這小客廳走，免得大家挨罵——灣兩步從花園裏走吧，伙計。

差乙 是是，您放心，我們這就收拾。

三 你們好好兒在這邊照應，我到後邊照應老爺吃飯去。（要走，又把房間裏傢具陳設一一整理好）

乙甲 是是，您放心。

三 老爺房間裏東西別亂碰！走了樣兒老爺就發脾氣的。（再三察看之後，下）  
（甲乙答應着。樹強，黃家二少爺，滿頭大汗，做着襯衫，一路嚷進來。）

樹強 戴媽媽！戴媽媽！……

三 （在門口）二少爺，戴媽媽不在這兒。

強 哎呀，渴死了！——汽水？給我！（奪過甲手中汽水就着瓶子喝）

差甲 二少爺，這兒有杯子！

強 不要！——還有什麼吃的？（張望）

差甲 後邊在開飯啦！（下）

強 （作色）老爺在後邊哩！

差乙 二少爺您不進去嗎？大少爺請客哩。（下）

強 又跳舞！——我才不見那些鬼客人哩。（轉身就跑）戴媽媽！——哦，我找你哩，找你半

天了！

（戴媽媽——二少爺小時候的奶媽，捧了一盤點心，蹬着一雙小腳，急急忙忙趕來。）

戴媽媽 我找你哩！怎麼到天黑才回來！——哎呀呀！看你這一頭大汗！（放下點心爲之拭汗）老

爺在問你啦！

強 （抓了點心就吃）人家有事！

戴 (半責備地) 就忙着吃! (拭汗, 打扇) 等會兒!

強 人家餓嘛!

戴 餓? 後邊已經在吃飯啦!

強 吃飯? 我今兒點心還沒吃呀!

戴 已經吃飯了, 不能少吃一頓嗎? ——看, 汗直淌!

強 點心不是你拿來的嗎?

戴 (語塞) 好好, 你吃, 你吃! ——你就是吃! 不怪老爺要罵你! ——好了! 少吃一點! ——

走, 吃飯去!

強 爸爸在後邊, 我不去!

戴 怕什麼! 老爺也不會吃掉你! ——那你就到大客廳裏玩玩去, 大老爺請客哩! (倒水給他

喝)

強 跳什麼鬼舞, 我才不去哩。

戴 你就不見世面! 太太那末大年紀了, 都在裏面哩。——好, 那你別走開, 我端飯來, 讓

你在這兒吃, 好吧?

強 什麼世面！上海都要打仗了，還跳舞！

戴 （驚愕）什麼！……他們都說要打仗，要打仗，是真的？

強 還假？蘆溝橋事變到現在一個多月啦！

戴 那不是說遠得很嗎？

強 上海又要打了！

戴 哎呀呀！……

強 汽水！汽水呢？（東找西找，抓了一瓶汽水狂飲）

戴 （楞了半天）哦，……二少爺……

強 怎麼？

戴 ……要是真的打起仗來……你跟太太都走了……

強 怎麼？

戴 （茫然）……我奶了你三年奶……時候你十幾年……你們要是走了，丟了我一個孤人兒……

強 （感情地）戴媽媽，打起仗來，我是不走的。

戴 二少爺，別說傻話了！（爲之拭汗，注視）你們是要走的！

強 (認真)我真不走！——我要當遊擊隊的！

戴 (驚)遊擊隊？什麼遊擊隊？

強 我要去打仗！

戴 (按他嘴)趕快別胡說！那更不得了，我願意你走，可不願意你去打仗！

強 打仗怕什麼呢？你怕，你跟爸爸媽媽一道走好了！

戴 別胡說了！別胡說了！太太聽到才不罵你！——再說什麼遊擊隊——我們莊上洪老爹的小

兒子不就是什麼隊的，五年了，一點下落都沒有——哦，大少爺！——！

(黃樹堅，黃家大少爺，着夜禮服進。門開，樂聲作。)

樹堅 你快去看看，小姐跟少奶奶怎麼還不來？(隨便地)弟弟，你不進去玩兒麼？去換件衣裳

吧！——戴媽媽你快去呀！

戴 唔唔，我去看看。——哦，小姐來了。(下)

(樹蕙——黃家已出嫁的小姐，豔裝上。)

堅 哦，妹妹，快來，快來！你怎麼到這會兒？

樹蕙 我有點頭昏，才爬起來。

堅 快來吧！吳廳長的少爺小姐，王局長太太，劉處長的二少爺都來了！——你嫂嫂呢？

蕙 蘭姐她馬上就來。——弟弟，你怎麼才回來？

強 我有要緊事。——哦，姐姐你跟不跟姐夫回上海？

蕙 怎麼？

強 上海要打仗啦！

蕙 （沉吟）嗯——

堅 你整天就嚷着打仗打仗！好像打仗對你有什麼好處似的！——走吧，客人等你哩！

蕙 好，就來。——我等蘭姐一道進去。

堅 快點，快點！（回身進去）

強 （恨恨地）醉生夢死！

蕙 對哥哥不要這樣態度。——讓蘭姐聽見！

強 蘭姐才不那末糊塗！

蕙 蘭姐跟哥哥總是夫妻，你別這樣說話。

強 蘭姐才不高興哥哥這樣——



蕙 (急止之) 噓！

(馮蘭，黃家的大少奶奶，雖然雍容華貴，但眉宇間却似隱藏着若干憂鬱。緩步上。)

馮蘭 (沉着穩重) 弟弟，你在說什麼？

強 蘭姐你說說看——

蕙 沒說什麼，哥哥他們在等我們哩，快去吧！

強 蘭姐，你說，哥哥這種生活對嗎？整天的兜風，游泳，跳舞，喝酒，打牌，還又——

蕙 (急) 弟弟！你！

蘭 (不快地微笑) 隨他去吧！他是個沒有希望的人！

強 怎麼隨他去呢？蘭姐你不能——？

蘭 不隨他去又有什麼辦法？——弟弟，聽說上海方面要打了，是真的？

強 這次非打不可了！我們同學已經打算組織遊擊隊了！——咳，姐姐，你跟姐夫到底回不回

上海呢？

蕙 (沉思) 要是上海真的打起來，少華怕要叫我回去……

蘭 那末你自己呢？

蕙 (愁苦地) 這怎末辦呢?……要是打起來……

蘭 (着重地) 妹妹，你要自己打定主意!

蕙 可是蘭姐，你叫我怎末辦呢?

(黃母，樹強等之母，馮蘭之舅母)——現在的婆婆，從大客廳進來。)

強 媽!

黃母 (不悅) 你們都在這兒! 還不快進去，少華跟樹強都快急死了!——客人早到齊了，你們

真是「坐家三品」!

蕙 (急忙走) 哦哦哦，來了。(到門口候蘭)

蘭 (陪笑) 哦，舅媽，我們談上海的事談忘了。

母 (佛然) 忘了!? 這是你自己的面子呀! 今兒是樹強請客，又要跳舞什麼的，你不出來照應

，倒要我前後後後地去操持?

蘭 (只好笑) 舅媽別生氣，我就去。(要走)

母 就去? 已經遲了!

強 (忍不住) 媽，哥哥儘幹這些無聊的事，你還逼着蘭姐去做什麼?

母 沒有你說的話！

（樹蕪見勢頭不對，溜下去了。）

蘭 那末，舅媽——

母 （和緩下來）舅媽？蘭兒，現在我是你婆婆啦！我不能不管你……

（戴媽媽悄悄端進飯菜來，樹蕪撇着嘴，便轉身去納頭吃飯，戴媽媽低聲招扶他兩句，退下。）

蘭 （柔順地）是，舅媽！

母 唉——我知道你們小倆口兒不和睦，可是一個大面子要顧呀！……吳廳長的小姐，王局長太太，還有顧院長的三太太，都到了，你自己倒反……

（聽差乙上。）

差乙 少奶奶，大少爺請！

蘭 （看母）知道了。

差乙 請馬上就去！（下）

母 好，就來！——去吧，我也不說你了。

（蘭下，黃毅哉，這屋子的主人翁，精神矍鑠，衣履整潔，從後邊走到門口，站住了。）

你到那兒遊魂去啦！這會兒才回來！看你這身汗！——你呀，就是顧嘴不顧身！

（在吃）人家有要緊事！

你有什么事呀！鬼話連篇！

人家是真的！誰騙你！——我們暑假留校同學要組織遊擊隊，我下山開會去的。

（驚）什麼？什麼遊擊隊？你找死啦！

（走進來）你相信他那些鬼話做什麼？

哦，你啲！

（忙放下筷子侍立）爸爸！

你在胡說些什麼？

（不敢說）我，我沒說什麼。

以後少耍胡說八道！聽到沒有？

（稍間）嗯。

你剛才跟蘭兒談些什麼？

（樹強見有機可乘，馬上溜跑，不料擦動了牆上對聯。）

哉 （命令）回來——跑什麼！——把對聯扶正了！

（樹強戰戰兢兢回來，扶正了對聯。）

哉 走路沒有個正形，老是蹦蹦跳跳的！——過來！（糾正他的衣裳，鈕扣）說過多少次了：

沒看見你把衣裳穿得整齊過！

強 （勉強找理由）熱！

哉 爲什麼還不洗澡！（正了衣衫，又抹順了他的頭髮）你到底那兒去了？

母 （搭救兒子）去吧！去吧！快點洗澡去！

（樹強如逢大赦，走了，毅哉再自己扶正對聯。）

哉 剛才你和蘭兒在談什麼？

母 我說了她一頓：——人家客人都到了，她倒躲在後面不出來！

（沉吟）蘭兒她倒是不慣於這種生活。

哉 今兒是樹堅請客，她也該顧個面子呀。

哉 樹堅的生活也太荒唐一點！整日價就是跳舞宴客！你也應該管束管束他！

母 (不快) 他請客還不是替你撐場面！

哉 我辦我的紗廠，用不着結交官場！

母 哼！人家說「鬍鬚頭的兒子，自己的好」，你倒是別人的兒女好！

哉 這是什麼意思？

母 照你說，蘭兒倒沒錯，錯處全在樹堅了？

哉 你！……

母 哼！（向大客廳去）

(劉三自外上。)

三 老爺，廠裏的劉管事要見。

哉 劉管事？——天晚了，他還跑上山來做什麼？

三 是呀，他特地趕了二三十里晚路，說有要緊事要見。

哉 這個人！他有一點事放在心上就睡不着覺的！人呢？

三 就在院子裏候着哩！

哉 叫他進來！

三 是。(欲走)

哉 一會兒功夫又弄得亂七八糟！快打掃乾淨！

三 是。

(劉三收拾東西，聽差乙捧了空酒杯瓶子等進來，劉三向他動了一個手勢，乙急縮身回去，樂聲振耳。)

哉 把門關好！——鬧死了！

三 是。(關門，然後擲物下)

(殺哉剛燃了雪茄，劉少泉側着身子輕步上。)

哉 (半晌並沒有看見他) 怎末還沒有——(轉身) 哦，你已經來了，怎麼不招呼我？

少泉 經理。——怕您有事。

哉 嘛，你這個人太拘謹了！……坐。

泉 是。(還站着) 您用了飯？

哉 坐下！——廠裏有什麼事麼？

泉 (剛坐下，又起立，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紙條，和一些信件，然後按條地：) 第一件，廠裏現

金不够週轉，存貨太多，本月份的工資怕就……

不够麼？

是的。即使勉強發出去，下個月就更艱難了！

唔。

泉（真誠意見）本地幾家工廠，像光明火柴廠，裕民麵粉廠都打算或者停工，或者裁減工人。

哉（所然地）我們已經停了夜工了！

泉 那末——？

哉（打斷他的話）錢，我想辦法！我們的紗廠絕對要維持下去！（少泉想說話，又打斷他）還有？

泉 第二件是，常州廠裏和南京廠裏來的電報，都是爲了時局緊張，對於廠的前途，徵求您的意見，（送上電稿）這是您的回電。

哉（略一瀏覽）對於這兩個廠我不能獨斷，但你可以這樣答覆他們：我的意見要艱苦支持，千萬不能停工！

泉（懷疑地）是是，這第三件是漢口來的航快！

哉 是章式如的？



泉 是的，章先生信上說要在漢口創辦一個新中國紗廠，請您投資，合作。（呈上信）

哉 哦，他又辦新紗廠了？（讀信）

泉 是的，奇怪極了！戰事發生了，大家收廠都收不及，章先生他還要辦新紗廠！

哉 （欣喜）式如真是有胆量，有見識！

泉 經理以爲——？

哉 你覆他一個電報：說我在一個月以後，等局勢明朗了，願意出三十萬資本！

泉 （驚）您還要投資？

哉 怎麼？

泉 您拚命維持舊廠，已經是虧本的事了，在這兵荒馬亂的當口，再上辦新紗廠，那不是——

哉 （平靜地）你以爲不應該麼？

泉 您不知道今天的消息麼？——哦，這兒還有一封上海的電報。是姑少爺的老太爺拍來的。

哉 十二號——就是昨晚發的，說上海的形勢緊張萬分，戰爭恐怕難免了——（呈電報）

哉 （緊張）哦！（讀電報）

泉 剛才城裏的風聲更壞，有的謠傳，說上海已經打起來了！

哉 (興奮) 你這消息確實麼？

泉 沒有證明。不過看情形，真的怕是難免了，所以不管此地的，或者常州，南京的舊廠，以及章先生的新廠，您都要重新考慮一下，免得將來——

哉 (打斷他) 如果真的打起來——

泉 那不管新廠舊廠，都成問題了！

哉 (不悅) 那你以為如果打起來，我們應該怎麼樣？

泉 (惶恐) 我以為——以為——這個——

哉 你說說看！

泉 我以為自從蘆溝橋事件以後，這一個多月，我們紗廠的困難已經到了極點了：花價是飛漲，而且缺貨！紗的銷路呢，華北不用說，早完了！長江一帶滯銷，最近簡直像是停了市！但我們廠裏，儘管停了夜工，可是四萬個錠子，每天還是兩萬磅兩萬磅地出紗，這一個多月，貨倉堆滿了，現金週轉不靈了，所以，所以——

哉 那你以為應該停車？

泉 不停車不敢斷言，但是事實如此，如果上海再打起來，我們的紗廠實在無法維持——至

於新廠——那更不用說了！

哉 你完全錯了！

泉 (驚) 錯了？……

哉 (興奮) 如果上海真的打起來，我們恆豐紗廠不僅不停車，而且要日夜開車，我不僅要支持舊廠，而且要創辦新廠！……

泉 (驚駭) 經理！

哉 (歎息) 少泉，你們太沒有眼光了！

泉 (惶恐) 是是。

哉 那我問你：我們中國的紡紗業爲什麼不能發達？

泉 (被考試似的) 是……是因爲我們捐稅重，成本高，……

哉 成本高怎末講？

泉 成本高就是成本比別人高呀！

哉 比誰高？

泉 自然是比日本紗高。

哉 對，我們華商紗廠要負擔落地稅，轉口稅，原料稅，統稅——那末一大批稅；而日本紗呢

，在中國製造，關稅它都免了！人家的成本自然比我們低！拿十六支紗來說，人家一包紗要比我們便宜三塊多。別人跟我們傾銷競賽，我們拚得過麼？——！

泉 是是。

哉 我們要原料，華北的棉花被人搶了；我們要推銷，東北跟華北的市場被人佔了！我們拿什麼跟人家競爭？

泉 是。

哉 （慨嘆）所以我時常說，我們華商紗廠像是斷了腿的癩子，連路都不能走，更沒辦法跟人家競爭了！

泉 （惶惑地）那末經理以為打起仗來，倒反而——？

哉 只有打！我們華商紗廠才能够翻身！——但是，怕只怕又像「一二八」一樣，打不起來！

泉 （恍然）哦！

哉 可是我相信這次是會打起來的。……我這恆豐紗廠慘淡經營二十年了！它所希望的，就是能够有這末一天：打！——所以，舊的廠，無論怎樣艱苦，我們要支持！新的廠，即使有

困難，也要籌備！

是的是的。

哉 (歎息) 少泉，樹堅這孩子太輕浮了！他對紗廠又毫無興趣，所以，廠，我是希望着你的，可是你忠厚有餘，而缺少幹才！

泉 (低聲) 是。

哉 你該好好地學習！——當然，信，就那樣回覆，並且叫廠裏大家安心做工，告訴他們：倒  
是上海打起仗來，我們的廠才有辦法——你回去吧！

泉 是。(要定)

哉 少泉，上海如果有什麼消息，你馬上打電話通知我！愈快愈好！

泉 是。(下)

哉 (稍停) 來人呀！來人呀！(走向門外去) 來人呀！

(客廳門突開，馮蘭衝進來，裏面透出狂笑聲)

蘭 (滿臉嫌惡之色，頹然倒在沙發裏) 噓——

(門又開，狂笑聲更高。樹堅踉蹌而入，微醉了。)

聲音 哈哈，樹堅！不把太太請出來，還要罰酒三杯！哈哈……

堅 好！好！……蘭！……蘭！你怎麼跑了呢？走！進去進去！

蘭 你聽我去吧，我要在這兒歇會兒。

堅 （微愠）胡說！人家客人要請你，你怎麼能跑了呢？

蘭 我不會表演什麼！

堅 那你隨便唱一個什麼，跳個什麼就得了。

蘭 樹堅，何必呢，我既不會什麼，又弄不好。

堅 人家客人都高高興興的，你倒掃別人的興？

蘭 樹堅，我並不是要掃別人的興，實在是沒法湊別人的興；你一定要我讓他們開心，樹堅，

你把我又當成什麼東西呢？

堅 （忍不住）當你是什麼？是我的太太！我要你出去！

蘭 （不願破裂）何必呢，你聽我去吧！少一個人也沒關係的。你自己去吧，

堅 （拖她）我偏要你去！偏要你去！

（毅哉本沒走開，便忍不住進來。）

哉 構堅！

堅 (驚。馴服地) 哦，爸爸——

蘭 (起立) 舅舅。

哉 做什麼？

堅 是客人要請她去。

哉 你那些客人，以後可以少——

堅 (囁嚅) 這都是地方上的——

哉 (打斷他) 我知道！我都少同他們來往，你有什麼必要！

堅 可是，我們既辦紗廠，這種應酬，交際——

哉 交際也不必跳舞呀！你是中國人，住的是中國地方，用不着跟外國人學這一套！——可是即使是外國人，我也沒見過像你這樣把跳舞當飯吃的！……(悲沉地) 蘭兒，她沒有父親，她母親——你姑媽，前年一死，就孤苦伶仃剩了她一個人。不講夫妻之情，就以你們表兄妹相處十幾年的感情來說，你也該體諒她！

堅 我——我沒有怨末她！

哉 我看見的！——蘭兒，你要是不舒服，就到後邊去。

蘭 是，舅舅。（下）

哉 （和緩下來）正因為蘭兒是從小在我們家長大的，正因為她無父無母，你更不應該委屈她。再說，你這種荒店的生活也該改一改了！華北打了一個多月，上海的戰事又要起來了，你還這末糊糊塗塗不爲前途着想麼？

堅 我正在和少華商量哩，如果打起仗來——

哉 你跟你妹婿商量！他在上海做投機買賣，把他的品格都做壞了！——你，就是意馬心猿，應該好好地教品力學才行！要知道一個人沒有品格就不會有作爲！不會有用業！——我的話都聽明白了麼？

堅 明白了！

哉 （搖頭，嘆息）我知道你不過當作耳邊風！——這是少華他父親來的電報，你可以給他看看！（下）

（樹堅對父親恨恨地看了一眼，把自己憤怒地埋在沙發裏。錢少華——他的妹夫，輕步上。）  
少華 （先留神周圍）樹堅，怎麼，嫂嫂呢？



堅 (突然跳起來，什麼也不說，只來回地走着)——

華 (眼睛一轉，已猜到幾分，便機警地)用不着去了，他們自己又舞起來了。

堅 (突然向後跑)……

華 (拖着地)你幹嗎？

堅 (氣憤不平)非拖她回來不可！

華 做什麼哩！我要問你趕緊的事哩！

堅 什麼？

華 剛才老吳不是說，上海恐怕要打緊？

堅 哦，這兒有份電報，爸爸叫拿給你看的。

華 (看)是呀！這是我爸爸來的電報，也說上海怕要打緊了呀！——樹堅，怎麼樣？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！上海一開火，買賣外匯的機會就到了！你要決定幹我這一行，我們馬上就要

回上海去！

華 我自然不在家裏守老頭子這倒楣的紗廠！

堅 你跟我去上海？

堅 吧。

資本呢？——憑你自己那三五萬够什麼的！

堅 我要乘這次打仗的機會，勸老頭子把紗廠結束了，全部資本都帶到上海去。

華 （微笑）可是爸爸睜一瞪眼，你什麼話都不敢說了！

堅 但是這次如果上海打起來，他不去上海去那兒呢？

華 （笑，搖頭）不見得——哦，誰來了？

（樹蕙推門入，見少華等不免一驚。）

華 （好像是相敬如賓）蕙，你怎麼出來了？要什麼嗎？

蕙 我！我看看蘭姐在不在。

華 嫂嫂到後邊有事去了。蕙，你不要再跑了，我們再進去陪陪客人好吧？（伸出手臂讓蕙挽

着，進去）樹堅，你也來吧！（下）

堅 好。（跟他們走到門口，轉身向外衝去。）

（正好與抱了孩子進來的奶媽相撞。）

奶媽 哎呀，是箇個殺頭的！——哦嚨大老爺！（摸腳）

堅 (沒好氣色) 少奶奶呢？

奶 (摸脚) 哎哇哇！……在後廳裏……

堅 (想走)

奶 ——跟老爺談話哩！……哎哇哇！……

堅 (回來) 跟老爺談話？(氣虎虎地再倒在沙發裏)

奶 哎哇哇！……少爺真是……(跛了過來)

堅 (忽然盯着她) 你來幹嗎？

奶 我找小姐。哎哇！少爺，你抱抱你的小姑娘呀！

堅 做什麼？

奶 我進去找小姐去。(將孩子放在他手裏)

堅 (忽然情不自禁地抓住她) 奶媽！

奶 (摔脫) 有人，少爺！(奔向大客廳去)

三 (劉三上，樹堅手足無措，將孩子交給劉三。)

三 大少爺，老爺不在這兒？聽說剛才叫我嗎？

堅 你抱給奶媽去。(向客廳去)老爺在，在後邊哩。

三 (也不知怎麼辦)這！……(要進去又要出去)

(奶媽又回來。)

三 來來來，快抱去！快抱去！

奶 哎呀，三爺，你抱一會怕什麼！

三 (簡直不敢沾她)去去去，我怎麼會抱孩子！

奶 哎呀，三爺，難道你還沒有孩子！

三 (難爲情地)我老伴兒早就——抱去吧，抱去吧！(走)

奶 (一笑)對不起，對不起！(抱過來。拍拍他的肩膀)謝謝你啦！三爺！(又一笑)哎呀

！你忙什麼？

三 (恐怖地)好好好！(跑出去)我找老爺，我找老爺。

(樹蕙上。)

蕙 少奶奶找我！

奶 (狡猾地笑)不是的，李先生有信！(掏出信)

蕙 (驚喜) 啊……信？(接) 你看看那邊門！(閱信，初則驚喜交集，繼則躊躇不定)

奶 小姐，那送信的等回信哩！

蕙 哦，回信？——嗯——(徘徊) 你跟他說，我明天送回信來，(忽然想起，抽出筆來想寫)

不不，等一會兒！(又轉念) 好，你還是那末回他吧：我明天一早送回信去。——你去請

少奶奶來，說我在這兒等她。快去！——

奶 (會意地一笑) 我就去。(下)

蕙 (樹蕙再掏出信，剛要看，錢少華上，急藏之。)

華 (先回顧，後走向蕙) 蕙，怎麼啦？一個人坐在這兒？奶媽找你，有事嗎？

蕙 (驚) 哦，你呀！蘭姐叫奶媽找我，說有什麼事。客人還沒散哩，所以我叫她到這兒來。

華 是呀，客人還沒散，她就先跑了！——她跑了不算，還找你幹嗎？

蕙 嗯，誰曉得幹嗎？——大概還是剛才的事吧！

蕙 (微笑) 蕙，剛才他們的事，你覺得怎樣？

——蘭姐！——也可憐！

華 可憐？簡直是可惡！給面子不要！不懂得一點人情世故！(又微笑) 可是你覺得她……嗎？

蕙 (囁語) 噫……自然不對。

華 (拍其肩，笑) 這才是呀，——喂，她來了。我想她一定不希望我在這兒——我走了(下)

(馮蘭上)

蘭 妹妹，你找我？

蕙 (急迎去) 哦，蘭姐，你來了！——我給你一封信看。

蘭 誰的？李映波의？

蕙 低聲！少華才進去。

蘭 (接信) 他說什麼？(看信)

蕙 映波叫我不要回上海，如果打起仗來的話，咳，這怎末辦呢？怎麼辦呢？——蘭姐，你說，這叫我怎末辦呢？……

蘭 (冷靜地) 妹妹，你自己的意思，預備怎麼樣？

蕙 蘭姐，我心裏簡直亂死了！沒了主意，你說呢？

蘭 妹妹，剛才我對你說了：這要你自己打定主意！

蕙 我沒有辦法呀！你看，上海看樣子一定要打起來了，那末少華一定要我回去。而映波呢，

他又不讓我走。

蘭 妹妹，問題還不在於少華要你走，而李映波不要你走——

蕙 （睜大眼睛）那末——？

蘭 問題在於你自己：——你到底愛誰呢？

蕙 （驚異）嫂嫂，你怎末還問我這個話呢？

蘭 因為是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，妹妹，你要作最後的決斷了！——我要問你，妹妹，你豈不是真愛映波？

蕙 蘭姐，你爲什麼問這個呢？你還不信任我！

蘭 不是的。

蕙 那你不是知道的麼，在中學沒畢業的時候，我們就——他是教我那一班英文的。

蘭 那你對少華呢？

蕙 那是因爲當時爸爸要少華父親來投資，才許的這門親事，怎麼說得上愛呢？

蘭 那你決定愛映波不愛少華了。

蕙 （停）當然了。

蘭 那末你對於這糾紛，打算怎樣解決？

蕙 （驚愕）解決？

蘭 你要愛映波，就得和少華脫離。不和少華脫離，就別愛映波！——你不能再雙方而都藕斷絲連的了！

蕙 （沉吟）……

蘭 你如果既沒有決心和少華脫離，那你愛映波只是害了他——還不如不理他！

蕙 但是目前——？

蘭 馬上就要決定！

蕙 馬上就和少華脫離？

蘭 當然沒有那末容易，不過你要馬上決定；決定了，你回不同上海的問題就解決了！

蕙 我現在不同上海，那末將來呢？

蘭 將來，如果上海打起來，那就是決定抗戰下去了！只要抗戰下去，全個中國都要改變樣子了，私人間的關係，自然也容易改變了。

蕙 （驚喜）那末說，如果抗戰下去，我們都會——



蘭 (遐想) 抗戰是一把火，我們每個人都會被他燒得變了樣子的！

蕙 (興奮) 蘭如，那末我——

蘭 怎麼樣？

蕙 上海如果打起來，我決不回去了！

蘭 你有這樣決心麼？

蕙 有！

蘭 可是不回上海，只不過是最初的一步，在我們這樣的家庭裏，前途的阻礙艱險正多得很哩

！妹妹，你有胆量去克服它們麼？

蕙 (熱情地) 蘭姐，只要能夠獲得我的自由光明，什麼艱難困苦我都願意受的！

蘭 可是妹妹，你得當心：第一件事，就異常艱難！

蕙 怎麼？

蘭 你要不回上海，那一定要和少華大大地衝突的！

蕙 (稍間) 那我什麼都不管了！

(樂聲，笑語聲突高，錢少華推門進來。)

華 (原想輕步進來的，見樹心看見他，便故意大聲做作地) 哦，嫂嫂來了！——怎麼？剛才

生氣啦？嗨！樹堅就是那付脾氣，死要面子，——不理他就是了！(目注樹蕙手中之信，她正打算藏好它) 蕙，你說是不是？(伸手過去) 我看看，這是誰的信？

蕙 這——這——

蘭 (急接過來，笑) 哦，這是我的信，(送上) 姑少爺要看嗎？

華 哦哦，該死該死！嫂嫂別生氣，我不知道是你的！

蘭 沒有關係，是一個親戚的信，可以看的。

華 是的是的，——哦，你們談得那末親密，原來就是談的這封信呀！(很客氣地笑着)

蘭 嗯，姑少爺別見笑，因為一個窮親戚生了病，來向我借錢，我找妹妹想辦法哩！

華 (故作驚訝) 哦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我打攪了你們正經事了！(走) 好，我停會兒來！(回去)

蘭 那(欠身)對不起你了！

蕙 (驚魂甫定，喜極欲泣) 蘭姐，你救了我了！

蘭 (歎氣) 少華真够厲害的！——(苦笑) 可是妹妹，我這才叫做「爲他人作嫁衣裳」哩。

(還信) 收好了吧。

蘭 惹 哦，蘭姐，我忘了，剛才哥哥跟你……？

蘭 隨他去，我是抱定主意不理他！——他要鬧，讓他鬧好了！

蘭 惹 （難過）哥哥真是個活霸王！——可是蘭姐，如果抗戰起來了，你——？

蘭 我？

蘭 惹 剛才你不是說抗戰是一把火——？

蘭 唔——！我需要自由——我要重新做一個「人」！

蘭 惹 「人」？

蘭 （歎息）妹妹，我是你嫂嫂，是你們家少奶奶，可是早已經不是一個「人」了。——哦，你還記得五年前麼？

蘭 惹 民國二十一年？

蘭 就是「一·二八」那年。——那時候我十八歲，雖然也住在你們家裏，可還沒跟你哥哥結婚。——只有那一年，我覺得我做過一些時候的「人」！——後來——

蘭 惹 （同情地）後來，洪濤就走了，是吧？

蘭 （苦笑）倒不是因為他走——後來，結了婚，接着，母親死，再接着，我生了小蘭——我

成了你們黃家少奶奶，是整整的四年了！（牧息）

蕙（有同感）蘭姐，我還不是跟你一樣——

（沉默，音樂低沉。）

（忽然外面有了騷動，音樂狂亂。）

（劉少泉慌慌張張跑來，後面追着劉三，爭吵着。）

泉 我見經理有要緊事呀！——經理！經理！

三 劉管事！你別自己闖！老爺要罵人的！

泉（直向裏闖）經理！經理！

三 老爺不在這兒！

蘭（驚起）什麼事呀！劉三？

泉 哦，少奶奶，小姐。（向大客廳去）經理不在這兒？

蘭 有什麼事，你說呀！

泉（氣喘着，不回頭地向客廳去了）上海已經打起來了！

三 咳，老爺不在裏邊呀！（追進去）

蘭 蕙 (驚喜) 上海真打起來了？啊，果然有這末一天！

蘭 蕙 (驚呆了) 什麼，上海打起來了？

蘭 蕙 哦，妹妹，你不喜歡麼？

蘭 蕙 自然喜歡，可是我心慌得很！

蘭 蕙 妹妹，第一件事到了你面前了！

蘭 蕙 (驚慌) 怎麼？

蘭 蕙 你回不回上海的問題馬上要解決了！

泉 三 (劉少泉推門進，劉三隨後，樹堅少華繼追。) (

泉 三 經理到底在那兒？(慌慌張張向外跑)

泉 三 告訴你不在這兒呀！

泉 三 劉管事，詳細情形怎麼樣？——

泉 三 哦，對不起！少奶奶！對不起！(走)

泉 三 少泉，什麼事大驚小怪的？

泉 三 (頭也不回) 哦，上海打起來啦？大少爺！(下)

華 (驚) 已經打起來了!!

堅 (追下) 少泉! 少泉!

菲 (追下) 這是那兒來的消息?

蕙 (慌張地) 蘭姐，這怎麼辦呢? 馬上就要——

蘭 你要鎮靜一點!

(樹強自外奔入，穿着短褲汗背心。)

強 什麼? 什麼? 上海打起來了? 如如，真的麼?

蘭 弟弟，是真的!

強 誰說的?

蘭 劉管事。

強 劉管事! 劉管事! (向外跑)

(戴媽媽奔了來，一手捧着半個西瓜，一手捧着襯衫，堵着他的去路。)

戴 衣裳，衣裳! 穿衣裳呀! 我的二少爺!

強 (抓了衣裳，奪路而走) 上海打仗啦——劉管事!

你那兒去！——哎！哎！西瓜！西瓜！——

戴媽媽，上海打仗啦！

（驚呆）呀！……

（奔回來）西瓜呢？（抓了西瓜就跑）劉管事！劉管事！……

（再追又不見了）二少爺！二少爺！……哎呀！少奶奶，真的打仗了嗎？天啦！那我們二少爺怎麼辦呢？

（奶媽及女僕甲乙自外奔入，黃母自大客廳入，後面隨着聽差甲、丙等。）

奶 少奶奶，真的打仗啦？

女僕甲 戴乾娘！二少爺說打仗了？真的嗎？

母 （同時）樹蕙，誰說打仗了？

差甲 （同聲）真的？真的？

（樹蕙，馮蘭分頭答覆着。）

（樹堅少華擁劉少泉入，大家都揮汗如雨。）

老爺馬上就到，你先進來告訴我！——真打了？

華 (緊接) 你的消息，是那兒來的？

母 劉管事，是真的還是假的？

泉 (不知答覆誰才好) 噫——！哦——！哦，黃太太！經理呢？——！經理呢？……！

(樹強飛奔而入，襯衫扣子尙未扣齊，西瓜吃了一半，擠進來。)

強 劉管事！劉管事！你在那兒？我們打了勝仗沒有？

(大客廳的門打開，擠進許多人，一片騷問。)

衆人 怎麼？怎麼？上海打起來了？什麼時候？今天？消息真嗎？

(劉三排開人羣，打出一條路。)

三 老爺來了！老爺來了！

(毅戡入，衆人都靜寂下來。)

泉 (垂手侍立) 經理！

戡 怎麼，有確實消息了？上海真的打了？

泉 是是，剛才我正要下山去，就聽得管理局的人說，上海真的打起來了，我馬上轉身回來，還沒有到門口，外邊的無線電已經報告了，據說——



哉 (打斷) 無線電已經報告了? —— 樹強!

(樹強馬上打開無線電。)

無線電播音：—— 敵人用他駐在上海的陸軍以及海軍陸戰隊，向我虹口一帶的保安隊進攻，我們的保安隊，爲了國家的生存，民族的獨立，就英勇地起來應戰了! —— 我們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，就在今天爆發了，諸位同胞!……

哉 (舉手制止) 好了!

強 (關了無線電) 曉得打了勝仗沒有呢?

哉 只要打，我們就會勝利! —— 劉三，去拿我的紗馬褂跟手杖來。—— 叫發祥把汽車開到門口。

三 是。(下)

泉 經理是要——?

(聽差乙奔上。)

差乙 姑少爺，姑少爺! 電報，電報!

華 (驚) 電報? (折閱)

（大家起了低語。）

哉 是上海來的麼？

蕙 什麼事？少華？

華 是家父拍來的。說上海今天起了戰事，要我馬上就回去！

蕙 馬上就走？

華 蕙，你覺得怎麼樣？

蕙 我，我——

華 （抱歉地）我想路上一定很亂，你讓我先走，等到了上海，看情形再來接你，好嗎？

蕙 （眼睛放出光彩）好！好！

（劉三拿了馬鞭手杖，服侍毅哉穿着。）

華 那我馬上就走！（擬轉身）

強 我馬上也走！（轉身要跑）

哉 你上那兒去？

強 我到學校裏去。——我們同學要組織游擊隊哩！

哉 (微笑) 胡說，這簡直是開玩笑——以後少胡說八道！不說用不着你們孩子家組織什麼游

擊隊，世界上如果有什麼游擊隊的話，也用不着你這樣只曉得吃喝的膿包——車子預備了嗎？

三 預備好了！

(汽車喇叭聲。)

母 你上那兒去？

哉 我到廠裏去——少泉，你馬上拍電報到漢口給章式如先生，說新紗廠我答應投資三十萬，

馬上就匯給他。

母 你到廠裏去幹嗎？

哉 我馬上讓廠裏恢復日夜開工！——因為我們的國家民族翻身了！

(幕閉)

依然在殺戮那間小客廳裏。

隔壁大客廳裏闐然無人，燈也沒開。窗外遠山依舊，但燈火寥寥，好像那些人家都搬走了。山的那一邊，不時冒出紅光，接着便是沉重的轟炸聲。

這已經是三個多月以後了，敵人的砲火迫近了這個美麗的城市。

幕閉時，是連續地幾個砲彈。殺戮對窗而立，向遠處眺望。少泉拿着一張紙條，在做他的報告。這時，也呆呆地望着遠處。

沉默了片刻。殺戮轉過身來。

泉（胆怯）經理！砲越來越近了！恐怕——

殺（臉色沉重而鎮靜，打斷他）你報告下去！

泉（看紙條）第三，我又去打聽山後的小路。——公路不通了，水路封鎖了，我想山後這條小路或者可以走呀，所以我就——

殺（打斷）到底通不通呢？

泉還是不通呀！路太窄，山太陡，單身人還可以，機器可沒法運。而且這條小路上已經擠滿了逃難的人了。再說——

殺（不耐煩）好了，好了！——那末，這樣說，所有的路都不通了！

泉 而且連搬運的工人都找不到一個！

哉 (沉思) 唔——一點辦法都沒有了麼？

泉 即便有路可通，也找不到工人搬運，更何況什麼路都斷了！

哉 (沉思以後)——也好！

泉 (莫明其妙) 怎麼，經理？

哉 既然什麼路都斷了，紗廠是怎麼也搬不了了，那麼我們也好做最後的決定了。

泉 (驚) 那末經理打算——？

哉 (沉思，徘徊)——

(砲聲，火光。)

泉 經理，砲聲更近了！

哉 (低聲) 你怕嗎？

泉 我倒不。——您應該保重！

哉 (擺擺手，在徘徊)——

泉 那麼您打算是——？

哉 (毅然) 紗廠既搬不了，我目前不走了！

您不走？

哉 你替我預備幾件東西！（提筆急書）

泉 (誠懇地) 經理！廠既沒法搬，您要是信託我，就交給我吧。您應該自己保重，有點離開此地！

(砲聲，火光。)

哉 (激動地) 少泉，我信任你！但是我現在不願意走！

泉 經理！您是上了年紀的了，您應該走！

哉 (搖頭，寫)——

泉 經理，我們廠早就該搬，可惜錯過了機會！——

哉 (抬頭，打斷他) 少泉，別後悔！「八·一三」以後，我們應該增加生產，自然不能搬！

——廠雖然是我個人的，但這生產事業，是屬於國家的！

泉 是是。經理說的自然是。可是戰事緊張應該搬廠的時候——經理別生氣，我說句小人話：

人家還是各人自掃門前雪，可沒人來幫您的忙了。而我們的紗廠就此陷在這兒！

哉 (略略一楞)這是戰事變化得太快了!

泉 上海完全放棄雖然是最近的事，可是如果早點——

哉 (用手止住他，不免感慨地)少泉!——你知道二十年來，我恆豐紗廠都是依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在撐持的，從來沒依賴過別人!而我平素和官場中人的來往本來很少，更加着戰事發生後，軍運擁擠，無暇顧及工業也是實情，我們不必責備別人!(不免黯然)

泉 可是經理!正因為過去機會已經錯過了，目前更犯不着在此地冒險，您應該——

哉 (堅決)我不走!

(少泉不敢再講，只看着窗外的紅光發呆。)

(沉默，劉三悄悄走近窗口，向少泉目語，少泉無可奈何地搖頭。劉三下。)

哉 (寫好條子)少泉，你跟隨我也十多年了。

泉 是的，經理。

哉 (感傷)——你該知道我此中的甘苦——二十年來，我費盡千辛萬苦，受了多少驚險風波，才把這恆豐紗廠支持到今天!——就是這對聯吧，我收藏了幾十年，都會對它有了依戀之情，更何況耗盡我一生心血，撫養了二十年的紗廠呢?

泉 (感動) 是的，經理。

(黃母輕步走來，在窗口側耳傾聽。)

哉 蘆溝橋事變以前，由於日本紗廠的競爭，我們的廠處於風雨飄搖之中，幾乎瀕於破產的局面，我們咬緊牙根渡過了；從「七·七」到「八·一三」，紗廠又幾乎停頓，我們艱苦支持，才又渡了這最後一道難關！——抗戰一起，我們紗廠原以為可以完全翻身了，那知道馬上又遭受這樣更大的磨難呢？……

泉 經理，您別難過——

哉 (驚覺) 哦！(堅決) 我沒有難過，現在運輸的路既然完全斷了，紗廠既然不能搬，那我就作最後的決定了！

(砲聲更加沉重。)

泉 經理，您到底是準備——

哉 我不能把我血汗經營出來的紗廠，就這末委手不管！現在，我不走！

(黃母暗下。劉三上。)

三 劉管事，您不下山麼，山上人家已經亂得一塌糊塗，差不多都跑光了！



泉 (驚視黃) 唔，唔——

哉 (斥責) 劉三，我都知道了！用不着你再來攪亂人心！——誰叫你來說的？

三 (窘急) 沒，沒有誰！

哉 是不是太太叫你來的？

三 (吞吐地) 不，不是。

哉 少泉，紗廠既然不能搬走，我就得在這兒守着它。

泉 經理，您留在這兒有什麼用？您應該走呀！

哉 不到我非丟開它不可的時候，我是不走的。(示紙條) 這上面的一些東西你馬上替我去準備！——劉三，你叫發祥開汽車送劉管事下山到廠裏去，叫車子跟手就回來，然後再來接我。——少泉你先走一步，到廠裏把現金，存摺，價票和所有重要財產以及文件都收拾好，我安排一下家事，等汽車回頭，我立刻就到廠裏來。

泉 那末，經理，您一定要——

哉 (打斷) 有要緊事先打電話給我！——你去吧！

泉 經理，您自己——？

哉 (不快) 少泉！你跟了我十幾年，看我改變過自己的主張沒有？

泉 是，經理。

哉 劉三，你快去叫發祥開汽車，讓劉管事下山！去！

三 是。(下)

哉 漢口章式如那筆款子匯去以後，有回電沒有？

泉 (看條子) 沒有。

哉 常州、南京廠裏也都沒有電報來？

泉 沒有，(愁) 經理！您這單上要買炸藥？

哉 嗯。

泉 要買那末多炸藥，幹嗎？

哉 嗯——我要炸一個地洞。

(汽車喇叭聲。)

哉 你快去吧！

泉 地洞？——

我要你快點去辦！——馬上就辦！

泉 （懷疑地看殺哉，但無可奈何地）是是。（下）

（砲聲更密，火光不斷地沖向天空。）

（黃母上，樹堅稍後上，他先立在窗外。）

母 少泉走了麼？

哉 唔，你來得正好。——樹強回來沒有？

母 戴媽媽找他去了。——這孩子的脾氣可跟你一樣；想幹什麼，就非幹不可！什麼短命的游

擊隊——

哉 這你倒讓他自己去！

母 可是剛才聽劉三說：你怎麼又不走了？

哉 不是不走：是紗廠搬不出去！

母 廠，實在搬不走，也是沒辦法的事，這些，你的話：「都是身外之物」，隨它去吧。可是人，是無價實，得趕緊走呀！你自己那老牛筋的脾氣不說了，（傷心）也該替兒女打算打算。

哉 你別急呀！我怎麼不替兒女打算呢？——我正計劃讓他們上那兒去。

堅 (走進來) 爸爸，這是今早少華來的電報，他聽說這邊風聲不好，要妹妹回上海去，同時

請爸爸媽媽我們全家都到上海去避避難。

(在樹堅說話時，馮蘭與樹蕙入，潛步至黃母身後，像不敢驚動人。)

哉 (略看電報) 去上海？——你們覺得怎麼樣？

(沒有人敢回答，沉默良久。)

母 (覺得只有自己來打開僵局) 大家肚裏有話，說好了，事到臨頭，有什麼客氣？不過話也只好有一句：望你老人家說一聲「走」，本來是，不管城裏，山上，都是人心惶惶；有的早走了；沒走的，也都收拾好，一到天亮，還不是都逃走嗎？只有我們一家，一點準備都沒有，萬一醉鬼子打過來，一家裏除了你我，上上下下男男女女，都是年青人，怎麼得了呢？——

哉 (止之) 不要講這些了，你們馬上就準備走。現在就問你們到那兒去？

母 少華既然有電報來，樹蕙這一次自然是非回去不可。

我？——

母 那要走，自然是去上海呀！

堅 而且八月裏少華臨走的時候說過：一打仗，工廠是沒辦法維持的，他說，如果到了那種時

候，不如請爸爸把工廠結束一下，將所有現金都帶到上海去，做點外匯的買賣也好。——

哉 （舉手制止他）不要說了！——你如果想去上海，可以；可不要向我談做外匯那些投機買

賣——樹憲，你呢？

憲 （看看別人）我，……如果大家都去上海，我自然跟大家一路走。如果，（看蘭）大家都

到別處去，我自然也……

母 自然一路去上海呀！

憲 （求救地）蘭姐！

蘭 舅舅！

哉 唔？

蘭 這一次抗戰不比從前內戰，去上海是不是合適呢？——抗戰的大本營向後方遷移了，我們

既要走，是不是也應該向後方去呢？

（向蘭翻眼）依你說，到那兒去？

哉 （止之）做什麼？——蘭兒的話是頗有道理的！

（男女僕都慢慢走到窗下來探聽。）

不過對你們的行動，我不願意勉強：——你們願意到上海，就到上海去，願意到後方的，可以到漢口去。

你自己呢？

母 （沉着地）我——你們先走一步，我還要等一等。

母 （驚）你還是不走？

母 我不是不走，我還要等一等。

母 你還要等什麼？

母 別管我；——你們趕快準備走！

母 那怎麼行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如果不走，大家只好不走！

母 （急）爸爸，那太危險了！您怎麼能不走呢？

母 您想我們做兒女的，怎麼能自己走了，讓您老人家留下呢？

母 好好，不用說了，我們大家：活，活在一起；死，也死在一起！

母 你怎麼能說出這樣孩子氣的話呢？廠，我是不能隨便丟開的！——至於你們，是無庸乎留

在這兒的！

蘭 舅舅，可是您不走，是否就能够守得住廠呢？

哉 （沉着）敵人如果來了，自然守不住，但在敵人沒來之前，我不能丟開廠！

蘭 敵人如果來了，還不是——？

哉 （毅然）不得已時，我寧爲玉碎！——

蘭 您是——？

（劉三慌慌張張奔入。）

三 老爺，山上的警察隊都撤退了，外面亂起來了！

母 哎呀！樹強還沒回來？

（衆人驚叫，僕人都圍進來。）

哉 不要慌！

（外面有嘈亂聲，電話鈴響。）

三 （接電話）你那兒？城裏辦事處！您是劉管事？唔唔，——老爺，劉管事從城裏來的電話。

哉 從城裏來的？（接電話）少泉嗎，你怎麼到城裏了？哦，你已經回到廠裏去過了？廠裏重

要的東西都收拾好了嗎？——什麼，城裏的消息怎麼樣？……城裏人都逃走了？敵人離城還有多少遠？——（向大家看了一眼）你拿出胆量來辦事！……好，你就在城裏等我，我馬上進城來，跟你一起到廠裏去！——我要你買的東西買了嗎？……炸藥呀！……快點準備！快！……汽車回來了嗎？我馬上來！

（汽車喇叭聲。）

三 汽車已經回來了，老爺。

哉 拿大衣來！

三 是。（下）

母 你買炸藥幹什麼？

哉 （命令）你別管！——你們快去收拾東西準備走，我到廠裏去。

母 你不走？——要走一齊走！

爸爸！

哉 （堅決地）你們趕快準備走！別管我！

（劉三上，殺哉穿大衣，戴手套帽子，取手杖。）



三 老爺，外面游擊隊已經上街了，到處都是扛着土槍長矛的鄉下人！

衆 啊？……游擊隊！……

哉 慌什麼？游擊隊也是中國人，他們自然是暫時維持秩序的。（向黃母）你們趕快去收拾東西呀！

母 你也不要到廠裏去了，跟大家一路走吧！

哉 （佛然）你怎麼這樣不明白！（命令）快去收拾東西！

母 （追）你就回來？

哉 你們快去收拾！（下）

（劉三跟殺戛下，衆茫然，砲火猛烈，僕人紛紛散去。）

堅 媽，——這怎麼辦呢？

母 你爸爸的牛脾氣你還不知道！他不肯走，有什麼辦法？要不，你們先去，我留下陪他。

蕙 媽，那更不行！

母 那只有等他回來再說！

堅 到上海去有什麼不好，又平安，又舒服，做生意也便當，——爸爸怎麼想的！莫明其妙

！（負氣地衝進大客廳，俄而裏面的燈亮了。）

哎呀，還有樹強呢，回來沒有？——戴媽媽！……（下）

（抓住蘭）蘭姐，哥哥他們都要去上海，怎麼辦！

你爲什麼不反對呢？

我不能說不回上海呀！——可是蘭姐，你呢？

我決不到上海那鬼地方去！

哥哥要去呢？

讓他一個人去好了。

那能夠嗎？

當然是做了看。

（沉思有頃）……如果馬上就回上海，那麼，映波呢？

你今天不是去看了他？

沒有見着呀！——下午我到正本中學去看他，學校裏都走空了！可是他的行李什麼都在，

就沒見着人。——哦，蘭姐，如果今天晚上就回上海去，那不是？——

蘭 你不是不願意回上海麼？

（大客廳裏有人在開留聲機。）

蕙 哦！哦！——這是誰在開留聲機？

蘭 （搖頭）那還有誰？

蕙 唉！又是哥哥，真煩死了！——哦，蘭姐，我心裏亂死了！——

（樹堅從大客廳裏一路叫出來。）

堅 來人啦！來人啦！——來人啦！都死到那兒去啦？

蘭 樹堅，你又要幹嗎？

堅 我呀，——大家都不想走，我在這兒等死！

蘭 （皺眉）你安靜點好吧？

堅 （有刺）你還管我？

（劉三上。）

三 大少爺，是您叫？

堅 一些小聽差都死到那兒去啦？

三 大家都在打鋪盜，收拾東西想走了！

拿瓶白蘭地來！

是。（下）

（無可奈何地）你可以不喝酒麼？

（翻翻眼，沒有發作出來。）山上的，城裏的人都跑光了，一桌麻將都湊不起來，——就

連一個打網球的對手都找不到，不喝酒幹嗎？——橫豎大家都不想走了！

（劉三送酒上，卽下，堅取酒進客廳去，高歌。）

（看堅）蘭姐！……

隨他去吧！

哥哥真是！

（勃通勃通跑進一個人來。）

（氣喘喘地）蘭姐，你們都在這兒？

弟弟，你怎麼才回來？舅媽找你呢！

蘭姐，我告訴你！我們大隊長今天到了！——有什麼吃的沒有？餓死了！（東找西找）

蘭 哦！——外邊還有什麼消息？

蕙 城裏不要緊麼？你走正本中學走過沒有？

強 沒有，沒有，——怎麼一點吃的都沒有？——起初呀，我們聽說大隊長怎麼能幹，怎麼會打仗，以為一定是個又高又大，又粗又黑，滿臉鬍子的北方人吶！——咳，餓死了！

蘭 你說，你說，我替你去找東西吃。

強 嗨，一見面啦，還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：跟我們怪客氣的，簡直不像個會打仗的，後來一談，才曉得還是我們本地人哩！就住在鄉下什麼地方——我想不起了！

蘭 本地人？

強 唔，說是五年前離開家的，哦，他還在正本中學唸過書哩：——那他是你們同學了？

蘭 (驚) 姓什麼？

強 姓洪。

蘭 (大驚) 姓洪？

蕙 (顧蘭) 姓洪？也在正本中學唸過書？

蘭 那姓洪的叫什麼名字？

強 叫洪春峯，——春天的春，山峯的峯，——是同學麼？

蘭 春——峯——？

蕙 姓洪的可沒有叫洪春峯的呀！

蘭 許是先後同學吧。

蕙 哦，弟弟，你看見正本中學還有人沒有？

強 沒有注意，——哎呀，餓死了！（要跑）哦，那個洪隊長他說停會兒要跟我談話呢！（向外跑）

（戴媽媽自外奔入。）

戴 哎呀呀，我的二少爺呀！我上天下地，那兒都找遍了你呀！——

強 好好好，餓死了！快弄給我吃！快弄給我吃！

戴 （向外）太太！太太！二少爺回來啦！——在這兒哩！

強 （急）咳咳，你告訴媽媽幹嗎？——好！快快快！飯！

戴 我的老祖宗！你到底跑到那兒去啦？我問來問去才找到你們那個鬼地方，可又說你回來了

！真要命呀！

強 嗷嗷！人家肚子餓死啦！

戴 戴媽媽，你替二少爺弄吃的去吧，他餓啦！

戴 啊？啊？餓啦？——你怎麼不早說哩！我去！我去！——小祖宗！不要再出去啦！（出）

哦，太太來了。（下）

（黃母上。）

母 （滿面怒容）你回來啦！你還要家嗎！這是什麼時候哇？兵慌馬亂，大家都在逃難了，你還不回家！你是真的不要家啦？啊！——是那個在唱？

惹 還不是哥哥——

母 沒有一個好東西！——你還出去嗎！？

強 （鼓着嘴）人家今兒是去正式報名，聽隊長訓話的！

母 報名？

蘭 弟弟，你已經正式參加啦？

母 （驚）呀！——你！你這沒良心的！真的丟了娘老子不管啦？你想想，你是怎麼長大的？

誰撫養你成人的？——不孝的東西！

（戴媽媽捧了盤點心來。）

戴 我就去弄飯，你先吃點心！

強 (鼓嘴不響，抓了點心就吃。)——

母 你現在長了翅膀會飛了，還顧你的父母嗎！

強 (急) 這就叫不孝嗎？——人家是爲了國家呀！

母 你還說！你還有話說！——叫你爸爸打死你！

戴 太太，別生氣！——他是怎麼啦？我來管他！

強 (抓了兩塊點心，走下) 不跟你們說！

母 (追出) 你上那兒去？你上那兒去？(下)

戴 太太，您別生氣！太太，別生氣！(追下)

——蘭姐，剛才弟弟說的那個姓洪的，會不會是洪濤？

蘭 不說是叫洪春峯麼？怎麼會是他！

憲 我們在正本中學的時候，別的沒有姓洪的呀！

蘭 或者是先後同學哩！——他走了好幾年了！怎麼會回來？

憲 (幻想) 蘭姐，你說，如果是他回來了，他會來看你麼？



蘭 笑話！我們以前也不過僅僅談過幾次話。

（客廳門開，換了音樂片，樹堅醉醺醺入。）

蘭 （皺眉）又喝醉了！你怎麼啦？

堅 哦，蘭，今天我寂寞得很，……你陪我跳跳舞吧！

蘭 你坐下歇一歇吧！

堅 不，我要痛痛快快地跳一陣！……蘭，你好久沒有和我跳舞了，——不是麼？——來！來

！（抓蘭的手）

蘭 （避開）樹堅，你的酒醒醒吧！

堅 （撲了空）好，好，蘭，我知道你！我懂得你！你，你不肯同我——哦，你不是天天跟我

吵鬧，要出去做工作麼？……好，你跟我跳舞，我就答應你！

蘭 （走開）你少發酒瘋！

堅 （作色）好！我知道你的心！……你當心吧！——好妹妹，我們是同胞兄妹，你會同情我

吧？——好，你來吧！

蕙 哥哥，你不要胡鬧了，好吧？

堅 呢？胡鬧？誰胡鬧了！我們規規矩矩的跳舞！

蕙 你越來越醉了！我不跟你胡扯！

堅 胡扯？啊，胡扯跟胡鬧是兒妹兩個吧？哈哈，我是胡鬧，你（抓住蕙）就是胡扯！是麼？

蕙 哥哥！你！

堅 胡扯是胡鬧的妹妹！……大家胡裏胡塗，跳跳胡！……胡！……哦，狐步舞。（拖向大客廳去）

蕙 我不跳！我不跳！……（已被拖進去了）

（馮蘭深長嘆息，樹強輕步進來。）

強 蘭姐！

蘭 哦！……作！

強 （低聲）蘭姐，你不要說，我走了。（又抓一塊點心）

蘭 那兒去？

強 到隊部裏去！人家都去放哨，我自然也去！

蘭 （愛撫地）可是弟弟，今天晚上我們全家都要走了，你也不要出去吧，舅媽又要找你！

強 我不去逃難！我不去逃難！我已經報名了！

蘭 弟弟，你年紀太輕了！

強 (氣) 蘭姐，你也不同情我？

蘭 (笑) 好弟弟，我不是不同情你，你知道爸爸媽媽和姐姐我們，今晚上恐怕都要走麼？你要出去，停會兒得回來睡覺！(微笑地) 表姐姐要走了，你都不回來麼？

強 唔，唔，(點頭) 我回來！我回來！——可是蘭姐，你現在不要告訴媽媽。——我走了。  
蘭 弟弟，我送你出去。

(樹強又抓一塊點心，與蘭下，樹蕙奔出，樹堅追來。)

蕙 得了得了！我不跳了！人家心裏已經亂死了！

堅 再，再，再跳五分鐘，好吧！三分鐘！兩分鐘！

蕙 你有本領拖蘭姐去跳，不要纏我！——蘭姐！蘭姐！蘭姐！——(下)

(奶媽抱了孩子一路叫着進來。)

奶 二少爺！二少爺！——大少爺，二少爺呢？

堅 (貪饞地注視) 唔，奶媽，是你？你找我？——

奶 找二少爺！——太太找哩！(向大客廳去)

堅 (就勢推她進去) 好吧，你來，你來陪我跳跳舞吧！——好奶媽！

奶 (推讓) 哎呀！少爺！別胡鬧！

堅 來，來，我教你跳舞！(拖她)

奶 (半推半就地) 看少奶奶來了！——

堅 來，我教你！——(拖奶媽下)

(戴媽媽一路叫來。)

戴 二少爺，二少爺！吃飯啦！二少爺！(向客廳去)

堅 (伸出頭來制止) 二少爺不在這兒！別進來！(縮回去)

戴 (驚) 不在？那兒去啦？——二少爺！二少爺！(向外走)

(聽差甲乙及女僕甲等次第搬行李從窗外走過。)

戴 (在門口) 你看見二少爺嗎？

差甲 沒看見，戴乾娘。(下)

戴 (向差乙) 你碰見二少爺沒有？

差乙 沒有，沒有！——哦，戴乾娘，你還不去收拾東西！街上佈滿了游擊隊，馬上就要打上來

啦！（下）

戴 游擊隊怕什麼！那隊長就是洪老爹的兒子小桃兒哩！——哎呀，你們都搬東西幹嗎？

女甲 戴乾娘！你等什麼！還不趕快收拾呀！

戴 我在找二少爺啦！——二少爺！二少爺！（下）

（馮蘭走到門口。）

蘭 （在門口叫）妹妹！妹妹！——（剛要轉身。）

（奶媽跑出，用手絹揩嘴唇，樹堅追出。）

奶 大少爺！真是的！

堅 那你就跟我們一路走了！——

奶 哦！少奶奶！——（急奔下。）

蘭 （裝做什麼都沒見似的）唔，你酒醒了點沒有？

（僵在一邊）哦！——蘭，你不要誤會——

蘭 （隨便地）沒有什麼。

（外面有人不斷地在叫：「二少爺！二少爺！」）

堅 你是——？

蘭 我看你把留聲機闖了，安安詳詳地歇會兒吧！

堅 (老羞成怒) 你有什麼話說好了，用不着教訓我！(推門要進去，樂聲大作)……

(窗外有人在問：「有人沒有？有人沒有？……」)

蘭 (向外) 誰？

(進來甲乙兩個老百姓，一手執長矛，一肩扛土槍。)

甲 對不起，外邊一個人都沒有，我們就走進來了。

乙 是你們這兒開留聲機嗎？

堅 (滿不高興) 是我這兒，怎麼？

乙 請闖了它！

堅 闖了它？——你命令我？

甲 對不起，這不是個時候，請你闖了它！

堅 我開留聲機，誰也管不着！

蘭 樹堅！

乙 當然管得着！

甲（攔乙）對不起，山上山下人家，快都逃完了；你們却開着電燈，玩留聲機，大聲唱戲，不怕難為情麼？

堅 什麼難為情！告訴你們：此地的管理局長，警察局長——他們都管不了我！你們是什麼東西？

乙 你是什麼東西？

（除了殺戮，樹強，全家人都陸續跑來了。）

甲（攔乙）對不起，管理局，警察局都撤退了，現在是我們在維持着秩序，……

堅 不管你們是什麼東西，都替我滾出去！

母 樹堅！

乙 混賬！帶走！

三 諸位，諸位，我們老爺不在家，這是我們家少爺，請諸位包涵點。

乙 帶走帶走！沒有講的！

甲 對不起，山上山下的人都逃光了，看樣子，你們不是沒有錢走不動的，却在這兒不走，而

且那末快活！不知道你們是倚仗着什麼呢，還是日本人來了你們倒不怕？

堅 你放屁！

乙 你怎麼罵人？（抓他）看你不是好東西！走！

母 先生先生，他並不是壞人，請你們——

三 諸位包涵點，我們少爺的脾氣不好……

堅 你們走開！怕什麼！——我跟他去！

甲 對不起，既然是這樣，我們只好帶去問問。

堅 （自己在前跑）好，走！

（甲乙隨樹墜下，衆相對默然。）

差甲 （低聲地）砲倒不響了！

母 （垂淚）樹強跑不見了，樹堅帶走了，他爸爸又不回來，這怎麼得了，怎麼得了呢！……

蕙 （泣）……

蘭 舅媽別急，我們趕快派人分頭去設法呀！

母 （突然振作）你們都站在這兒幹嗎？去找老爺，去找二少爺，去救大少爺呀！……



三 是是是，我去設法看大少爺——（下）

戴 二少爺還是我去找呀！我去找呀！……（下）

蘭 我去打電話給舅舅。……

（其餘僕人都散開，預備退出。）

蘭 （打電話）喂！喂喂！喂喂喂！喂喂！喂！——不通了？

衆 電話不通了？

（突然砲聲轟然，較前更高。）

衆 （驚叫）哎呀！——

（電燈忽明忽暗，人聲噪嘈。）

蘭 哎呀！電燈打炸了？這恐怕是——！

母 （警覺）快去找臘燭呀！你們！

蕙 （慌張地）臘燭！臘燭！快快！臘燭！

（僕人們紛紛跑出，嚷着臘燭，電燈忽明忽暗。）

蕙 （抱蘭）蘭姐！我怕！我怕！

蘭 妹妹，你定心一點！

母 這就完了！這就完了！

（僕人穿進穿出，戴媽媽跑回來，劉三也跑回來。）

三 太太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城裏頭的兵都退上山來了！滿街上都是兵！路都走不通了。二少爺找不着，（哭）學校那邊走不過去，怎麼辦呢，怎麼辦呢？

三 （抹着汗）走不通！走不通！滿山都是兵！

（僕人們又紛紛圍攏來，砲聲震天。）

母 （哭）這就完了！這就完了！這真正是家破人亡了！

蕙 （哭）媽媽！——

三 哎呀！看！砲火全打到城裏去了！

衆 （全奔向窗口）什麼？

（忽然電燈滅了，衆人驚叫，外面到處冒出紅光。）

母 天啦！

蘭 點臘燭！點臘燭呀！

衆 點臘燭！——

（一枝洋火擦着了，一支臘燭點燃了，這才發現黃母面色慘白，倒在椅上。）

憲 哎呀！媽媽！（大哭）媽媽！

蘭 舅媽！舅媽！——拿水來！（命令）妹妹！不許哭！

（女僕們點了臘燭，圍過來，叫喚：「太太！——」）

三 （捧了水來）水來了！水來了！

差甲 怎麼樣？怎麼樣？

蘭 （噴水，指人中）舅媽！舅媽！……

憲 媽媽！媽媽！……

衆 太太！太太！……

蘭 好了好了，醒過來了！——舅媽！……

母 ——這就完了！這就完了！

蘭 舅媽，不要緊的，您到後邊去歇會兒吧！舅舅他們一會兒就會回來的，您後邊去歇會兒吧

。（扶她起）

母——眼看着已經打到面前來了，……這個家怎麼辦呢？

蘭 您去歇會兒，外邊有我和妹妹照應，妹妹，你扶舅媽後面去吧，我在這兒。

（樹蕙及戴媽媽扶黃母下。）

蘭 （向僕人）好，你們都在這兒，我和你們說兩句話：看樣子城裏怕是靠不住了，但是你們

別怕，老爺馬上就會回來的，一回來，不管怎樣，是要逃難的了，你們要回家的就回家，願意跟老爺走的就跟老爺走。此刻你們自己東西沒收拾好的，快去！限五分鐘收拾好！

——可是，老爺待你們一向都不薄，不管你們走不走，收拾好自己東西以後，都該來替老爺太太收拾收拾！——

三 少奶奶，我們服侍老爺太太那麼多年，還有什麼說的。您放心，跟老爺走的不用說了；不跟走的也得送老爺上路。——你們有什麼話說吧？——沒話說就快去收拾吧。

（男女僕等都沒有回答，但慢慢的都散了。）

蘭 劉三，你照應着各人房間的火燭！（急下）

三 （剩下他一個人在收拾房間裏古玩）——

（奶媽潛步跑回來。）

奶 (低聲) 三爺，你跟老爺走嗎？

三 (老實地) 我跟老爺那麼多年，他老人家怎麼離得開我呢？再說，我也沒有家，自然跟老爺走。——奶媽，你呢？小蘭姑娘能離了你麼？

奶 我自己有家的，本來走不了。可是，三爺你要跟老爺走的話，那我，(飛了他一眼) 就跟你一道走，好吧？

三 (驚惶無措) 那，那自然好。

奶 那，三爺謝謝你，老爺面前就請你說一聲了。(一笑，下)

三 (失神地) 好，——好，——(搬了兩件古玩，下)

(馮蘭，李映波上。)

蘭 (低聲，疑懼地) 李先生，您從來沒來過，怎麼進來的？

映波 (滿臉驚惶不定之色) 門口沒有人，我就闖進來了。——據說敵人已經進城了，我馬上就要到漢口去，不能不來見一見樹蕙，就大膽地——啊，密司馮，我能見到她麼？

蘭 (遲疑以後) 好，事到如今，也沒有辦法了，您等一等，我去找她。(跑出去) 哦，妹妹，是你？你快來快來！有客會你！

蕙 客？

蘭 李先生！

（馮蘭引樹蕙至門口。）

蘭 李先生在這兒，我去招扶舅媽，一會兒來。（下）

蕙 （驚呆在門口）哦！……

波 蕙，我來了！

蕙 映波！（奔進來）你？你怎麼來的？（差不多要哭了）哦！（抓住他）我沒想到會看見你

！映波！你來了！你來了！

波 蕙！（緊張地）據說敵人已經進城了，你知道麼？我要走了！——你們呢？

蕙 （驚）你要走？上那兒去？

波 我決定去漢口，馬上就走！——你們呢？

蕙 （衝動地）我跟你走！我跟你一路去漢口，映波！

波 我，我，——現在敵人進城了，一分鐘也不能等了！

蕙 （站起）那我立刻就走！

（窗下有人奔來奔去。）

波（驚）你？——馬上和我一道走？——！你考慮過麼？

蕙（急）映波，我不要考慮，你說實話，到底願不願意帶我走？

波（思）蕙，我們該理智一點！……！

蕙不不！你總是理智理智的！——我馬上就跟你走！就走！

波那你的家庭呢？你完全不顧忌了麼？

蕙我什麼都不顧了！什麼都不顧了！

（窗外脚步聲奔來奔去，夾以呼喚。）

波蕙，你不是說過麼，「我們要光明正大地解決我們的問題！」現在，什麼問題都還沒有解決，就這麼一走了事，那不是成了私奔麼？——你不怕少華追究麼？你不怕父母的責難麼？不怕親戚朋友的嘲笑麼？而且，生活的壓迫，你受得了麼？

（窗外人聲嘈雜，奔跑聲不斷。）

蕙（混亂了）我——！我不能讓你一個人走！要走，一起走，映波，我一個人活不下去！離了你我會死的！

波 蕙！理智點！

（馮蘭奔入。）

蘭 妹妹，怎麼樣，舅媽要出來！——快！（卽下）

蕙 （抓緊了他）映波！映波！怎麼辦呢？我跟你走！

波 你能不顧家庭那一切問題麼？

蕙 （稍聞又與喬地）我不管了！我不管了！

（馮蘭再進。）

蘭 快點！妹妹！舅媽馬上來了！（下）

波 （已臨最後關頭，更嚴重地）蕙，你真能不顧家庭一切問題麼？

蕙 （不敢答覆）可是，你要走了，我怎麼辦呢？

波 將來在漢口還是可以見面的。（出紙條）這是我漢口通信處。——你就決定到漢口來吧！

（馮蘭進。）

蘭 妹妹！快！舅媽已經來了！

蕙 （慌）哦，那怎麼辦呢？



波 那末，我們就準備在漢口見面，好不？（抓她的手）

（茫然）那末，……那末，……

波 （着重地）蕙，你就一定到漢口來吧！再見了！（奔出）

蕙 （追到門口）映波！映波！（哭倒在沙發裏）

蘭 （撫之）妹妹，別難過，舅媽來了！

（女僕甲扶黃母上。）

母 你又怎麼啦，樹蕙？

蘭 舅媽，您坐下吧，妹妹有點——頭痛。

母 收拾得怎麼樣了？

蘭 劉三他們都忙着整理，差不多了。

母 可是人呢？他們父子三個，一個都沒回來？

蘭 舅媽您放心，他們總會回來的。——

母 （泣）這就叫做家破人亡！——

蕙 （撲母懷大哭）媽媽！——

（窗外紅光滿天。一陣嘈雜，一片聲嚷：「火火火！」）

（僕人們混亂地奔走，陸續上來。）

三 （上）城裏起火了！太太！城裏起火了！

蘭 （奔向窗口）那兒起火了？

差甲 （由外奔入）城裏大馬路起火了！鬼子進城了！

蕙 （奔向窗）哎呀！

奶 （上）太太！這怎麼得了！這怎麼得了！

母 （驚呆）火……火……！

差乙 （奔來）城裏四處起火了！不得了！

戴 （奔入）哎呀呀！火呀！火呀！

女甲 （向窗口）城裏完啦！城裏完啦！……！

（大家擠在窗口驚叫，爭吵，議論。黃母木然坐着。）

母 完啦！完啦！二十年的心血！家財！都完啦！……！

差甲 （向大家）城裏到山上不過二十里路，不是馬上就到這兒了！

（大家同時迸出驚慌的聲音，然而又紛亂地：——）

戴 天啦！怎麼得了！我們二少爺呢？——

奶 怎麼了？怎麼了？

差乙 我們就在這兒等嗎？

三 那怎麼辦呢？

女甲 快想辦法呀！快想辦法呀！

差甲 （大聲）不能再等了！馬上走吧！

（於是又是雜亂地一片聲：——）

——走吧！不能等了！

——太太！快走吧！不走來不及了！

——馬上就上山了，走吧！走吧！

——我們不等了！不等了！——

三 （慌張）真的，怎麼辦呢，太太？老爺、少爺都沒回來，現在非走不可了！

母 （驚惶）那怎麼行！非等老爺他們不可呀！

戴 (哭聲) 二少爺還沒回來呀！

(衆僕包圍了黃母，哀求而威脅地：「太太！我們不能等了！——此刻是性命要緊時！——各人只能自願自己啦！——太太，您也得走啦！——」)

蘭 (大聲) 你們別慌！鬼子進城，不會馬上上山的！你們再等一會兒，老爺一定會回來的！

母 啊，完了！完了！（悲憤地）你們要走統統走吧！讓我等他們父子三個！……（哭）

（大家靜下來，劉少泉提隻沉重的皮箱奔上。）

泉 經理回來了！

（驚喜）哦，老爺回來了，好了好了……

（毅哉依然衣冠整齊地上。）

母 （倒癱軟了）哦！你回來了！

哉 （面色沉重，語調却還如常）你們還沒走？——屋子裏怎麼弄得亂七八糟——劉三，收拾好！

三 是。（並沒動手，却挪了沙發讓他坐）

母 城裏到底怎麼樣？我們的廠呢？

哉 (沉重) 都——完——了！

母 什麼？

憲 廠也完了？

蘭 敵人進城了麼？

哉 (沉默無語)——

泉 (稍停) 經理車子還沒進城，敵人已經佔領了江邊我們紗廠那一帶了；城裏的軍隊一撤退，敵人就進城放火搶劫了！——

母 (哭) 兒子都走了，家財又空了！——

哉 怎麼？

憲 弟弟走了，哥哥被游擊隊抓去了！

哉 爲什麼？

憲 弟弟說他已經報了名；哥哥是爲了吃醉酒鬧留聲機跳舞。

哉 唉，這也是罪有應得！馬上想辦法去要回來。——可是東西收拾好了麼？

蘭 細軟東西都收拾好了。——可是他們用人都走——

哉 願意走的，都讓他們走吧，每人給兩個月薪水，——不走的，有幾個人？——劉三，你？

三 小的侍候老爺十幾年了，自然跟老爺走，還有戴媽媽，是無家可歸的，她捨不得二少爺，當然跟了去，另外——小蘭姑娘的奶媽，也是離不開的，她也答應了。

哉 好，其餘的都讓他們走吧。

三 是。——你們要走的，都下去吧。

差甲 是，謝謝老爺了！

衆僕 謝謝老爺！

（衆僕退到門外，忽然驚叫：「哦！二少爺回來了！」）

（樹強野馬似的從外面奔回來。）

強 （聲）蘭姐！蘭姐！……（出現）

衆僕 二少爺回來了！（慢慢退下）

強 哥哥跟洪隊長都來了！

戴 （驚叫）哎呀！二少爺你回來啦！（像要去抱他）

母 （狂喜）樹強！你回來了！（擁之）乖乖，你回來了！

藏 你還沒有吃飯吧？我去！我去！（奔下）

母 你說你哥回來了？

蘭 跟誰一路來了？

強 他們把哥哥抓了去，現在洪隊長親自送他回來了！——他們走的慢，——哦，他們來了！

（洪春峯隨黃樹堅上，劉少泉，劉三，奶媽下。）

強 （跳過去）洪隊長，我替你介紹：這是我爸爸。——

春峯 哦（握手）黃老伯！

哉 唔，這位就是洪隊長？剛才大小兒冒犯了！

峯 老伯別客氣了，我是道歉來的！

強 這是我媽媽——

峯 （鞠躬）黃伯母！

母 哦，洪隊長。

強 （指蕙蘭）她們，你都認得了？——他說他以前跟你們都同過學，不要我介紹了！

峯 黃小姐認不得我了麼？（握手）

蕙（視蘭）哦！原來是你！

峯 馮小姐還記得麼？（伸手）

蘭（注視，鎮定地握手）你改了名字？

峯（微笑，點頭，向蕙）剛才讓老伯受驚了，此刻是特地來道歉的。——

哉 原來跟小女都同過學？那更不用客氣了。

峯 他們弟兄對地方上人物不很清楚，所以剛才讓樹堅兄受屈了，異常抱歉！

哉 我剛才回來聽說了，這倒是他自己的荒唐，也是我的過失，洪隊長太客氣了！——請坐！

峯 老伯不用客氣，戰事緊縮，馬上去阻止敵人上山，就要告辭了。

哉 哦，敵人有攻山的企圖麼？

峯 是的，所以這兒對於老伯全家的安全，很難說有保障，剛才樹堅兄說，全家所以沒有遷走

，就是爲了老伯——

哉 唔唔。

峯 哦，黃老伯，這次抗戰是國家民族的生死關頭，個人的利益，有時不得不因國家的利益而遭損害，當然，這種損害有時候本來可以避免的，——



哉 (打斷他) 哦，你的意思是指我的紗廠？

峯 對於老伯的紗廠事前沒有搬出去，感覺異常……

哉 (微笑) 那倒沒有什麼！

峯 而且也太可惜了！

哉 (沉痛) 不是可惜，而是可恨！

峯 可恨？

哉 (憤激) 恨只恨我沒能够親手炸掉它！

峯 (驚) 老伯，您？

衆 (同時，大驚) 啊？

哉 我雖然預備了炸藥，可恨我去遲了！

峯 哦！原來您已經——？

哉 洪隊長，我很能了解你來此的意思，但請你放心：我對於自己的廠雖然留戀，但事前既然沒有搬走，此刻又沒能炸掉，那我當然只有走！——我決不是在敵人羽翼下苟且偷生的人！  
(欣然握手) 老伯！……您的紗廠目前雖被敵人搶奪了，但我可向您保證，將來有一天，

我會親手把這紗廠交還給您！

戡 (微笑) 我相信你的保證！

峯 那就請老伯馬上準備行裝吧，我已經派定十個弟兄，乘敵人沒攻上山來之前，護送老伯全家出境。

戡 (感動) 哦！(抓他的手) 洪隊長。不圖在這亂世當中倒讓我碰見你這樣的青年！

峯 (微笑) 老伯，青年到處都是，(拍強肩) 這兒就是！

戡 他？唔，孩子！

峯 他自己可不承認是孩子啦！哦，老伯，弟弟去報名登記，可會稟明過老伯？

強 (窘急) 隊長，你幹麼告訴爸爸！

戡 唔，他倒沒告訴我——

峯 弟弟的勇氣倒是可嘉的，只是年紀太小！

強 隊長！我過了年馬上十六了。

戡 不要吵！你過來！——你願意跟洪隊長去麼。

強 嗯。

哉 你走得了路，吃得苦麼？

強 呢。

哉 你還那麼好吃，好玩麼？

強 （難爲情，搖頭。）——

哉 好，只要你有胆量！——洪隊長，我對於孩子們的思想行動一向是放任的，現在有你照應

，我更放心了。——就請你攜帶他！

母 （驚）怎麼，你？

哉 （制止她）你別管！

峯 好，那末，小弟弟你停會兒自己歸隊吧。我去指派弟兄們，先告辭了。（鄭重地）老伯，

（目視諸人，及於馮蘭）抗戰，不僅是國家民族掙扎其歷史上壓迫的生死關頭，而且是我  
們民族工業掙扎它歷史上壓迫的生死關頭；同時，（視馮）也是個人掙扎他歷史上壓迫的  
生死關頭！——要獲得我們的自由光明，只有抗戰！

哉 （首肯）是的。

蘭 （目視之）是的！

峯 所以，願我們大家都在抗戰的路上再見！（下）

（毅哉，樹堅，樹強送在門口。）

蕙 （驚喜）蘭姐！原來真是他回來了！

蘭 （吟味地）——自由光明，只有抗戰！——妹妹，你聽見嗎？

哉 （視堅）唉……你又闖了禍！

母 （責問地）你怎麼讓樹強跟他去？你發瘋啦！

哉 你別難過！這不是太平時候了！這次逃難，你還能讓他孀生慣養麼？出去閱歷閱歷也是好的，難得他有這個志氣！

母 你真發瘋了！你怎麼忍心——

哉 不是忍心！他既然決心要去，應該完成他的志願！

母 你簡直是胡說！

強 媽媽！

母 我眼巴巴地等了他回來，你偏要讓他離開我！你到底存的什麼心！

哉 我已經答應別人了！

母 你答應了我沒答應！

哉 （堅定地）我決定了！

強 媽媽，您別……

（黃母哭，樹強勸慰之，少泉上。）

泉 客人走了，經理？

哉 少泉，你來得正好，（沉痛地）紗廠和我的家，就完全交給你保管了！可守則守，能守到什麼時候，就守到什麼時候！萬一不能守，就丟了它！不久，軍事上一經轉敗為勝，我就回來的！

泉 經理放心！十幾年來承經理栽培，正是無從報答。這一次，經理雖然走了，這個廠，這份家業，是不會讓鬼子強佔去的，除非他們殺了我！

哉 （急制止）少泉，你怎麼說這樣不吉利的話！——哦，我相信我們不久就會回來的！（撫其肩）少泉，這兒的事我完全信託你了！

泉 是，經理放心吧。這兒是箱子，東西都在裏面，我到各個房間裏點看東西去了。（下）

母 ——孩子，媽不會恨你！媽不過是疼你，捨不得你，你既然一定要走，我知道是留也留不

住你的心的。不過孩子，你就得處處留神，不要傷了你媽媽的心！

（母子均流淚。）

到什麼地方去，你們各人決定了麼？

去的地方末，當然是上海好了，至於各人，還有什麼決定不決定，要走，自然全家一起走。

我希望全家都去上海。

你還是想去上海？

是的。

好，我不勉強你，你一定要去上海，也可以，只要不去做投機買賣，不同漢奸來往。

怎麼，上海你不去麼？

上海沒有我做的事，而他們的表叔——章式如，早就請我去漢口，就乘這個機會去一趟。

——可是你們呢，樹蕙，蘭兒？

我的意思也是該去漢口。

當然，此刻應該到後方去！

是的——

堅 (打斷她向蘭) 你爲什麼去漢口？

母 要走，全家一起走呀，怎麼又是漢口，又是上海呢？

哉 那末，你自己？

母 你還問我！你去漢口我自然也去漢口了。——樹堅，那末你也別去上海，一起去漢口吧！

強 對了，全到漢口去吧！

堅 (憤然地) 我不去漢口！

哉 在這種時候，應該聽各人自主，樹堅，你還要去上海麼？

堅 嗯。

哉 那你就去上海吧，只要記着我的話。——你們都去漢口麼？

蘭 是的。舅舅。

堅 你不能去漢口！

母 我過不慣上海那種生活！

樹堅，那也不要去上海了！

哉 我說過了，誰也不要勉強別人，在這種時候，應該聽各人自主！你們各人快去收拾自己吧！

碎東西！洪隊長派的人一到，就動身！

（大家沉默。）

哉 各人快去收拾啦！

（樹堅，樹蕙，馮蘭都退下。）

母 （向強）你不慌走！我就來。（下）

強 （點頭）嗯。

哉 樹強，你過來。

強 爸爸。

哉 （爲之整理衣裳）你的衣裳爲什麼總是穿不整齊呢？

強 （低頭整理）——

哉 你跟洪隊長去，將來不後悔麼？

強 決不！

哉 那就好！

（黃母持一布製褲帶上。）



樹強，來！這本來是爲了逃難給你預備的，此刻既離開媽，還是給你吧。（替他繫在腰間）  
強 我不要。

樹強，這是媽的苦心，你繫上！

母 當心，這裏面縫了一百塊錢鈔票，大票小票都有，用的時候別讓人家看見！（泣）平常自己小心身體，媽不能照顧你了。——

哉 ！——你也別再讓孩子難過了。（給強一紙條）這是你章表叔漢口的住址，給我信就山他轉。  
母 孩子，你就坐會兒，我去弄點東西給你吃飽了再走。（下）

哉 （候母走了）樹強，你還等母親來再哭一場才走麼？

強 哦，（明白了）爸爸，那我就走了。（難堪地看着父親，挨着牆退去，不圖又碰歪了對聯）

哉 （叫回來）樹強！

強 哦！（急扶正對聯）

哉 （看對聯）你替我取下來！

強 是。（取下對聯）

哉 （捲着對聯）孩子！（走近，愛撫之）去吧，自己保重！

強 (退) 爸，我走了。(下)

哉 (目送之去，捲着對聯，轉身回來)——

(火光冲天，人聲鼎沸。)

(頹然倒在沙發裏，發了一聲從來未有的長嘆) 唉！

(戴媽媽捧飯菜，與黃母同時出現在門口。)

(幕 閉)

——第二幕完——

第  
三  
幕

在漢口：

離江邊不遠的一條馬路上，臨街有所不夠華貴的住宅，裏面寄寓着逃亡出來的黃毅成一家。

這一家已經四分五散了，樹堅去了上海，跟少華做投機事業去了，樹強留在家鄉打遊擊，黃母在逃難時候病死客途，小蘭也在途中夭折了；在這兒的只有毅成，樹蕪，蘭，另外帶着三個僕人：臧媽媽，劉三和奶媽。

但今早，二十七年四月七日，黃母逝世的百日祭，樹堅與少華有電報來說已經由滬到港，即日飛漢口。現在雖沒有到，而樹強却在昨晚回了漢口，今晨趕回家來了。

客廳裏懸着黃母遺像，鮮花素燭，香煙繚繞。

雖然是早晨，窗外滿是陽光，但爲了那臨馬路的窗子帷幔深垂，客廳裏却異常陰黯。因此，毅成所喜愛的那付對聯上的字跡，都不十分看得清楚。

毅成比五個月前顯得蒼老頹唐，樹強也較前瘦弱萎黃，倒是馮蘭與樹蕪反較前健旺。

樹強的衣衫不整，正在向他母親遺像敬禮，樹蕪與馮蘭侍立，稍遠，毅成在那兒低頭悼亡。

強 (垂首，失聲) 媽，——

慙 (輕聲) 別再哭了，弟弟。(也流了淚)

蘭 (推強) 弟弟，你剛回來，昨晚在表叔家沒好睡，保重點身體！——唉，小蘭再也不能來

叫叔叔了！

強 (以淚眼相向) 哦，蘭姐！……

哉 沒想到你哥哥跟姐夫說今天到漢口的還沒有到，你倒先回來了！

蘭 這也不枉舅媽疼了他一場！

蕙 弟弟，你坐下歇會兒吧！裁媽媽替你做早點心去了。

強 已經是「百日」了。爸爸怎麼至今不告訴我呢？

哉 當時是在路上，而且在難中，事過以後哩！想到你又在戰地，這痛苦我自己担載得下，

又何必使你在異鄉難堪呢？

強 怎麼也沒想到媽在半路上就會——

哉 你母親一半是受不了那風霜雨露，一半也是想念你跟你哥哥——

強 (又難過起來) 早知道這樣，當時我就不跟洪隊長走了。

哉 (停) 怎麼，你後悔了麼？

強 誰想到媽在半路上就——

哉（又顯露出往日的堅強）已經做了的事不許後悔！

強跟洪隊長走的事，我自然不後悔，如果不是害病，洪隊長就是打我，也不回來的。

哉（首肯）這才像一句話，既做一件事就得做成功！

強洪隊長昨天已經答應我：在後方休息幾個月，養好病，鍛練鍛練身體再回去。

哉好的，（走向遺像去）要幹就幹到底！——這樣才對得起你死去的母親！（夾燭花，端正

祭品，喟然長嘆）

蘭（向強使眼色）舅舅今兒忘了去江邊散步了麼？

蕙爸爸今兒起來得太早了！

強（看看蘭）爸爸，那我陪您去散步吧。

哉今天是你母親「百日」，我要在家裏休息休息。

蘭我們漢口也沒有什麼親戚，不會有什麼人來的。

哉式如——你表叔他會來的——樹強，你不是說洪隊長今天也要來麼？

蘭（向強低聲）洪隊長要來？

強唔——他說他既送我回家，理應來拜望爸爸，昨兒夜裏他送我到表叔家裏的時候，他跟表

叔說的。

蘭 那麼舅舅，您看報吧？

哉 報？（搖頭）我好久不看報了。

蘭 這兩天津浦路上的消息——

哉 哼，你相信報麼？報紙上那天不嚷着勝利了，勝利了，可是戰爭離我們家還是一天天更遠了。

（大家都沉默下來。）

哉 （微有倦意，輕輕打了呵欠）呵呵——

蘭 弟弟，你昨晚在表叔家不會好好地睡，舅舅也倦了，就陪舅舅到樓上去歇會兒吧。

哉 （個強地站起）怎麼？我老了麼，怎麼一清早就疲倦起來了。（整其衣冠）樹強，（替他整理好衣服）看你的衣裳，——你跟我散步去！（便向外走）

強 噢。

哉 （到門口轉身）樹堅跟少華什麼時候到？

蘭 今天天一亮，劉三就去航空公司問過了，說要十點多鐘才能到。

哉 你們不去飛機場接他們？

蕙 (驚) 哦，哦。

蘭 要過江到武昌，很遠哩！我想就叫劉三去接他們。

蕙 唔，是的，我也怕過江，飛機場也太遠了。

哉 (略一沉吟) 唔——(與樹強下)

蕙 怎麼，蘭姐，少華他們十點鐘就到了？

蘭 剛才劉三去問航空公司的，說十點鐘到——怎麼樣？

蕙 這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

蘭 什麼事？

蕙 昨天映波跟我約好了，說今天八點半鐘等爸爸出去散步的時候到這兒來的。

蘭 這不大好，今天叫他不要來吧！

蕙 哎呀！現在快八點了呀！

蘭 你馬上去通知他吧！還趕得上，舅舅不會馬上回來的，乘這會兒去吧，我跟你一路出去。

蕙 你今兒要出去工作麼？



蘭 今兒是第二期抗戰擴大宣傳週的第二天，我馬上要到工作隊去一趟。——我們快走吧。

蕙 可是少華這一回來，我得跟映波澈底談一下哩。

蘭 那快去吧。——我去換件衣裳。（向自己臥室去）

蕙 哦！我也去換件衣裳。（向後邊樓上跑去）

（戴媽媽捧了一盤點心進來。）

戴 二少爺！二少爺！——哦，人呢？一回家就亂跑。

（劉三捧花圈上。）

三 少奶奶！——哦，戴乾娘，少奶奶呢？

戴 在她房裏吧？——誰送的？

三 還不是章老爺，——老爺在漢口又沒有別的親戚。（向廂房裏一個窗子叫）少奶奶！

蘭 （推開半扇窗子）什麼？

三 章老爺送花圈來了，還沒打發。

蘭 好，你給他兩塊錢吧。

戴 你沒看見二少爺？

三 跟老爺一路出去了。——哦，大老爺跟姑少爺要回來啦，您知道麼，戴乾娘？

戴 是呀！我聽奶媽說啦！今兒就到？

三 乘的飛機，公司裏說十點鐘到。

戴 阿彌陀佛，這一回來要出事情啦！

三 是呀，大老爺跟姑少爺的脾氣都不好對付，一個是霹靂火，一個是笑面虎，少奶奶她們這半年也簡直是變啦！

戴 唉！好好的一家人，一逃難，把個太太歸了西，老爺又變得不管事，一家就沒了主啦！

（樹強一頭衝進來。）

戴 你回來啦？快來，快來，剛做的點心。

強 （本能地笑逐顏開）點心！（忽然想到什麼，縮回來）哦，今早我吃過了。

戴 （奇怪）哎呀，你也變啦，怎麼看見吃的都不要啦！

強 （笑）戴媽媽，你曉得我們時常一餓餓上幾天哩！

戴 別說傻話了，這兩個月可憐苦够了，來家還不多吃點。（送上）吃，吃，吃。

強 （實在也是誘惑，終於抓了一個）好，我吃一個嚐嚐。

三 (放好花園) 二少爺，多吃幾個戴媽媽才喜歡哩！(下)

(馮蘭換了一件藍布衫上。)

蘭 噢，弟弟，你怎麼回來了？

(樹葱換了一件豔麗的旗袍上。)

葱 蘭姐，我們走吧！(驚) 呀，弟弟！

強 爸爸回來了。——在院子裏看花哩。

蘭 奇怪！怎麼又回來了？

強 是呀！爸爸的脾氣真變了，出門走了幾步，又說不高興出去了！——蘭姐，你們那兒去？

葱 蘭姐！這怎麼辦？怎麼辦呢？

(毅哉上。)

蘭 哦，舅舅回來了？

哉 嗯！(看她們一眼。)

(戴媽媽將盤子放下，招呼一下樹強，退下。)

葱 爸爸沒有去江邊麼？

哉 怎麼，樹蕙，你是去飛機場接他們麼？

蕙 唔，不，章表叔不是要來麼？

哉 哦，你們不是要出去？

蘭 我們並沒有要出去呀！舅舅。

哉 那就罷了。（略一沉吟）不過，自從你舅媽去世，家庭之內也就够淒涼的了。（視蘭與

蕙）在這離亂之秋，少華，樹堅他們既然回來，就希望你們大家的感情都能融洽一點——自然，他們最近在上海的生活，大概你們也知道了，專做投機買賣，荒淫放蕩，這我當然要責罵他們的，但是他們既回來了，家庭之內，希望你們也別讓旁人去說閒話才是！

（沉默。）

哉 那你們就不要出去了。——我到樓上去，你表叔他們來，就招呼我。（向樓上去，樹強跟上去照應他。）

（蘭、蕙相視無語。）

（突然）我們每天出門，是不是被爸爸知道了？

蘭 蕙  
（沉思未答）——

爸爸爲什麼說這樣話呢？

妹妹，你跟我說實話，你每天出去跟映波會面，到過那些可以被人家議論的地方沒有？

沒有！沒有！我每次都是到他學校裏去找他，我不願意到那些不三不四的地方去的，而他也敢去，有時他還怕學校裏耳目衆多，所以就乘每天早晨爸爸出去散步的時候，——也就是你去婦女工作隊工作的時候，到這兒來會我。

那麼家裏的傭人呢？

戴媽媽是不會亂說的，劉三，奶媽每次都支開他們的，而且我都特別當心的。

那就別怕，我橫豎是沒有閒話讓人家說的，每天瞞着舅舅到婦女工作隊去做兩個鐘頭工作，別的我什麼地方都沒去，將來舅舅就是知道了，也不能說我什麼閒話！——不過，妹妹，我們的命運是相同的：樹堅跟少華這次回來，一定有什麼舉動的，我們不能够再不拿出勇氣來面對面的，解決這問題了。（打開窗子，窗外陽光、人聲一齊進來）

那末，蘭姐，你是——

什麼？

洪濤來了，你是打算去找他？

蘭 (堅決) 我不去找他！

蕙 (驚疑地) 哦？

蘭 妹妹，我們要從大處——從整個問題上着眼，不要太顧目前了！

蕙 可是今天哩，少華十點鐘到，映波馬上要來，爸爸又回來了。

蘭 那你自然要去一趟。

蕙 爸爸在家呀！

蘭 你別急！想辦法。我們馬上就走。

蕙 再遲了，映波要跑來了呀！

蘭 別慌呀！我們婦女工作隊怕已經出發了哩！我也遲了呀！——我想辦法——看爸爸睡了沒

有？睡了就走。

(樹強輕步跑下樓來。)

強 蘭姐，你們要出去？——你爲什麼——

蘭 這衣裳麼？——在這抗戰時期，穿穿布衣服不很好麼？

強 你是剛才才換的呀！

蘭 (語塞) 唔——哦，弟弟，我告訴你吧：我現在是在婦女工作隊做工作，馬上就要去——

強 (驚喜) 呀！蘭姐，你已經參加工作啦？我一定去告訴洪隊長！

蘭 (止之) 不要嚷，舅舅聽見！

強 不要緊，爸爸睡着了！

蘭 舅舅睡了？

強 我告訴你，蘭姐，洪隊長非常關心你哩！

蘭 (驚) 什麼？他——？

強 你們不都是同學嗎？他時常談到你，說你們在「一·二八」時候，一起做過工作。——

蘭 哦！弟弟，現在別談這些，——你說舅舅睡着了麼？

強 睡着了。怎麼？

蘭 剛才我告訴你在婦女工作隊工作，是沒有告訴舅舅的，今天是第二期抗戰擴大宣傳週的第二天，我非去一趟不可。好弟弟，你到樓上去看看舅舅好不好？——舅舅要是醒了，你別讓他下來，我們去一會馬上就回來。

強 好，你們快去快來。——可是，姐姐你也——

我，我——

蘭 哦，她也是跟我在—道的。

強 (上下看了蕙一眼) 你穿那麼一件衣服？

蕙 哦，哦，剛才的衣裳髒了。

蘭 好弟弟，你快上樓去吧！妹妹，我們就走吧！

蕙 走吧！

(興緻沖沖地向外走，樹強也正想上樓，劉三上。)

三 少奶奶，章老爺到！

蕙 (氣得倒在椅子裏) 倒楣！又走不了！

蘭 (制止) 妹妹！——請章老爺進來。

(劉三退到門口，章式如進。)

強 蕙 表叔！

式如 (溫文爾雅地) 唔，爸爸在家嗎？

強 在樓上哩。



如 你昨夜在我家沒睡好吧？

強 不，好得很，我現在只要有得睡的，不管在什麼地方都睡得好。

如 哦，（看遺像）我下來再行禮吧。（要上樓）可是，爸爸這兩天精神怎麼樣？

蘭 （搖頭）顏唐得很！前些時候是——整天地看報，散步，盼望回家鄉；這幾天更壞了：報

也不看了，也懶得出去了。——沒事，就是睡覺！

如 （嘆息）家破人亡，也够他老人家傷心的了！

憲 請表叔也多勸勸爸爸。

如 （微笑）是呀，我正在勸他哩。

蘭 哦，表叔是不是在勸舅舅開辦新紗廠？

如 對了，我想他老人家不是好清閑的人，有了事業，精神上——沒有問題，會好起來的。

蘭 那末舅舅的意思怎麼樣？

如 他自然還是不肯幹呀！但是我想沒有問題——他總會答應我的。

蘭 怎麼？

如 樹強回來了，樹堅他們不是聽說也要到漢口了麼？他老人家心境一寬，再讓我勸勸，那就

沒有問題——沒有問題了！

（聲）誰來了，樹強？

如 哦！是我——式如呀，大哥！（上樓）我來了！

強 （搶先上樓）表叔來了，爸爸！

蕙 （抓住蘭）蘭姐，怎麼辦呢？爸爸又醒了！——哦！就乘表叔在這兒，抽空去一趟，好吧？

蘭 （沉思）舅舅馬上會下樓來的。

蕙 那——那怎麼辦呢？已經八點二十分了，映波說是八點半來的！

（劉三上。）

三 少奶奶，有客

蕙 （氣）倒楣！又是客！——誰呀？

三 看樣子是位小姐，說要會馮小姐。

蘭 誰呀？請進來。

（來的這位不速之客——婦女工作隊的張隊長，已經粗聲粗氣地一路囑進來了。）

張 馮蘭！馮蘭！馮蘭！……

蘭 （窘）哦哦，張隊長！

張 我們全隊都出發了，你怎麼還不去呢？走走走！

蘭 （窘）張隊長，請你小聲點，——我舅舅——

張 哦哦，密司黃，你好？

蘭 張隊長，請坐吧！——劉三，還不去倒茶，

三 是。（下）

張 （又大聲了）哎呀！你們這門口可麻煩了，我問馮小姐，他們偏說沒有，我記得你是四十五號呀！

蘭 （陪笑）張隊長，對不起，請你小聲點，我舅舅在樓上——

張 哦哦，密司黃，你怎麼不參加我們隊呢？

蘭 （抱歉）哦！今天真對不起，我本來已經要出門了，忽然家裏又有了事！真對不起，讓你又跑了！

張 得了，得了！客氣什麼！哦，你家庭裏怎麼這樣麻煩？是不是有人不讓你出去？

蘭 不不不，沒有！

張 你告訴我，沒關係！讓我跟他開談判！

蘭 （苦笑）沒有！沒有！到我房裏坐吧！

張 那不坐了！走吧！快快快！

蘭 對不起，我還有點事。我們到房裏去談吧！

張 走啦！走啦！哎呀，你們小姐們真是——

蘭 （邀張）房裏坐吧，房裏坐吧！

張 （看遺像）哦，這是什麼玩意兒？

蘭 這是我去世的舅媽，今兒是百日。

張 嘿，你們還來這一套！

蘭 請裏邊坐吧！裏邊坐！（借張，蕙入臥室）

（劉三捧茶盤上。）

三 怎麼啦！人呢？——奶媽！奶媽！

（奶媽上。）

奶 (已經是換了稱呼)劉三你嚷什麼!

三 有客，大概是在少奶奶房裏，你把茶端進去。

奶 什麼客?

三 不知道是個什麼客人：不三不四，橫衝直撞的跟個男人一樣!

奶 (接茶)胡說什麼?

三 你進去看看呀!

奶 (要進去)哦!劉三，大少爺他們到底幾點鐘到?

三 說是十點鐘。

奶 你還不快去接?

三 (老實話)你着什麼急呢?少奶奶還沒有着急哩!

奶 (肚裏有鬼)胡說什麼，你這個人啦!(手指其額)狗咬呂洞賓!人家提醒你!

三 (老實相)嚷嚷，別動手動脚的，二少爺來了!(下)

(奶媽捧茶入馮蘭臥室。樹強下樓來。)

強 (看看那盤點心，想吃，又走開了。)蘭姐呢?——(想進去，又看見那點心，不覺伸手

又拿了一個，但又躊躇起來）

（戴媽媽進來了。）

你吃呀吃呀——爲的是你呀！……

（放下了）我不餓呀？

點心嗎，有什麼餓不餓呢！

（奶媽自馮蘭室內出來。）

好，我回頭吃！——蘭姐呢？（要走）

在她房裏呢！（下）

咳，你別走呀！二少爺，我要問你話哩！

什麼？

（悄悄地）你這回回家來，不再走了？

（笑）噯，——還沒一定呢！

怎麼沒一定哩？

要是我們中國打了勝仗呀，我就不走了！

敵 (恍然) 噢!

強 哦! 爸爸下樓來了。

(毅哉和式如談着話下樓來，戴媽媽退下。)

哉 ——隨你怎麼講：說我壯志消沉也好，說我忘了民族利益也好，這是一個事實問題！——樹強！窗子誰打開的？關好！——這不是事實麼？半壁江山是丟了！家鄉的收復是無望了，先人的廬墓淪於敵手，而老妻的屍骨已寒，寃夢未安——

如 哦，大哥，讓我先來行禮。

(式如敬禮，毅哉答謝，畢，樹強退入馮蘭臥室。)

如 大哥，——你的痛心史我是知道的。

哉 說起舊廠，我二十年心血，是盡付東流了，當時搬既沒有搬走，炸又不曾炸掉，現在更是消息杳然！——剛才樹強不是說麼，連他都不知道！常州南京的廠又都完了，你叫我在這時候再去創辦新廠？——辦了新廠拿什麼保障呢？

如 拿什麼保障？

哉 我的恆豐紗廠沒有搬出來，過去的事不說它了，如果再辦新廠，將來的命運還不又是一

樣？

如 那沒有問題！——拿我們的勝利來保障呀！

哉 勝利？我們有什麼勝利？上海、天津、北平、南京、濟南、杭州、太原，這些地方的失陷，就是我們的勝利麼？

如 大哥，這是沒有問題的，我們是長期抗戰！你知道這兩天台兒莊的戰事嗎？

哉 （制止他）你不要再跟我講報紙上的消息！

如 （碰了釘子只好微笑）好，我們不談這些勝利吧，那麼，大哥，你說辦紗廠沒有保障，是不是因為家鄉的恆豐廠沒有搬出來——？

哉 （微微一驚）恆豐廠？

如 當然，在抗戰初起的時候，大家還沒有注意到工業的重要，所以未免計劃不週，但到將來——沒有問題的，抗戰持久下去，一定會——

哉 （又打斷他）式如，你以為我會抱怨誰麼？不！我的紗廠二十年來絞盡心血，艱苦支持，從來也沒抱怨過誰！這次廠沒有搬出來，我當然更是不怨天，不尤人的！

如 （肅然）我對於大哥過去那種在毫無援助的情況之下，排除萬難，艱苦奮鬥的大無畏精神



，一向是當作表率，當作模範的。……不過，大哥！（微笑）如果你對於過去的事既不介意，那你所要的保障，我可以給你！

哉（笑）式如，你還是拿你的勝利來保障麼？

如（微笑）你既然不相信我的勝利，那我就拿抗戰來向你保障！

哉 抗戰？

如「抗戰到底」是既定的國策，你還不信任麼？只要抗戰到底，不就是對於我們民族工業的最大保障？要抗戰到底，必然要建立民族工業，要抗戰到底，也必然要保護民族工業！

——這是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的呀！

哉 話是對的，——未免空洞！

如 那是沒有問題的：在「抗戰到底」的原則下面，這個保障會具體起來的！

哉（視之而笑）式如，你今天好像是替誰來做說客似的。

如（大笑）大哥，你知道我近年從事於工業，早就沒有做官了！——如果是做說客，那是替我自己做的：因為是我要請你出來辦紗廠呀！

哉 那「你」又何必向我提出保障呢？

如 那沒有問題呀！——建設民族工業難道不是你我的責任？

哉 (搖頭，笑而不言。)

(樹強自馮蘭臥室出。)

如 好好，我們丟開這一切保障呀競爭呀不談，我個人來請求你，該沒有問題吧！我從去年八月裏開始籌備以來，四萬鎊的機器已經在英國訂好了，工廠的地皮也看好了，現在所成問題的：是缺少資本，工廠不能建築，主持無人，工廠無法進行！大哥，你不出資本，你不來主持，你叫我這個廠怎麼辦呢？

哉 式如，以個人關係講，我不是不幫忙，去年，三十萬款子本來已經匯出了，爲了戰爭，才發生變化。目前戰局如此，我勸你也是暫緩爲是。

如 說到戰局，更是沒有問題呀，這兩天津浦路上——

哉 (急止) 別跟我談報紙上消息，——式如，你呀！什麼都是「沒有問題」，「沒有問題」的！

如 哦，大哥，(笑)我見了你可就成了問題了！——好，這個也不談了，今天我約好了吳工程師去看工廠的地基，大哥我請你一路去看看，順便指教指教我，這該沒有問題吧！

（笑，無從拒絕）今天還有客！

我汽車在門口，一會兒工夫。

樹強，洪隊長不是說要來麼？

是的，可沒說定幾點鐘。

哦，洪春峯麼？昨天晚上和我談了很久，是個很有見地的青年。那我們就先去看他，

再去看紗廠的地皮吧？

你知道他住的地方麼？

知道。

那你叫劉三拿馬褂來！——你領我們去會洪隊長。

劉三，拿老爺的馬褂來。

樹強，你在那邊的生活怎麼樣？

（劉三捧馬褂，手杖，帽子，手套上，替穀穀着好，下。）

那兒好極了！只有我們打敵人，敵人打不了我們。生活得緊張、嚴肅，而又快活！……  
你是不是還要去？

強 我休息幾個月，身體好了，還要回去的。我已經學會了爬山，跑路，打槍了；並且練習了三天不睡覺，三天不吃飯哩

如 (笑) 啊啊！好極了——

哉 走吧！

(殺哉、式如、樹強下。——立刻樹強又奔出來。)

強 (推開馮蘭窗子) 蘭姐，你們走吧！我跟爸爸去看洪隊長。

蘭 去看洪隊長？——他不到我們家裏來啦？

張 哦，小弟弟你出去？

強 再見！張隊長！蘭姐，你們快走吧！（奔出）

(樹強，馮蘭，張隊長自外窺出。)

張 嘿！你們的家庭真是！出去做點工作有這麼麻煩！

蕙 蘭姐！快走吧！八點半過了！

蘭 好，就走吧！——張隊長，我們走出去再談吧！

(三人剛要出門，劉三進來。)

三 小姐，有客會！

蕙 （又氣）又有客，又有客，今天就別想出去了！

蘭 誰？

三 會小姐的（低）就是那位李先生。

蕙 哦，他！

蘭 劉三，去請進來，——哦，此刻快到九點鐘了，你馬上到飛機場接大老爺跟姑老爺去！

——嗯，再叫奶媽馬上到小菜場去：買隻雞，買幾斤肉，多做點菜，——再叫戴媽媽來倒茶！——好，快去吧！

三 是。（下）

蘭 妹妹，我都替你安排好了，你就在家裏和映波談談吧。但要快一點，奶媽他們就要回來的。  
——張隊長，對不起，我們走吧。（下）

張 可是密司黃，你下次來參加我們工作隊呀！（全下）

蕙 好，好。

（戴媽媽急上。）

戴 小姐！李先生又來啦？

蕙 嗯，你去請他進來吧！

戴 （不同意）唉，我的小姐呀，這……不好呀！姑少爺今兒就回來啦！

蕙 哦，好戴媽媽！我知道！今兒我不能不見他！

戴 老爺馬上就要回來呀！

蕙 不礙事的，戴媽媽！老爺有會兒才回來哩，今兒我就見他一次，（欲泣）下次，他也不會來了。

戴 唉！也可憐——好，小姐，我只照應你這一次了！下回我可——（匆匆下）

（李映波上。）

波 （態度從容地）蕙，今天我等壞了，爸爸怎麼到此刻才出去？（握她手）

蕙 （呆呆地看他）波，你來了！

波 怎麼？你今天不舒服嗎？

蕙 （熱烈地嗚咽地）映波，映波！

波 （驚異）蕙！蕙！怎麼啦？

蕙 (盯住他) 波！怎麼辦？——他回來了！

波 (大驚) 什麼？少華回來了？剛才汽車裏——？

蕙 (搖頭) 那是我表叔，他昨晚來的電報，已經到了香港，今兒跟哥哥一路從香港乘飛機來，馬上就要到！

波 他到漢口來幹嗎？

蕙 還不又是接我回上海！——哦，映波——我現在就要問你了：怎麼辦呢？

波 (堅決地) 別跟他回去！

蕙 那是當然的！——可是我們怎麼辦呢？

波 (沉思) 我們——？

蕙 映波，我問你：

波 唔？

蕙 你是不是真的愛我？

波 蕙，你現在怎麼還問我這個話？我不是在你結婚以前就愛你麼？

蕙 我是問你現在！

現在，當然還是一樣！

那你爲了愛我，是不是願意爲我犧牲一切？

——你是什麼意思？

你不管！——你是不是願意？

爲了你！——我當然願意。

那你就帶我走！

走！

我們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！我不願意跟他回上海，我不能跟他回去受那種罪！——我不愛他，他也並不愛我，簡直是囚犯生活！——我們走！走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去，他看不見我們，我們看不見他，就算了！——映波，怎麼？你不願意？你在想什麼？你爲什麼不說話？

哦，哦，我不是不願意。……

你怕？

我並不怕！

你是？——



波 我想，我們，還是應該理智一點！

蕙 理智，理智，你又理智了！在我結婚的時候，如果不是你理智，理智地考慮，也不致有今天了！

波 那時候是你願慮你的家庭呀！

蕙 當時是我怕負拐逃的罪名呀！——哦，映波，現在不要講過去了，你馬上想方法帶我走吧！波，我知道你愛我，你離不開我，我更離不開你！我們一路走吧！我們生也生在一起，死也死在一起！

波 (慰之) 啊，蕙！那末，你說，到那兒去呢？

蕙 (振作) 隨便到那兒去！——只要他不知道的地方！

波 有什麼地方他會不知道呢？

蕙 我們不告訴他！

波 他不會登報緝拿我們麼？——再說，逃到一個陌生地方去，我們又怎麼生活呢？

蕙 我去做老媽子，做女工，做什麼都可以，只要我們能够自由！

波 你又感情衝動了，做老媽子你會燒飯嗎？做女工你有力氣嗎？——而他還是可以登報緝拿

我們呀！

那末你說——？

波 蕙，所以我們還應該理智地想一想。——再說抗戰不到一年，生活已經够苦了，再抗下去，再流亡……！

蕙 別講這些空話了！映波，你說，到底怎麼辦？

（戴媽媽推門入。）

戴 小姐！小姐！奶媽回來了，讓李先生走吧！（下）

波 （驚）怎麼？

蕙 回來就回來吧！我今天什麼都不管了！

波 （這才看到遺像）哦！今天是——

蕙 媽的百日。

波 （要立起）那我該——

蕙 算了吧！——你快說，到底怎麼辦？怎麼辦？

波 以前我們不是說過麼？應該理智地合法地先解決你們的離婚問題，我們的問題才能解決！

蕙

「理智地合法地解決」，說是容易，可是怎麼辦呢？所有的辦法不都是想過了麼？要求他離婚，他肯麼？他儘管不愛我，他是死要面子的，法律起訴麼，可是法律能准許我和他離婚麼？我們的法律對女人是平等的麼？還有我爸爸家裏的問題呢？他又會允許我這樣做麼？

波

（沉思）——

蕙

你在想什麼？你爲什麼不說話？——哦！映波，我明白了，你並不是真的愛我，你不肯帶我走，你不願意爲我犧牲一切，（哭）哦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！

波

（急擁之）啊，蕙，蕙，別難過！我愛你：如果不是真的愛你，叫我馬上就死！

蕙

（急掩其嘴）別胡說！——聽，誰來了？

（戴媽媽上。）

戴

（責備地）小姐！

蕙

哦！——

戴

二少爺從對面馬路上來了！——老爺一定回來了，快點，快點！（下）

波

那末，蕙，我走了！（抓她的手）但是，蕙，你放心，我始終愛你！愛你到我最後一口呼吸！但你讓我更冷靜更理智，更多方面地考慮一下。明天，你到我那兒來！

你就走？（淚流滿面）——明天？知道以後我們能不能見面呢？

波 蕙！你怎麼說這樣話？

蕙 你想，他回來了，會讓我出門麼？

波 蕙，別氣餒！你要奮鬥！明天我非要見你不可，無論如何，你一定來！明天，我們再作最後的決定！——好，我走了，我還是從後門走了，你自己保重，放心，我是永遠愛你的

！（下）

蕙 啊！（掩面而泣，奔回內室）

（戴媽媽進來，看看動靜，追向內室去，樹強上。）

強 （敲蘭窗戶）蘭姐！——還沒回來？——戴媽媽！

（馮蘭奔上。）

蘭 弟弟！

強 哦！蘭姐你回來啦？正找你哩！

蘭 我在馬路上看見你在前邊走，恐怕爸爸提早回家，所以追回來，——爸爸呢？

強 爸爸坐汽車看紗廠的地基去了；——剛才去找洪隊長，不在，爸爸叫我先回家，我怕洪隊

長來，我又怕你們還沒回，就趕回來了。

蘭（驚喜）那末洪隊長還是要來？

強 嗯！姐姐呢？

蘭 她在家，沒出去。（沉思）

強 我看姐姐去。……（走）

蘭（忽然叫住他）弟弟！

強 唔？

蘭 你剛才說——

強 什麼？

蘭 你不是說洪隊長他——

強 哦！洪隊長他時常跟我談到你呀！

蘭 他說我什麼？

強 他說你以前在學校的時候，做工作怎樣熱心，怎樣能幹，他又談你們在「一·二八」時候怎麼下鄉宣傳，怎麼樣又被送回來。……

蘭 哦！——他還講別的什麼？

強 別的沒講什麼。——哦！他還問過我你現在爲什麼不去做點工作？

蘭 (急) 你怎麼說？

強 我說：哥哥死不讓你出去呢！

蘭 那麼他？——

強 他就問我：你嫂嫂跟哥哥的感情不好麼？

蘭 你怎麼說的？

強 你們的感情是不好嘛！

(戴媽媽上。)

戴 少奶奶，小姐在房裏哭哩，唉，真可憐！您去勸勸她吧！

蘭 (驚) 唔？

戴 剛才李先生——

蘭 (打斷她) 哦，哦！我知道了，就來。

(戴媽媽下。)

蘭 哦，弟弟，我托你一件事：如果停會兒洪隊長來，你跟他說：我要單獨見見他。

強 （天真地）做什麼？

蘭 我，我要同他談談，談談幾個老同學的下落。

強 我想他一定願意見你的。

蘭 那我去看看姊姊。

強 我也去。

蘭 嗯，你等會兒再進來吧。——哦，是舅舅回來了？

（毅哉與式如談着話走進來，樹強侍立，蘭下。）

如 現在大哥你看：在英國訂的四萬錠的機器，通知來了，沒有問題馬上就可以交貨，紗廠的地基，經你這一看，沒有問題又解決了，假如，大哥你肯答應出來號召主持，這新中國紗廠不是馬上可以成立，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了麼？

洪隊長還沒有來？（脫馬褂等）

強 （接衣帽手套等）沒有

哉 噢！剛才路上碰見過他，又走那兒去了？——式如，你自己好好幹吧，這塊地基不錯，

尤其是你定單上那部新機器，——自調給棉機，在中國還很少見哩！我呢，當然可以從旁邊幫你的忙。

如（天真地，像孩子似的口氣）大哥，你單是幫忙怎麼行呢？我的人力財力都不够呀！它需要你的資本來支持它；更需要你這樣的專家來籌備經營呀！

哉（不同意地笑着）哼，——樹強，劉三不在家，你就在樓下照應，洪隊長來，告訴我。

——式如，你怎麼老是丟不開我呢？講着講着就轉到我頭上來了！——告訴你：目前，你要我辦新紗廠，比做什麼都困難！（上樓）

如（笑）大哥，你的固執跟你的毅力是同樣的堅強！（全下）

強（又看見那點心了，躊躇至再，拿起一個，剛咬了一口，像聽見什麼）誰？

（戴媽媽引洪春峯上。）

戴（狂喜地）二少爺！桃哥兒來了！

強（噎住了）哦，隊長！

峯（大笑）樹強！你吃零食的脾氣還沒改掉？

強 我——



戴 他呀，脾氣變啦！回家來什麼都不肯吃啦！——哦！桃哥兒你坐，我去倒茶！（匆匆下）

峯 戴大媽，你別客氣，——怎麼，今天是——？

強 （低頭）我媽的百日，——媽已經去世了！（要哭）

峯 哦，小弟弟，別難過。——爸爸在家？

強 在樓上哩。

峯 那請爸爸下來吧，我要行禮。

強 我去叫爸爸。（剛要上樓，又轉身）哦，隊長，你知道蘭姐——我嫂嫂進了婦女工作隊麼？

峯 （驚喜）哦！真的——？

強 你不要跟她談談？

峯 怎麼？

強 嫂嫂叫我跟你說，她自己單獨要見見你哩！

峯 （驚疑不定）要單獨見我？

強 她說要問你幾個老同學的下落。

峯 (故作鎮靜) 哦！——那末，——回頭再說吧！

強 先請爸爸下來？(轉身要去)

好的。——(又急忙叫住他) 樹強！

強 怎麼？

峯 那末，就請你嫂嫂先來談談吧。

強 (又轉身) 那我去喊她來。(走)

峯 (混亂地，又喊住他) 哦，樹強！

強 (回頭) 又怎麼？

峯 (轉念) 哦！沒什麼。——你快點去。

強 好。(下)

峯 (再想追樹強，已經走了。便在室中徘徊猶豫起來)——我到底見不見她呢？——來了！

(便振作起精神)

(馮蘭拉着樹強進來。)

強 隊長，嫂嫂來了。

蘭 (很客氣地) 洪先生!

峯 (也很客氣地) 哦! 密司馮。

蘭 請坐!

峯 謝謝。

蘭 昨晚剛到麼?

峯 是的，跟小弟弟同路呀!

蘭 哦哦，是的，洪先生這次來，有公事麼?

峯 是的，有點公事，順便就送小弟弟回來。

蘭 那謝謝您了。

峯 別客氣。

(沉默。)

(戴媽媽捧茶上。)

戴 桃哥兒，吃杯茶，你就在這兒吃飯啦! 我去替你做點菜，唉! 家鄉人，不容易呀!

峯 戴大媽你別客氣!.....

戴 (忙碌地走了) 你也不要客氣，我們二少爺多承你照應哩！

(戴媽媽下。沉默。)

蘭 請用茶。

峯 謝謝。

蘭 (找話說)——哦！洪先生是第一次來漢口麼？

峯 是的，以前沒來過。

蘭 印象怎麼樣？

峯 嗯，很好，很好，

強 哦，蘭姐，你不是說要打聽老同學的消息麼？

峯 哦！密司馮是要打聽誰？

蘭 (驚) 哦！——那末我就問你一個人吧！

峯 誰？

蘭 那末我們老同學洪濤——近來怎麼樣了？

峯 (猛然一驚，又微笑了) 目前，您不知道他在那兒麼？

蘭 目前我倒知道。——我不知道的是他那次離開學校以後的情形。

峯 哦！那很簡單，他不得而已；離開了家鄉，就在一些見不到老同學的地方流浪了五個年頭，把自己磨鍊了一下。去年抗戰以後，他就又回到了家鄉了。

蘭 哦，磨鍊了一下？是不是連感情也磨鍊掉了？

峯 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蘭 他不是有個女朋友麼？您不知道？

峯 我應該知道。您說的就是——？

蘭 當然，他們也並不算是十分好的朋友，不過在一起工作過談過幾次話，也很談得來，而且互相都希望過能够做成最好的朋友的。

峯 哦！我知道的。

蘭 那他（微有恨意）爲什麼連一封信也不給那女朋友呢？

峯 環境不允許他。——您該知道他去的地方？

強 （張大眼睛）你們說的是誰？

蘭 我的兩位老同學。

強 有一個也姓洪？

峯 噯，都是我們最要好的朋友。

蘭 哦！環境不允許他？……

峯 而且後來，他也聽說那女朋友結婚了。

蘭 你知道她爲什麼結婚麼？

峯 後來才知道：據說也是不得已，是麼？

蘭 （追憶）她原先欠了一個親戚的人情上的債：那親戚曾經供養過她母親，並且撫養她自己成人，所以後來硬要娶她做自己的兒媳婦，而她的母親呢，孤苦伶仃，沒有辦法來償還這筆人情債，也就逼着她結婚。於是，她就去還了債了。

峯 （撫然）哦！……

蘭 那末你說他後來才知道，是說的抗戰開始以後麼？

峯 是的。

蘭 那末他在抗戰後爲什麼依然不寫信給那女朋友呢？

峯 （微笑）侯門深似海！——而且他同那女朋友五年不見了，知道她又變成什麼樣子了呢？

現在他知道了沒有？

聽說她最近又從六年前的生活裏復活了，是麼？

那他爲什麼像有點怕見她呢？

哦！（嚴肅地）並不是怕見她；相反地，他倒很想見到她。不過，他所希望於那女朋友  
的，是爭取她的自由，解放！所以他不同意以私人間的感情糾紛，去妨礙她自由解放的  
路！

（霍地立起）哦，那我了解他了！——你是要見舅舅麼？——弟弟，你去請舅舅下樓來  
吧！

強 哦！你們談完啦？——我簡直不懂！（下）

峯 （驚喜欲狂，情不自禁）哦！（緊握她的手）你還是跟六年前一樣！

蘭 你記得臨逃難那一晚，你說的一句話麼？

峯 （驚）哦！

蘭 （微愠）你的記性！——你說希望我們在抗戰的路上——

峯 （狂喜）哦！蘭！今天我們果然又見面了！（要擁抱她）

蘭（推開他的手）滿！你想製造私人間的感情糾紛麼？

峯（恍然，再握其手）哦！蘭！

蘭那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？

峯（冷靜下來）希望你百尺竿頭，再進一步，等到你完全解放的那一天，我們自然會見面了！

蘭（還握其手）好，給我一個相當的時間！（互視良久）

（毅哉與式如爭執着下樓來，樹強隨後。）

哉你的所謂勝利，根本就是一種幻想。

如你說是幻想麼？沒有問題，只要你答應我。

哉哦！洪隊長！——先見客人吧！（與洪握手）

如唔！您來了！（握手）

峯老伯和章先生早回來了？對不起得很，剛才到總部接洽公事，來遲了，——讓我先行

禮吧！

哉您客氣！



（春峯敬禮，殺哉答禮。）

哉 謝謝，請坐吧！

（蘭偕強退下。）

如 （膠着地）大哥，不管你說我是幻想也好，說我是孩子氣也好，只問你一句：如果最近戰事上有了轉機，獲得勝利，那你是不是答應我來主持新紗廠？

哉 式如，有客人在這兒，回頭談吧。我要跟洪隊長談家鄉的事哩！

如 不！洪先生不是外人，昨天晚上我已經跟他談了。

峯 哦！是什麼事？

哉 （笑）他簡直像個孩子了，要我和他打賭！

如 沒有問題！你說我是小孩子也可以，洪先生我告訴你，我是勸大哥辦新紗廠，今天已經談了一上午了！

哉 他簡直像個說客似的！

如 我什麼都預備好了，機器訂好了，地皮看好了，只要大哥出來主持一切！

峯 哦，辦紗廠的事？好極了，我正有事來報告哩！

如 我什麼都沒有問題了，可是大哥——他既不肯認民族工業應該在此刻發展，可是他自己卻怎麼也不願開辦！

峯 原因呢？

如 他認為戰事節節失敗，工業沒有保障。

哉 （嚴重地）式如！也不是那末簡單！

如 再一點，就是由於過去的教訓，大哥——他有點灰心。

哉 （嚴重）式如！

如 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的，大哥！洪先生不是自家人一樣麼？（微笑）可是你怎麼樣，願意跟我打賭麼？

哉 這不是兒戲麼？

如 不！你說，大哥！最近戰事如果獲得勝利，你就出來主辦我們新中國紗廠，是不是？

哉 （搖頭笑）式如，你越過越像個孩子了！

峯 黃老伯，章先生，請讓我先報告一個消息好不好？

哉 （驚）哦！是家鄉的麼？

峯 是的，——這消息得了也不過一兩個月，但因為交通阻礙，沒法寄出信來，所以連樹岑都

沒有告訴，怕的他聽了空惹得一肚子不高興。

哉 (驚起) 是關於我們紗廠的？

峯 是的，前次我跑到城裏工作，才打聽到的。

哉 (急促地) 怎麼樣？

峯 紗廠已經完全被日本浪人和漢奸霸佔了，那位劉管事，不知下落，據說因為他不肯交出廠，已經遇難了！

哉 (憤怒) 哦！——

如 少泉遇難了？——

哉 這樣說，我的廠完全完了，二十年的心血完全白費了，跟我十幾年的——可憐的少泉——也死了？——

峯 老伯，別難過！去年在家鄉的時候，我曾經向您保證過：將來總有一天，我會把那紗廠親手交還給您的，現在，軍事上的失利，使得家鄉離得我們更遠了，可是老伯，我依然向您保證，我總有一天要把紗廠交還給您的！——您不相信麼？那我告訴您第二個好消息。

如 軍事方面的？

是剛才從總部得到的消息：今天天亮的時候，我們軍隊完全克復了台兒莊！

（驚）已經克復了？

並且殲滅了敵軍三萬人！這是抗戰以來空前的一次大勝利！

（窗外起了噪聲。）

哉 真的？

（噪聲更高。）

峯 這是總部的正式電報！聽，消息已經傳來了！——

（馮蘭，樹強，樹蕙奔出。）

什麼事？什麼事？（去打開窗）

蘭 外邊叫什麼？

叫什麼勝利？

（戴媽媽，奶媽也奔上。）

戴 是打勝仗了嗎？二少爺！是打勝仗了嗎？

（外面報販重複地叫：『看號外！號外！看我軍克復台兒莊，看殺死敵軍三萬人的號外！』）

（接着羣衆狂潮一樣的歡呼壓過來了，

——慶祝克復台兒莊！

——台兒莊勝利萬歲！

——中華民國萬歲！

遠處來了鞭炮聲，）

強 看啦！多少人呀！像潮水一樣！

戴 二少爺，打勝仗了，你不走了？

（大家都擁到窗前。）

（口號聲，歡呼聲，鞭炮聲經過窗下。）

哉 （最後走到窗口，聽着那狂熱的叫喊，嚴肅的面孔也笑開了）哦！……

如 （笑，熱情地）勝利的消息已經來了！

哉 （突然抓住式如的手）老弟！我答應你主辦新中國紗廠了，資本，除了三十萬，我再投資二十萬！

（劉三領少華樹堅出現在門口。）

三 姑少爺跟大少爺到了！

（口號聲，歡呼聲，鞭炮聲雜然並作。）

（幕 閉）

—— 第三幕 完 ——



還是在漢口，也依然是那間客廳，但黃母的遺像移去了，室內增加一些寫字檯，文件櫃，電話機之類，窗帷吊起了，窗扇也打開着，雖然快到冬天。

這是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左右，樹堅少華到漢口已經半年，殺戒的工廠也建築了過半。卅敵人四路圍攻武漢，形勢危急，我們已作有計劃的撤退準備了。

劉三搬了梯子來，在收拾古玩字畫。

街上人聲雜亂，異常不安寧。

（戴媽媽一路叫了進來。）

戴 二少爺，二少爺！——一個人也沒有？

三 （在梯子上）戴媽媽，二少爺不在這兒！

戴 哦，你在做什麼？

三 外邊風聲不好，大家不都說靠不住了嗎？老爺在忙着搬廠裏的機器！家裏也得收拾收拾呀！

戴 是呀，外邊亂糟糟的，人家都在搬家啦！我們這位小祖宗一早起來就跑去，老爺也不管。



三 老爺呀，這半年來就忙了一個廠，家裏什麼事都不大管，大少爺他們是整天不在家，少奶奶她們得空就溜出去！囉！這一個家——

戴 （慨嘆）唉！太太一去世！這個家就沒了主啦！——你看，我們的小祖宗現在還有人管他嗎？唉！（出去）

（奶媽迎面進來。）

奶 （惱聲）戴乾娘，大少爺回來沒有？

戴 大少爺不到半夜會回來嗎？你真是！

奶 外邊更亂得厲害啦！馬路上盡是搬家的！

戴 呀，真的，我們的二少爺呢？唉！我的小祖宗！（下）

三 （在梯上）你找大少爺幹嗎？

（罵）啊唷！是你呀！——！

三 你有什麼事？

奶 嗯——我——！

三 你這陣子怎麼老是要找大少爺？

奶 (故作得生氣的樣子) 我怎麼不找大少爺呀，我是爲了帶小蘭姑娘出來的，現在小蘭死了，我當奶媽的，還留在這兒幹嗎？我要問問大少爺把我怎麼辦？

三 (驚) 你要走？

奶 你還不想走，漢口保不住了，人家都搬了，還就在這兒！

三 不是就在這兒，老爺自然也要走的！

奶 老爺要走——知道他們又到那兒？我不跟了去！

三 (驚慌) 我是離不開老爺的，那你走了，我們——？

奶 誰還一輩子幫人？我要叫大少爺把我送回去，你要不離開老爺，你跟老爺去。(下)

三 奶媽！奶媽！（追到門口）奶媽——

(毅哉從樓上下來。——他倒反精神煥發，恢復起抗戰初起時的興奮來了。)

哉 你在幹什麼？

三 我聽說老爺忙着搬新紗廠的機器，我就把家裏的古董字畫收一收——漢口不是說靠不住了

麼？

哉 收一收也好，但不要慌，沒有那末快的！

三 是，老爺。

哉 （接電話）喂喂，章公館？章經理在家嗎？——那兒去了？哦。（放下電話，要重撥）

三 老爺，這回搬家是去上海，還是去那兒？

哉 誰說去上海？

三 沒有誰說，我是這末問。

哉 又是大少爺說的，是不是？你別聽他胡說！——大少爺那兒去了？

三 跟姑少爺出去應酬去了！

哉 外邊已經那末亂烘烘的，還出去應酬？——誰請客？

三 是馬司令的少爺。

哉 這幾天大少爺還是整天整夜在外邊胡鬧麼？

三 嗯，……

哉 說好了！

三 這兩天風聲不好，應酬也少了些，晚上多半都回來的，——不像前些時候了。

哉 唔，——那末少奶奶在家嗎？

三 噫……

哉 又出去了麼？跟小姐一道？

三 （吞吐地）噫！……

哉 什麼時候出去的？——又是大少爺他們走後？

三 （低聲）是的。

哉 今天是上那兒去的？

三 不知道——有兩回看見少奶奶是到婦女工作隊去的，已經告訴過老爺了。

哉 二少爺也不在家？

三 戴媽媽正找他哩。

哉 唔——停回兒他們回來，都叫到我這兒來一下。

三 是。（收拾字畫）

哉 （再接電話）喂！你是祥泰營造廠麼？——你是誰？——我是毅哉呀，式如來過沒有？

——章式如呀，來過沒有？——哦哦，呀，風聲更緊了！——怎麼，陽新已經失守了？哦，謝謝你，回頭見！（再接電話，有點急促）那兒？——新中國紗廠，快請章經理接電話！

——我？還聽不出嗎？我是總經理！總經理！——章經理來了沒有？——又走了？那兒去了？——哦，廠裏機器裝好箱沒有？——已經在搬？已經往船上搬了？好，你叫吳工程師多找一些人搬！快！越快越好！（忙於整理文件）劉三，那付對聯裝到大鐵箱去，當心！

三 是。（搬了梯子，對聯等出去）

（戴媽媽推樹強上，手拿一件上衣。）

戴 走！走！我告訴老爺去——告訴老爺去！

強 （胆怯）爸爸有事哩！

戴 老爺，你管管二少爺！

哉 （冷靜地）什麼事？

戴 外邊鬧得人亂馬翻的，有錢的不搬進租界也搬走了！街上連黃包車都沒有了！眼看著漢口保不住，他還整天地在外邊東闖西闖！

哉 （微笑）哦，那叫他別亂跑吧！

戴 不亂跑？老爺你才說得輕巧！野馬似的誰管得住他？！現在他倒越跑越遠了！還要跑回家鄉打仗去哩！老爺你聽聽，這是他自己說的，我管不了了！管不了了！

回家鄉去？

強 嗯，我要回去找洪隊長。

戴 老爺，他上半年不是說的嗎？如果打了勝仗，他就不走了，前回什麼台兒莊不是打了勝仗？怎麼還要走？

強 那還是半年前的事情！這會兒又打敗仗啦！你不是說漢口都保不住了嗎？

戴 漢口保不住，你一個人去打仗，就保得住啦？

強 (急) 嗨，跟你說不明白！

戴 我明白我明白！可憐過世的太太說得對：你長了翅膀自己會飛了，還要家嗎？

強 (又痛心，又生氣) 戴媽媽，你——

戴 去年叫你不走，你不聽，可憐太太就在路上歸了西，今年你又走了，我曉得我的老命也活不長了！

強 戴媽媽，你別——

戴 戴媽媽，你別難過，我叫他不走就是了！

強 (看着父親) 爸爸！

戴 對呀！老爺這一回才對呀！——過來穿衣裳，看着了涼！

強 （滿肚皮不高興）我不冷！

戴 樹強，你就穿起來吧，這是戴媽媽疼你！

戴 （替他穿）快點！看一早上跑餓了，跟我吃麵去！

強 人家不餓！

戴 不餓？真變了！真變了！——你也會說不餓了！

戴 好，戴媽媽你先去吧，我叫他馬上就來。

強 （下，叮嚀）快點，麵冷了！

戴 爸爸你怎麼——？

強 （打斷他）你決定走了？

戴 我的病全好了！身體比從前健康得多了，這半年爬山，跑路都練得挺好了。

強 都趕得上別人嗎？

戴 （着重地）嗯。

強 好，只要你自己有把握，就回去吧，可是我不願意你再半途而廢，再被別人笑話。——懂

得麼？

呢。

車子呢？

正在接洽軍用車，說不定明天一早就有車子開！

路上沒有問題麼？聽說陽新已經失守了！

沒有問題，大概是繞路走。

好，你去看看戴媽媽吧！她弄麵給你吃哩！

我真不餓。

（微笑）我知道你不餓。——臨走了，別使她難過。——你又何必把真話告訴她呢？

那我就去看戴媽媽。（下）

（接電話）喂，新中國紗廠？——章經理回來沒有？還沒回來？到底那兒去了？快去找，

快去找！——

（章式如入，神情很緊張，笑容却還掛在臉上。）

如  
大哥，我來了！



哉 (放下電話，急迫地) 哦，你來了，——怎麼樣？

如 (依然樂觀地) 沒有問題；沒有問題！——已經找到二十隻木船了！

哉 二十隻怎來够？

如 當然不够，再找呀！不過機器已經朝船上搬了；大小共是一千五百六十四件，現在二百名伙子在搬，有五天功夫，總可以搬完了！

哉 五天？——不行，陽新已經失守，知道麼？

如 (驚) 陽新已經失守了？

哉 所以五天是太遲了，——我們要三天之內完全搬上船！

如 (沉吟) 三天？

哉 二十隻船，二百名伙子，這都不够呀！要加！要加！——不過，這不都很困難麼？

如 (皺眉) 都是嚴重的問題！(微笑) 大哥，想辦法！想辦法！沒有問題！沒有問題！

哉 又沒有問題了麼？

如 (振作) 大哥，別管它！船，到水道運輸管理處去想办法，再要二十隻！伙子，出重價去僱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，我馬上再去辦。(要走) 大哥，我們機器保險的事你進行了沒有？

哉 這是空想，不要管它了，只要機器能搬開漢口，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成功了。還管它什麼保險！再說，在這時候，就是政府也不見得肯辦什麼保險！

如 大哥，你怎麼這樣固執呢？我確實聽說是中央信託局代辦運輸保險的事，你馬上去一趟！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的。（轉身）我去催快子，交涉船。（下）

哉 （敷衍地）好好好。（急忙整理他的文件）

（樹堅上。）

堅 爸爸！

哉 你一個人回來？少華呢？

堅 他還在普海春吃飯哩。我有點事，提前回來了。

哉 哦，你有事找我麼？

堅 想跟爸爸談談。

哉 什麼問題？

堅 剛才馬司令的少爺請吃飯，他叫我們在明天晚上之前，無論如何要離開武漢。

哉 哦，怎麼樣？

堅 聽說敵人已經逼近石灰窑了，同時聽說黃岡那邊也吃緊！我們軍隊已經準備退出漢口，再

遲就沒法走了！

哉 （驚）有那末快？

堅 這是司令部透出的消息，沒有錯！各個重要機關都已經預備了炸藥，打算自己炸燬掉！

哉 哦！（抓起電話）喂喂，新中國紗廠嗎？章經理回廠了沒有？——沒回來？——回來了，

馬上請到我這兒來。——那末，樹堅，你們就快去準備離開漢口吧！

堅 可是爸爸——

哉 （急整理他的文件）你還有什麼話麼？

堅 爸爸自己是打算去重慶？

哉 （忙着）我現在還沒有打算走，機器還沒運出哩！

爸爸，您半年來爲紗廠奔波勞碌，够累了！

哉 （停下）你有什麼意思，快說吧！

堅 我的意思，是想請爸爸休息休息。

哉 休息？怎麼樣休息？

堅 比方說，（試探地）紗廠的事現在可以不管了！

哉 你的意思叫我不辦紗廠？

堅 不是勸您老人家不辦。而是目前辦紗廠太沒意思。您辛苦了半年，紗廠還沒有完全蓋好，

漢口又撤退了！將來即使搬到重慶去，安知道過了一年半載，不又要——

哉 （打斷他）你自從春天到了漢口，好像就反對我辦這新中國紗廠，這是什麼意思？

堅 （惶恐）並不是反對您老人家——

哉 那就少說閒話！（緩和下來）你們快去準備離開此地。

堅 （不敢再辯）是。

哉 （整理他的東西）快去準備了！

堅 是。（下，入馮蘭室，稍停，又出來，向後去。）

（章式如奔上。）

如 大哥，你打電話找我？

哉 好，你來了！——聽說黃岡吃緊，石灰窑也怕靠不住了，你知道麼？

如 （驚）哦！

我我們的機器不能等到三天了！

如 那末——？

哉 明天晚上之前，無論如何要把全部機器離開漢口！

如 明天晚上之前？

哉 司令部的消息，我們軍事上已經準備撤退了！

如 那末——（抓電話）喂喂！新中國紗廠嗎？你是吳工程師？機器搬得怎麼樣了？——呀？

兩百個伙子走了多少？——只剩了一百個？只剩了一百個？

哉 只剩了一百個伙子？

如 不行！不行！再僱！再僱五百個伙子！——僱不到，僱不到也要僱！加錢！要多少錢給多少錢！一定要辦到！明天晚上要開船！一定要開船！——什麼？辦不到。一樣也辦不到？——我一定要辦到！好！我馬上回來辦給你看！我自己來辦！

哉 怎麼樣？

如 （皺着眉頭）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！我自己去。（要走）哦，大哥，運輸保險的事你還沒去？

哉 哦，我在忙着整理廠裏的重要文件。保險的事沒有什麼希望，算了吧！

如 大哥，你怎麼這樣呢？我問過了，沒有問題的，我要去弄船，僱伙子；大哥，你去趟吧！

（拉他）走走走，就走就走！

哉 你別忙呀！

如 馬上就走！

哉 讓我穿衣服！

如 好，我替你穿！（爲之加馬褂）並且，大哥，我聽說保險費是千分之二十，政府據說答應負擔千分之十六，我們廠家只要付千分之四就成。……

哉 那有的事！

如 大哥，你不管，你先去信託局問問再說。好，走吧！

（式如拖殺哉下，樹堅上。）

堅 （匆忙地又打開馮蘭臥室的門一看，然後）來人！來人！來人啦！

（劉三上。）

三 大少爺有什麼事？

堅 少奶奶那兒去了？

三 少奶奶？——是跟小姐一道出去的吧？

堅 到那兒去了？

三 沒有說。

堅 沒有說？你怎麼不問她呢？——奶媽，奶媽——

（戴媽媽上，奶媽繼上。）

堅 戴媽媽，你來了也好。你曉得少奶奶那兒去了？

戴 少奶奶，嗯，是跟小姐出去的吧？

堅 我曉得！——到那兒去了？

戴 是到街上買東西去了吧？

堅 到底上那兒去了？

戴 那不知道了。

堅 奶媽，你知道她們那兒去了？

（故意吞吐地）她們？——哦，我自然也不知道了！

（暴怒地）不知道就不知道！什麼「也不知道」！

奶 大少爺，您別生氣，我實在是不知道！

堅 不知道！不知道！都不知道！（橫暴地）好好好，走走，都替我走！

（奶媽，劉三，裁媽媽分門下，奶媽故意擁在後邊。）

奶 少爺，您別生氣，少奶奶出去了嘛，派人去找好了，還有找不回來的？

堅 （驚跳起來）你曉得她去的地方？

奶 她去的地方倒不知道！

堅 那你知道些什麼？

奶 我只知道少奶奶時常出去。

堅 她時常出去？——你爲什麼不告訴我？

奶 （哀怨地笑）大少爺這次回來，連話都不跟我們說了。我們有話自然也不敢報告了。

堅 得了，得了，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，快說！

奶 不敢要什麼，大少爺，只求你大少爺別再「鬧起門來打叫化子」——「拿窮人開心」就得了！去年臨走的時候，大少爺叫我們跟了來，您自己却到上海去了。

堅 哦哦，那不怪我——我原想帶你去上海的，沒想到她們都不到上海去呀，好，這回少奶奶



回上海，我帶你一路回去，好了吧？

奶 哼，還帶我回去哩，今年眼巴巴的等到大少爺來了，可是一來呀，就花呀酒呀，整天在外邊不回家，連話都不跟我們底下人說了！

堅 (不耐煩) 別胡扯！你快說！

奶 (冷笑) 可是活該！這叫做「沿途捉麻雀兒，家裏丟了隻老母雞！」  
堅 怎麼講？

奶 你大少爺每天前腳出門去找女朋友，我們少奶奶也就後腳出門了！

堅 (暴怒) 混蛋！她每天都出去？到那兒去？

奶 到那兒去我自然不知道，每天出門可大家都看見的。

堅 (暴跳地) 她敢！好好，我去抓她回來！(奔出門去)

奶 冒失鬼……看你到那兒去找她？

(戴媽媽上。)

戴 大少爺呢？

奶 (要走) 跑出去了！

戴 奶 戴  
跑出去了！

找少奶奶去了！（下）

哎呀，不得了！不得了！一定要出事情了！——一定要出事情了！——哦，二少爺你來了。

（樹強匆忙奔上。）

戴 強  
怎麼，哥哥呢？

去找少奶奶去啦！——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每天大少爺都是到晚上半夜才回來的；今晚一定要出事情了！

戴 強  
你曉得少奶奶上那兒去了？是不是到婦女工作隊去了？

沒有說呀！她只告訴我一會兒就回來！唉，你趕快去找她回來吧！還有小姐也叫她快回來！大少爺的脾氣已經够受了，再加上姑少爺，一定要出事情啦！

戴 強  
那末姐姐又在那兒呢？

戴 強  
她們不在一起嗎？

戴 強  
好，我就去找她們。（奔出）

戴 強  
慢點，慢點，（追出）你麵吃飽了沒有？（下）

（錢少華推樹堅上。）

華 你怎麼這樣糊塗！——你到那兒去找她們？——你就在家裏等，還怕她們不回來？

堅 （氣喘不已）——

華 你鎮靜一點兒！

堅 不行，不行——我非去找她不可！

華 （不耐煩）你乾急有什麼用！難道我不生氣？——你得想辦法對付她們呀！

堅 我受不了！

華 受不了也得受，現在最要緊的是漢口保不住，我們馬上就得回上海去！回上海就不能空着

手！我們來漢口爲的什麼？

堅 先把她們倆抓回上海去！

華 對！這是第一件！同時，還得拖爸爸去上海呀！

堅 我已經碰了老頭子一鼻子灰了！老牛筋，後方像有鬼拖着牠。沒辦法！

華 沒辦法就算了？你不把爸爸的錢弄到手，還想在上海做生意？

堅 人跑了更要緊呀！她們會乘漢口撤退這機會逃走的！

華 逃走？不會的，第一，她們沒帶東西；第二，她們不是第一次出去。那一定會回來的，只要在家裏等。——現在更要緊的是拖爸爸到上海去；如果爸爸去上海，還怕她們不去？

堅 我真不懂你是什麼心腸，你好像毫不在乎似的！

華 （冷笑）在乎又怎麼樣？你不能聽奶媽一句話就當着證據呀！再說，我們這兩對夫婦本來沒有恩愛可言了！還在乎什麼？

堅 這口氣你受得了麼？你還有臉作人麼？

華 對呀！你既然顧面子，要做人，亂嚷亂叫幹什麼？那不是打草驚蛇？所以要平心靜氣地對付呀！並且，擒賊先擒王！要她們回上海，先得拖爸爸回上海！——哦，誰來了？瓦，走，我跟你到裏面去商量辦法！（同入闖室）

（殺戛上。）

戛 （急忙接電話）喂，紗廠麼？請章經理接電話，——又出去了？到我家裏來了？機器搬了多少件了？——才搬了二十幾件？那怎麼行？一千六百多件才搬了二十多件？——（式如已經進來了。）

戛 怎麼？式如？才搬了二十幾件？

如（搔着頭皮）是呀，現在只剩了八十幾個伙子了，又走了十幾個。

哉照這樣搬，十天也搬不完呀！

如到處找不到伙子呀！黃包車都向上游撤退了，馬路邊陰溝上的鐵板都搬走了，街上的人像潮湧的一樣，可都是撤退的！一個伙子也找不到，——信託局去過了麼？

哉去過了，沒會着負責的人，要我把機器名單先開去，我看也靠不住。——式如，怎麼樣？這一次難道又——？

如（強笑）大哥，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！我還在想辦法。

哉那末讓我到廠裏去看一趟。

如（振作）不，大哥，這件事還是交給我辦！船，剛才到水道運輸處去過了，交涉了半天，大概再加二十隻船是可能的！

哉（略現興奮）哦，可能有四十隻木船？

如現在的問題就是！要五百名伙子去搬機器！（站起就走）好，這工作交給我了！如果辦不了，大哥，我對不住你——至於信託局保險的事，還請大哥——你去辦，好，我走了！式如……（見已經走了，略沉思，也就堅決地）好吧！（向外走）

(樹堅從馮蘭室出。)

爸爸！

哦，你們準備得怎樣了？

樹蕙她們倆還沒回來。

她們還沒回來？那兒去了？

據說她們時常跑出去的，不知道幹些什麼？

哦！……

所以我和少華的意思，這次都讓她們回上海去。

回上海去？——哦，當然，你們如果依然要回上海的話，她們也只有回上海。

但是看情形，怕她們不願意回去，所以——

哦！

所以希望爸爸一路回上海，那她們就沒有話好說了！

(驚) 你要我回上海？

爸爸也是上了年紀的人了，戰事又是這樣的不利，紗廠目前的困難就無法解決，前途更是

不堪設想，老人家還是到上海去靜養一下。

戛（鋒利地看着他）到上海去靜養，我是愛靜養的人麼？

堅 爸爸如果不喜歡靜居，一樣可以——

戛（更鋒利地）也一樣可以做買賣，是不是？

堅 嗯，嗯——

戛 而且做外匯那一類投機買賣是不是？

堅（匆促間，無言以對）不，不——

戛（忿然）你原來是要我回上海做投機事業，我記得你回漢口來，這是第三次勸我回上海了

！我也第三次回答你：你爸爸就是窮到討飯也不幹那種下流無恥的勾當！（樹堅要說話，忙打斷他）並且，我禁止你以後再和我談這件事！

堅（惶悚）哦，爸爸別生氣！

戛 我知道你已經在上海做了這種買賣，而且賺了點錢，所以你到上海以後的生活就是那末糜爛！在漢口的生活，也是這末荒唐！——這種糜爛荒唐的生活，正是這種投機事業給你的結果！

爸爸，我沒有……

堅 不要強辯，我都知道。——不過，我不強迫你——我對於你們兒女的行動，從來沒有強迫過，你要回上海，可以；回上海去做投機事業，也可以。但是你不能再希望拿我的錢去做投機事業！

堅 我，我並沒有這個意思。

哉 （緩和下來）你們回漢口來半年了；對於我的廠，你們不獨不能幫助我，倒反而來阻礙我！（浩歎）樹堅，你們也太使我痛心了！——好吧，你們既然要回上海，就回去吧。樹意跟蘭兒，要回上海也可以。至於我：既答應你表叔來辦這新中國紗廠，那我怎麼也得辦下去！上海，我是絕對不去的。——好，形勢很緊急了，你們馬上準備走！——我到中央信託局去。（下）

堅 （憤怒地把自己擲在椅子上）後方像有鬼拖住他！——突然又跳起來，奔向馮蘭室）少華，少華——（下）

（戴媽媽上，立窗下竊聽，自己咕噥着。）

哉 姑少爺又回來了，這位笑面虎更是不得了哇，這一定要出事情啦！一定要出事情啦！



（馮蘭——比半年前更加樸素而健康了——匆匆上。）

馮 蘭 哎呀！少奶奶你回來了！碰見二少爺沒有？

馮 蘭 沒有，——怎麼，有什麼事？

馮 蘭 （緊張）大少爺他們都回來了，在發脾氣哩。

馮 蘭 （鎮定地）唔，他今天那末早就回來了？小姐回來嗎？

馮 蘭 不是跟少奶奶在一道嗎？——哦，少奶奶，你快進去吧！

馮 蘭 你別怕，我知道。

戴 蘭 哦哦，可是少奶奶，我早說過了，這要出事情的！你不聽我話，此刻快進去吧。不要把事情鬧大了！

戴 蘭 我知道，戴奶奶。——今天總歸要出事情的，不與你相干，你去吧。

（戴媽媽下，馮蘭徘徊沉思，樹蕙慌張奔入。）

戴 蘭 蘭姐，劉三說他們回來了？——

戴 蘭 別慌，妹妹——可是你的大衣呢？

戴 蘭 哎呀，糟了！丟在映波那裏了，這怎末辦？（要走）

陳 別去了，趕不上了——你碰到映波了？怎麼說？

蕙 他不反對我參加戰地服務團，可又不希望我離開他，我要他帶我一道走，他又不敢！  
蘭 這個人怎麼這樣弱？——妹妹，你到底怎麼樣？

蕙 戰地服務團你替我報了名麼？

蘭 報了——你決定參加麼？

蕙 （決心地）嗯，我參加。

蘭 那末，妹妹，事情放在目前了，堅決點！

蕙 嗯。——可是我的夾大衣呢——

（少華樹堅推門入，樹堅鐵板着臉，少華還是那末彬彬有禮地微笑着。樹蕙大驚。）  
華 唔，你們回來了？

蘭 （隨便地）嗯。

華 哦，你們買了些什麼東西回來？

蕙 東西？

蘭 哦，姑少爺，你該知道我們並不是出去買東西的。

華 哦，那是散步去了？——唉，天氣這末涼，樹蕙，你連大衣都不穿出去，看着了涼。

蕙 少華，你是不是有話要跟我說？

華 (故意吃驚) 沒有呀。(假笑) 哦，剛才你們在那兒散步？是在江邊一帶，還是在公園裏？

蘭 姑少爺，你要問我們到那兒去了，就乾脆問吧，別那末轉灣抹角的！

堅 (暴怒地跳起來) 那你說！到那兒去了？

華 (急止堅) 哦，嫂嫂，我是和樹蕙在閑談。

堅 說呀，那兒去了？

華 (止堅) 樹蕙！

蘭 樹蕙，你別暴躁，我正要和你談談哩。

堅 談什麼！——說呀，那去了？

蘭 (微愠) 到婦女工作隊去了！

堅 (冷笑) 哼！婦女工作隊？好冠冕的地方！——放屁！你每天都出去是上那兒的？——

說！

蘭 (稍間) 告訴你：有半年多了，我差不多每天都到婦女工作隊去的。

堅 哼！我不是三歲孩子，騙不了！對你說：你今天不跟我說實話，我殺了你！

蘭 什麼實話假話，到那兒去就到那兒去了，我幹嗎說假話！

華 （攔阻）樹堅，你別着急，我們心平氣和地談一談吧！我看，樹蕙，還是你來說吧，今天到底那兒去了？

蕙 （胆怯）蘭姐不是說了，到婦女工作隊去了。

華 （笑）樹蕙，你有什麼錯處，我都會原諒你，但希望你跟我說實話！

蕙 這是真的呀！

堅 妹妹，你別上她的當，你說實話！

蘭 （怒）那末你要我們說什麼樣的實話呢？

堅 不要臉的東西！你還裝伴，你跟什麼男人出去的！

蘭 （怒）什麼！你無恥！誰看見我跟男人在一道的？

（樹強奔入。）

強 哦，——你們都在這兒！

堅 弟弟，你出去！我們有事。

怎麼？

請你出去！

哦，哦。（目光四射，退出）

蘭 樹堅，我本來不想說什麼，你既然這樣侮辱我，那我問你：你在上海半年間過的是什麼生活？你在漢口半年間又過的是什麼生活？你那花天酒地，狂嫖濫賭的生活，以為我不知道？現在倒反而來誣蔑我！——那末，你說，誰看見我跟男朋友一道的？

你自己明白！

我不明白。

華 （制止他）樹堅，你別暴躁，我們還是靜心地談吧。樹蕙，我知道你是不會欺騙我的，我待你總算不錯，有話，你可以明白告訴我，我什麼都能原諒你。但是，我不希望你說假話。（隨便地掏出手槍，放在桌上）樹蕙，你該明白我的意思。——

我不懂你的話。

（嚴厲地）你不要裝糊塗——

堅 妹妹，你說實話！我知道這件事與你無干的。

蕙 我眞的沒有到什麼地方去。

華 (兇狠) 樹蕙，你該明白我的脾氣！我是最好說話的；但是要欺騙我，我可翻眼無情！

蕙 (苦痛，以目光向蘭求援) 我是跟蘭姐一道出去的。

堅 到那兒去的？

蕙 到——到婦女工作隊去的。

華 (兇猛) 你還胡說！你要讓我拿槍打穿你的腦袋麼？

蘭 你們太無恥了！你們不能用手槍強迫人說假話！

堅 (舉起拳頭) 不許你開口！

蘭 你們不能欺負妹妹軟弱好講話！

華 (假笑) 嫂嫂，請你不用生氣，我是問樹蕙。

蘭 我們是到婦女工作隊去的。你們如果不相信，拿出相反的證據來！

華 是的，我自然相信嫂嫂的話，我可不能相信她。因爲她意志薄弱，容易被入誘惑！

蘭 她是同我一道去婦女工作隊的！

華 是的，我相信嫂嫂是到婦女工作隊去的；但我不能相信她！那末讓我單獨問問她：看她講

的話是否跟嫂嫂一樣！（向樹堅使眼色）樹堅，你們談談，我到裏面去問問樹蕙！（轉身大喝）走！

蕙（戰慄，看蘭）你做什麼？

華（抓蕙衣領，推向裏面去）我單獨問你話。走！

蕙（恐怖地叫）蘭姐！……

蘭（突然堅決地）你放手！我有話說！

華 怎麼？

蘭 你們不要無故地冤屈妹妹！她是好人。你們如果一定要懷疑我們同什麼男朋友來往的話，

那不是妹妹——

是你！

好，我承認！

（恨不得一口吞下去）你！

（苦痛，感動）蘭姐！你怎麼胡說！

蘭 妹妹，你別管我！——你一定要硬派我們同男朋友來往，一定要加給我們罪名，那我就承

堅 認。你要怎麼樣？

華 (瘋狂地奪過少華手槍) 我打死你！

(樹強奔上。)

華 (抓着他的手) 你別胡來，得把話問清楚了！

堅 那末你說：那個男人是誰？

蘭 我既承認有男朋友，那管他是誰？

堅 不要臉的東西！我要你說！

蘭 我說不出姓名來！

堅 (舉槍) 說！

強 哥哥！

堅 出去，你來幹什麼？

強 哥哥不是在問蘭姐的那個朋友？

堅 怎麼？你知道？

強 我聽得。



堅 你認得？是誰？

強 是個穿軍裝的！——

堅 哦！

強 我早把她請來了。（推門）請進來！

（張隊長上。）

強 張隊長，這是我的哥哥，黃樹堅，那是我姐夫，錢少華。——這位是張隊長，就是蘭姐那個婦女工作隊的隊長。蘭姐每天就是到她那兒去，剛才也是在她那兒的。

張 （不客氣地）哦，久仰，久仰！你們兩位就是她們的丈夫？怎麼啦？你們不讓她們出去？

堅 你是——？

華 是是，是的，她們今天——（取回手槍，藏起來）

張 今天怎麼樣？今天在我那兒工作呀！你們是什麼意思？要壓迫她們，不讓出門？

華 （笑）那是沒有的事，沒有的事！

堅 你到底是在來幹嗎？

張 我幹嗎的？我來干涉你的！告訴你：她是我們的女隊員，你可不能壓迫她！現在是抗戰

了！

你這是什麼話！

那末您來到底有什麼意思？

張 華 堅 我的意思就是叫你們不要壓迫我們女同志！她今天是在我們那兒工作的，並且已經參加了我們的戰地服務團，馬上要出發，你們不能用丈夫的專制手段壓迫她們。——馮蘭，戰地服務團明早就出發，你趕快來報到，密司黃，馮蘭替你也報了名了，你也趕快來報到！

蘭 好，謝謝你，張隊長，我馬上就來報到！

蕙 我，我也來。

張 好，對不住，漢口馬上要放棄了。我要去準備一切，你們快點來！誰要壓迫你們，阻止你們，到隊裏來報告我！我來跟他辦交涉！好，再會！（揚長而去）

強 張隊長，（跑出去）我送你走。

堅 那兒來的這末一個瘋女人！

華 簡直是神經病！

蘭 這就是我的朋友。

堅 (暴怒) 混蛋！你是跟我開玩笑！

蘭 這是你自找的。——對不起，現在通知你們，我和妹妹都已經參加了婦女戰地服務團了，明天就出發。別再說我們又跟什麼男朋友走了！

堅 我不准，你敢去！

蘭 這是我的自由，你沒有權利強迫我！（憤然奔入室去）

堅 (追進去) 我命令你，我強迫你！我不准你去！（下）

蕙 蘭姐！（要追去）

華 (冷冷地拉住她) 蕙，我還有話跟你說！

蕙 (恐怖) 還有什麼話？

華 (微笑) 蕙，我本來不打算把事情鬧開的，那是樹堅。你得原諒我——但我還希望你對我說句老實話！

蕙 還要說什麼？事情不是都弄清楚了嗎。

華 你別怕，手槍雖然在我身上，可不會真對你用的。但是事情還沒有弄清楚，你再答覆我一句話！

蕙 還有什麼呢？

華 根據那個瘋頭瘋腦的女人的話，你去參加那個什麼戰地服務團，是剛才馮蘭替你報的名，可見得你自己沒有去。——那末，你自己那兒去了？

蕙 我——我是跟蘭姐一道去的。

華 那爲什麼還要她替你報名呢？（笑）樹蕙，我決不爲難你，決不像樹堅那樣鬧出去。做錯的事，過去的算了，我決不追究。——但是你不能欺騙我！

蕙 我，我沒有欺騙你！

華 （安慰她似的）樹蕙，你還沒有學會說謊的本領哩！你看你自己，眼神都亂了！——不過，樹蕙，我不爲難你，你上樓去休息一會兒，自己從頭至尾地想想，若是願意和我說真話呢？還是說假話？——停會兒我再找你談，好吧？

蕙 （猜不透他的心）我，我沒有什麼。我是真話，我——

華 （哄她）好吧，你先去休息一會兒，回頭再談。（送她下）

（少華獨留沉思。劉三拿了件女大衣向樓上去。）

華 （注視，忽然叫住）劉三！

三 哦，姑少爺！

華 這大衣是那兒拿來的？

三 （吞吐）是，是小姐的。

華 我知道是小姐的！——你從那兒拿來的？

三 嗯，是小姐……

華 是外邊送來的，是不是？

三 嗯，是個聽差送來的。說是小姐忘了放在什麼隊裏的。

華 人呢？

三 剛走。

華 快！把他叫回來，我問他話！——大衣放在這兒！

三 是。（放下大衣。下）

華 劉三！你不把他找回來，當心你自己的狗命！（在大衣裏掏翻東西，毫無所獲。沉思）——

（劉三領一個癡三模樣的人物上。）

華 劉三，你下去，（打量那癡三）大衣是你送來的？

(劉三下。)

癩 是的，老爺。

華 你是那兒的聽差？

癩 是——是那個婦——婦女工作隊的。

華 工作隊在那兒？

癩 就離這兒不遠，隔一條馬路。

華 你們隊長姓什麼？

癩 姓——姓張。

華 是什麼樣子？

癩 嗯——高高的，大大的，沒有鬍子，和尚頭。

華 (一個巴掌)放屁！你是那兒來的雜種東西！

癩 老爺，別，別打！是一位先生叫我送來的，我不過拿了他一塊錢。

華 誰叫你送的？

癩 我也不認得，路上碰見的。

華 他在那兒？

蕩 還在那邊馬路上等我哩。

華 (抓了大衣，推他走)走！(全下)

(奶媽潛步上，至窗下竊聽。劉三溜上。)

三 奶媽，糟了！——小姐的大衣給姑少爺拿去了！

奶 你管他們那些事情！(要走)

三 可是你別走！我問你，你到底怎麼辦？

奶 (昂然走去)我怎麼辦？我讓大少爺送我回去。(走)

三 (追去)那我又怎麼辦呢，你走了？

奶 (下)你跟着老爺呀！——

三 奶媽，——(剛追到門口)

(穀戩上。)

哉 少奶奶她們都回來了麼？

三 回來了。

姑少爺呢？

也回來了。

你去叫他們快點準備，明天就離開漢口！

是。（下）

哉

（接電話）新中國嗎？請章經理。（收拾文件）式如嗎？我毅哉。保險的事嗎？（喜）哦，式如，這完全出我意料之外！中央信託局他們果然接受我們的運輸保險了！——保險費？正如你所說的：百分之十六由政府負擔，我們廠家只負擔百分之四！——嗯，我已經全部都保了險了！——這件事完全出我意料之外！我興奮極了！我此刻回來拿幾件文件，馬上就去簽字。——呢，呢，我馬上就去，馬上就去——。什麼？我走的問題？你別管我！我總歸跟着機器一道走的！——風聲更緊了？怎麼樣？電話都要拆了？——哦！我們的機器搬得怎麼樣？——才搬了五十幾件？（驚）那怎麼行？快子呢？才有一百多人？那不是——什麼？沒有問題？（苦笑）你還是沒有問題。再僱五百人？僱得到麼？叫船上的船夫下來搬？好呀！——什麼？他們不肯？——給他們錢！你試試看！不管多少錢！有人搬，出十萬塊錢我都願意！只要明兒晚上離開漢口！——好，我交給你辦了！——你停會兒來，好，再見



！（整理了文件，轉身要走，樹蕙奔入。）

強 爸爸。

哉 哦，你什麼時候走？

強 車子已經弄好了，明天天亮開車。馬上就得搬行李去——爸爸，您自己呢？

哉 別替我就心，到時候我自己會走的。

強 哦哦，漢口武昌所有的馬路上都寫上日本文字的標語了，這是對日本兵士宣傳的，可見得

馬上就要撤退了。爸爸，您要去重慶，也早點走吧。

哉 我知道——你等我回來再走，我到中央信託局去。

（毅然下。樹強佇聽室內爭吵聲，然後向樓上去。）

（稍停，少華奔入。）

華 （壓住情感，向樓上叫）樹蕙！樹蕙！

（樹蕙滿面淚痕，下樓來。）

蕙 （疑懼地）怎麼？

華 怎麼樣？你想了這一會兒，有話跟我說麼？

我……（哭）

沒有話了麼？

我沒有。——

（微笑）用不着你說了，我請一個人替你說。（突然打開門）請進來吧。

（李映波呆若木鷄，手捧着一件女大衣，進。）

（大驚失色，相對無言）呀……

（在微笑着）李先生，馬路上說話不便當，所以請你進來談談，——現在請問你：我們之間的問題是用這個（掏出手槍）來解決呢？還是怎麼解決？

（驚）用槍？

要用槍，那我們可以正式決鬥。

少華，你把槍放下，我可以——

現在用不着你說話了！

（鎮靜下來）哦，錢先生，對這件事，你能冷靜地聽我解釋麼？

沒有什麼解釋！你要是條漢子，有胆量，就掏出槍來決鬥！否則，你馬上替我滾開！

波 (強作笑容) 在你盛怒之下，我不計較你所用的這些字眼。但是我向你聲明：我身邊沒有手

槍，所以不能和你決鬥，只有請你冷靜地聽我解案。

蕙 少華，你就是叫我們死，也請你聽我們說兩句話。

波 十一那末錢先生，樹惠在中學校的時候，是我的學生，你是知道的？

華 但她現在是有夫之婦！

波 問題就在這兒！如果不因為她是有夫之婦，我是用不著向你道歉的，那我可以公開地愛她。

華 可是你此刻在秘密地愛她。

波 錢先生，請你冷靜地聽我說。槍在你手裏，我人是走不掉的，說完了，你不滿意的話，還可以用你的槍的。

華 快說！

波 正因為她現在是有夫之婦，所以我們感情雖好，而目前我終於不願愛她，不敢愛她，也不會愛她！

華 (怒) 你還不會愛她？

波 是的，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在漢口半年多，雖然時常見到她，但我終於以理智克服自己，沒讓我們超過了友誼的界限。

華 那你可以乾脆不見她！

波 是呀，這就是我感情脆弱的地方，也就是我矛盾苦痛的地方呀！

華 那你雖然一方面理智地克服你的感情，可是一方面又矛盾地放任你的感情來做這無恥的行爲！

波 （感情激烈的樣子）不，現在我們已經衝破這矛盾了！我們已經更理智地克服了自己。

華 （疑問地看着他）哼？——

波 請你回樹蕙吧，我已經準備到別處去，她也準備參加婦女戰地服務團，我們已經理智地分開了！

蕙 少華，你不是已經知道我要參加戰地服務團麼？

波 我的解釋已經完了，至於你要怎樣解決，聽你的便！殺死我也好，怎麼也好！

華 （暴怒地）你以爲這番話就可以打動我的心麼？就可以饒你麼？（舉槍）我要打死你！

蕙 （驚叫）呀！（奔去抓住他的手）少華！

華 做什麼？

蕙 你別動槍！你要我怎麼都答應你，好吧？

華 (嫉妒地) 你想救他？

蕙 (哀求) 不，少華！你何必呢？你，——殺人是犯法的！

華 (滿意) 哼！你以為我真要殺他麼？這樣沒有勇氣的人是犯不着用我的性命跟他去拚的！

——李先生，(拿過大衣) 你請吧！可是第一，今天你得離開漢口，第二，對這件事你得永久保守秘密！

波 (如釋重負) 你放心，我不會拿這件事出去張揚，而我，本來決定今晚離開漢口的。(伸手) 好，再見。

華 (不屑地伸出手) 好，再見。

波 (向蕙伸手，蕙未敢，華目阻之，就點一點頭) 再見。(下)

(沉默。)

華 (溫和地) 蕙，……我原諒你！但是，你得裝做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的樣子。並且，馬上和我回上海去！

憲 (低聲)——好，我和你回上海去好了。——

華 (將大衣披在她身上，扶她上樓)我陪你到樓上去休息一回兒，好吧？(同下)

(馮蘭上，樹堅追上。)

堅 你那兒去？

蘭 現在事情既然弄明白了，我要到婦女工作隊去！

堅 你不能走！

蘭 我爲什麼不能走？

堅 隨你怎末講，你該知道你還是我的太太！

蘭 樹堅，何必呢？你並不滿意我這樣的生活，我也並不滿意你那樣的生活，而你是這樣不信

任我，侮辱我，又何必死拖住我不放呢？

堅 什麼死拖住你？你嫁給我，我就有權利管你！

蘭 你要管住一個這樣的軀壳有什麼用呢？

堅 (狠毒地)軀壳？哼！我得不到你的靈魂，可也不讓別人得到你的軀壳！——我要永遠地

佔有你……

（毅哉自外上。）

你們在說什麼？

哦，好極了，爸爸回來了。我們在談回上海的事情！

回上海？（接電話）喂？新中國紗廠麼？——什麼？你是電話局？錯了，我是要新中國紗廠呀！——怎麼？紗廠那邊的電話拆掉了，剛剛拆掉？那麼是準備？——哦，哦——樹堅，你們準備得怎麼樣了？電話局在拆電話機，形勢更緊張了。

堅 我們本來打算明早就離開漢口的，飛機票已經託馬司令設法了。可是她和妹妹不肯走！——鬧着要到前綫去哩！

哉 （驚）到前綫去？

堅 她們近來每天背地裏去參加什麼婦女工作隊，我們都不知道！現在又參加了什麼婦女戰地服務團，要出發到前綫去哩！

哉 （完全明白了）唔！……

堅 她現在就要走——家都不要了！

哉 （沉下臉）蘭兒？你——？

蘭 是的，舅舅，我和妹妹都已經報了名，打算跟這戰地服務團到前綫去做點工作。——橫豎在家裏也沒事。

戡 (不悅) 蘭兒，你們這未免過分了！

蘭 舅舅！——

戡 (正住她) 半年前，我對於你去參加什麼婦女工作隊的事，我已經做有所聞了。雖然這已經是個過份了一點，但我都沒有過問，因為是你們年青人好動，在家裏沒事，參加些抗戰工作也好。但是，一個年青女孩子，拋棄露宿地跑到前綫去——那不是胡鬧嗎？

蘭 到前綫跟在後方是一樣的，舅舅！

戡 但是以我的家庭，我的門風，是不允許有這樣的事的！

蘭 舅舅我不會不檢點的！

戡 (制止) 我已經太放任你們了！可不能再讓你們這樣胡鬧！——我不能讓別人罵我糊塗，罵我沒有家教！

蘭 (懇求地) 舅舅！

戡 不要多說了！——就以我二十年養育之恩來說，你也該聽我的話！(馮蘭沒有話說了。又



溫和地）再說，你父母靈亡，我也不能讓你到那些危險的地方去！萬一有個什麼，我也對不起你母親！……

（少華與樹蕙挽臂上，狀至親暱。）

樹蕙，聽說你也想參加什麼服務團到前綫去，是嗎？

（驚）哦，——我現在已經決定不去了。

唔唔——那就罷了。

蘭妹——你？

（強笑）哦，蘭姐，原諒我，我現在——不去了。

嫂嫂，我們倆準備明天一起回上海去了。

那末，樹堅，你們就快去準備——明早離開漢口吧。

是。——那末，爸爸也一起走吧，飛機票已經托過馬司令的少爺了！

我的事你不用管。

您老人家也應該乘這機會到上海去休息休息。

（沉下臉）我是不會到上海去的——不要多說了！

蘭 舅舅，那我就陪您老人家在後方好了。

堅 怎麼？你不回上海？

蘭 我不能參加你們上海那種醉生夢死的生活！我也不願意去看你那種狂嫖濫賭的行爲！我即使不去參加服務團，也要留在後方！

堅 胡說！我偏要你去上海！

蘭 我怎麼也不去上海！

哉 你們回上海，是可以的；但是她們年青婦女，到上海那種環境裏去，是不是上策，也應該  
致慮致慮。

華 （微笑）樹蕙已經決定回上海了，嫂嫂一個單身女眷，留在後方也不便當吧？

哉 （恍然）哦哦……這也是的。

蘭 可是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，我不去上海！

堅 我命令你去上海！

蘭 你不能強迫我！

堅 我把你關起來！

哉 (制止) 樹堅，說話不應該這樣態度！——蘭兒，你也不應該這樣的——這樣的——倔強！

——既這樣，你們去準備飛機票吧。

華 好，樹堅，我們就去航空公司訂票吧。

堅 我去買票，你要再跑出去，當心我打斷你的腿！

哉 (叱止) 樹堅——說話怎麼這樣粗野！

堅 那末我去買票了。——可是爸爸？

哉 叫你不要管我！

華 (向堅使眼色，牽衣) 走吧，蕙，我一會兒就回來。

(堅，華下，暫時沉默。)

蘭 (看蕙) 怎麼了，妹妹？

蕙 (撲蘭身，大哭) 蘭姐！……

蘭 (摸她的大衣) 哦，大衣送回來？

蕙 (點頭，哭) 嗯！

哉 (沉思) 樹蕙，你們也別難過，去上海自然也不是好辦法，但目前——將來再說吧。

蘭 哦，舅舅，我很能體諒您老人家的苦心，（語義雙關）但有許多地方也要請您老人家原諒

我——我也是逼不得已！——妹妹，你既然願意回上海，也得振作起精神做人。——我去收拾點東西。（回顧哉，蕙，下）

（樹強提一行李，一皮箱，由樓上下來。）

強 爸爸，我就要走了——哦，姐姐，你也決定去參加戰地服務團了麼？好極了！

蕙 （苦笑）弟弟，你就走了麼？（抓他的手）我又決定不去參加了——姐姐回上海去了。

強 （驚）爲什麼？

哉 （岔開）樹強，你收拾行李，戴媽媽沒看見麼？

強 沒有，我自己收拾的。

哉 那你就快點走吧，別讓她看見。

強 可是蘭姐呢？我還要見見她。

蕙 在她自己房裏收拾東西哩。

強 怎麼？她也不去參加戰地服務團了麼？

蕙 （偷看父親）哥哥一定要她回上海！

強 哥哥真豈有此理！（推門進去）蘭姐！蘭姐！——噢？人呢？——哎呀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

（奔出）

蕙 哉（驚）怎麼？

強 （出紙條）蘭姐留的條子，——她走了！

哉 走了？

強 （讀）「樹堅！我死也不願回上海，我走了。雖然對不住你，更對不住撫養我成人的舅

舅。」

哉 （暴怒）呀！她逃走了？！（奪過紙條）把她追回來！快！快！來人！來人！來人呀！

蕙 （失聲）哦！蘭姐，你一個人走了！（伏椅而泣）

強 （哀求地）爸爸！……

哉 我黃家的門風，名譽都被她敗壞了！

強 爸爸，以蘭姐的人格，是不會有不名譽的事的！

蕙 爸爸，蘭姐既走了，就別追她吧！

哉 那不行！

蕙 哦，爸爸，您可憐她吧！她剛才不是說過這不得已麼？  
 哉 可是……

（劉三上。）

三 老爺有什麼事？

哉 你去替我——

強 蕙 爸爸！爸爸！

哉 去找——

強 蕙 爸爸！

哉 （稍間）哦，你替二少爺叫部黃包車來。

三 老爺，轎上黃包車早都撤退了！一部車子也沒有。

哉 哦，那你替二少爺把行李送了去。

三 是。（搬了行李下去）

強 蕙 （感激地）哦，爸爸！

哉 （歎息）唉，這孩子倒有一付骨氣！就讓她去吧！

（沉默。戴媽媽一路叫來：「二少爺！二少爺！」）

強 （驚）哎呀！戴媽媽！……

戴 哦！……你藏起來吧，別再讓她看見了！

（樹強藏入沙發背後。戴媽媽上。）

戴 二少爺，二少爺——哦，老爺，二少爺在嗎？

戴 唔，你找他做什麼？

戴 二少爺到底在沒在家呢？

戴 哦，他買東西去了。

戴 哎呀！嚇死我了！剛才我在下房裏打盹，夢見二少爺說又要走了！我怎麼留他，他都要走！後來我拖住他大哭大鬧，他就一把推開我，跌了我一交，就醒了！……！

戴 （很難過）哦哦，他出去了，一會兒會回來的，你還是下房裏去息會兒吧，回頭我叫他來看你。

戴 （轉身走）唉，人老了，曉得這是什麼兆頭呢？（下）

強 （站起來，拭着眼淚）她走了？……

樹強，你去吧，別讓她碰見。

（看着父親，欲進又止。）爸爸，（毅然地）我走了。

（走近他）孩子！我等你凱旋回來！

我走了，爸爸，姐姐，——

你從後門繞了走吧！

（樹強含着淚，急轉身去。稍停，高蘭入，樹強跟上。）

（大驚）怎麼？！

她是想逃走的！（推她）你夢上那兒去？說！說！

我要到我所要去的地方去！

混仗！你打算私逃？——我打斷你的腿！

（突然）樹強，你鬧什麼！她是到婦女工作隊去通知人家的，我答應她去的！——蘭兒

那你既然回來了，（撕去那張紙條）就不要去了吧。

哦？爸爸知道她出去？……

（感動地）舅舅！



（少華氣喘地奔入。）

華 樹堅，你怎麼先跑回來啦？糟糕了！飛機都沒有座位了。——所有的都預先訂空了，一張票子都沒有！

堅 馬司令的少爺不是答應我們所有的人嗎——？

華 遲啦！最後還是馬司令的面子，好容易才讓出兩個座位來。（示票）可是再多一張都不行了。

哉 兩個座位？到香港的？

堅 那怎麼辦呢？爸爸跟她們……？

哉 我本來是不去上海的呀，不過你們四個人兩張票子，這……？

（章式如匆匆入。）

如 （興奮地）大哥！大哥！

哉 哦，式如，你來了，怎麼樣？

堅等 表叔。

如 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了！伙子已經找到四百人，機器已經搬了二百件了！

才四百人？還是不夠呀！

如 沒有問題的！四十隻木船上的人大半都來了。我答應他們每人二百塊錢，馬上還會有人來的，今天一夜，明天一天，一定搬得完的。——可是大哥，我們機器運輸保險的事——？

哉 （興奮地）老弟，我可相信你的話了！

如 已經簽了字了？——保險費是？

哉 果然是千分之四，其餘的千分之十六是政府負擔的；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事！（回想往事）老弟，過去如果能像現在，不就好了麼？

如 大哥，這是要一步一步來的，過去你常說，我們民族工業在抗戰以前是斷了兩條腿的癱子，殘廢者！這完全是對的。可是抗戰是會治好這個癱子的！大哥，是不是？

哉 （欣然）是的，我們的民族工業現在雖然還不能夠站在兩條健全的腿上，可是老弟，你已經替我找到一條腿了！有一條腿雖然不能跑，到底也可以走動了。

如 是呀，我們現在不是已經向重慶走動了麼？並且，大哥，沒有問題的，我保險在不久以後，我們就會有兩條腿，就會飛跑起來的！——那末，大哥，你現在可以放心了 我們大功可以告成了，我担保明天下午五點鐘開船！

老弟，累了你的！

如 不，大哥，我還年青，不要緊！可是你，應該多多保重！我要你明天一早坐飛機去重慶！

哉 你別管我！

如 （嚴厲地）我要強迫你！這是我替大哥弄到的，去重慶的飛機票，不過祇有三張了，——

明天是最後一班飛機，大哥，我強迫你走！

哉 （感動地）式如！

如 大哥，我從來沒強迫過你，今天你得聽我話，票祇有三張，你可以帶兩個人走；其餘的跟

我坐裝機器的木箱。

哉 那末——樹堅，你們四個人兩張票怎麼辦呢？

堅 我無論如何是要回上海的。

華 我也不去重慶。

哉 那末蘭兒跟樹蕙呢？

堅 （看華）那末你們是不是可以——？

華 我是打算先走的，你們倆可以——？

哉 你們既然都要走，那末這兩張香港票，讓你倆去！三張重慶票，讓我和蘭兒，樹蕙去。劉三他們坐木船。

華 可是樹蕙？

堅 那末馮蘭？

哉 目前飛機票既沒有辦法，馬上又非離開漢口不可，那只有如此了。至於蘭兒和樹蕙，你們過些時候再到重慶來接她們好了，——你們的意見怎樣？

（大家面面相覷。）

哉 （斬決地）那末，就照我的話辦——可是老弟，你呢？

如 （微笑）我？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！我還得在這兒搶救機器！——我押着木船一路走。

哉 （抓式如手，語重心長）老弟，一路珍重！

如 （欣喜地）大哥！我們的民族工業現在已經有一隻腿能夠動了，還怕什麼？大哥，放心！明天下午五點鐘一定開船；我要把每一顆螺絲釘都要帶走的！大哥，（抓他的手）重慶見！

（幕閉）



## 第一場

二十九年七月初的重慶。敵機正不斷地來肆虐。

新中國紗廠已經在一個山坡下建築起來，差不多完工了。本來打算在「七七」三週年開幕的，不幸遭了兩次轟炸，目前正在趕修中，希望如期開幕。

殺敵便在工廠旁築室而居。從客室的窗子外望，正好看見建築中的紗廠和一脈蜿蜒起伏的山巒。

開幕時，敵機正在轟炸，房屋動搖黑煙瀰漫。附近已中了彈，敵機漸漸遠去，天空也漸漸暗則起來。稍停，人聲鼎沸，證明着附近被炸了。

接着，有人急促地向客廳奔來，是劉三，攔之，奶媽。

三 奶 （慌張地）哎呀！哎呀！（奔向窗口）糟了！紗廠又被炸了！（向外跑）

三 奶 （同樣慌張）怎麼？怎麼？老爺的紗廠又炸了？

三 奶 你看！你看！紗廠的東邊一角上不是又炸了？

三 奶 哎呀！又是十幾間！

三 奶 十幾間？——再看，那一邊！那一邊！

奶 哎呀呀！……不過，那都是工人自己的草房。

三 （驚覺）哎呀！老爺呢？還在下面防空洞裏？（要跑）

奶 出了防空洞——到廠裏去了。

三 老爺又要急壞了！（奔去）你照應家！（下）

（少華奔上。）

華 怎麼樣？炸了那裏？

奶 老爺的紗廠又中了！

華 呀？（奔向窗）糟糕！

奶 姑少爺，你們真不巧，一到重慶就遇到轟炸！

華 嗯，二十幾次了！

（樹蕙——滿臉病容，軟弱無力——上。）

蕙 （戰慄）怎麼？我們的紗廠又——

華 還好，只十幾間房子！

蕙 唉！……那一邊不是也炸了。

那是工人自己的草房。

可是爸爸呢？

看！不是正在那兒——向廠裏去了嗎？

可憐爸爸辛苦了一年多，從漢口好容易搬到重慶，好容易修好了廠，又左一次右一次地炸。

奶（收拾房間）死不完的日本鬼子！天天炸，天天炸，就專門兒炸重慶！

菲 你別難過，身體不好，還是到洞裏去歇會兒吧！

蕙 不，我們去看看爸爸吧，他一定很難過！

菲 當心你自己吧！爸爸不要緊的，他再炸也不在乎的。

蕙 不！爸爸近來樣子很難過，走，去一下吧！

菲 曉得後面還有敵機沒有？

蕙 電話上說這已經是最後一批了！（同少菲向外去）

（樹堅奔上。）

堅（氣喘喘地）倒楣！倒楣！一到重慶就是炸！炸！炸！炸了一個多月了！——妹妹，你看見



你蘭姐沒有？敵機剛投了彈，就看不見她了！

蕙 沒有看見，——哦——哥哥，我們的紗廠又炸了！你去看看爸爸吧！（與少華下）

堅 （略受一驚）呀！廠又炸了？（奔向窗口）哼！炸得也好！（轉眼發現奶媽）呀，你在這兒！

奶 大少爺！老爺千辛萬苦修的廠，您倒願意炸了它？

堅 哦哦，你不懂得，我早就勸爸爸回上海去，免得在這兒受罪；可是他聽不聽！（低聲）前年冬天在漢口，我要帶你們回上海，還不是給爸爸反對掉了！

奶 哎呀，大少爺，別再騙我們鄉下人了！（走開）

堅 哦，你看見少奶奶沒有？

奶 （冷冷地）沒看見！

堅 （走近）你知道她又上那兒去了？

奶 （要走）不知道。

堅 你告訴我，少奶奶在重慶到底有沒有男朋友？

奶 我也沒有親眼看見過，不能亂嚼舌頭，讓閻王老爺下我拔舌頭地獄呀！

堅（挨近）奶媽，你告訴我真話，我帶你走——  
奶（冷笑）少爺，你那一套我聽夠了！——對不起，這回等你們一走，我和劉三就丟開小香烟店了。（下）

（樹堅憤怒地正要走開，少華奔入。）

堅 怎麼樣？

華 炸壞十幾間房子，三架機器，聽說幸而還有一個炸彈沒有爆炸，——哦，樹堅，你來看，那邊一個穿西裝，在那兒走來走去，東張西望的傢伙是誰？

堅 呀，又是他？

華（憤怒地）哼！他也到重慶來了！——樹堅，我打算搭最近一班飛機，帶樹蕙飛香港了。  
堅 你就走？我怎麼辦呢？老頭子的事還沒有談好，馮蘭又死不肯走！

華 我可不能再等了——到重慶一個多月，天天鑽洞，不是人受的！再說，（向窗吹嘴，又附耳）我帶樹蕙先走也免得生麻煩，不過，你的事得快點辦！（低聲）這回如果不能把爸爸拖回去，家鄉那個麻你就別指望了。你在上海的整個計劃也就完了——但是今天這一炸，你正好向爸爸進攻！

堅 可是你一走，我的參謀沒有了！

華 你按照我原定計劃進行，沒有錯。——我要打電話問問航空公司。（打電話）喂，喂！……

——（恍然）哦，哦，才掛兩個紅球，發報還沒解除哩。——你的事要速戰速決，我回上海聽你的好消息，準備跟你去接收紗廠！而且，你也該早點解決了好回去呀！翠翠老六昨天不是來電報催你？——好，我去找那傢伙！（下）

（劉三慌張奔上。）

三 奶媽，媽媽！——哦，大少爺。

堅 什麼事？

三 老爺回來了，叫奶媽燒開水泡茶。

堅 老爺怎末了？

三 老爺像在生氣，看見麻炸了，冷着臉一聲也不哼。

堅 唔，——你看見少奶奶沒有？

三 （走）剛才不是在洞裏嗎？（跑）奶媽，奶媽！（下）

（樹堅要走，樹蕙上。）

蕙 哥哥，爸爸回來了。

（毅哉——面貌清癯——默然上。）

堅 爸爸。

哉 （微微點頭）——

堅 今天廠裏的損失很大麼？

哉 （搖頭）——

堅 是有一個炸彈還沒爆炸麼？

哉 嗯。

蕙 （目止之）爸爸累了。

（劉三、奶媽捧茶、手巾上。）

三 老爺，先吃點涼茶。——擦擦臉。

哉 （接了，回顧）把對聯扶正了！（停）樹蕙，今兒幾號？

蕙 七月一號，爸爸。

哉 離「七七」沒有幾天了；這一炸，紗廠怕不能在「七七」開幕了。

（少華顛腳上。）

蕙 爸爸別難過，趕不上「七七」開幕，遲兩天也可以。

堅 後方辦工廠，就是這個討厭！不斷地炸！炸！

華 修理自然還可以修理，可就難保不再來炸！

哉 前兩次被炸，我都拚命地趕，趕！打算怎麼也趕在「七七」開幕。可是，今天是第三次了

！不到一個禮拜，就是七月七號。——

蕙 開幕也不一定七月七號呀！爸爸。

哉 可是我做事從來沒有衍過期！這一次——

三 老爺，您防空洞坐久了，累了，去樓上躺會兒吧。

哉 （不以爲然，但終於站起來）警報解除了嗎？

奶 （看）解除了，綠燈籠掛起來了。（匆匆下）

華 沒放解除警報？

三 大概電力廠出毛病了。

哉 章老爺來了，馬上告訴我。（走向內室去）

三 是。(捧茶隨下)

華 (拉樹堅低聲) 這是進攻的機會!

堅 知道，我就去。(追父下)

華 樹蕙!

蕙 (剛要走) 唔?

華 跟你說句話，——回來。

蕙 什麼事?

華 (笑容) 你的病不要緊了吧?

蕙 我的病本來沒什麼要緊呀，我從你來重慶就好了。

華 說不定我們最近那天走，你的身體受得住麼?

蕙 身體倒可以，不過——

華 (奸笑) 你不願意走麼?

蕙 不是不願意。(撒嬌地) 少華，你看你，還不相信我麼，我是說怕蘭姐不肯走。

華 我現在打算不等他們，先走。——怎麼樣?

什麼時候呢？

說不定，飛機票上月就定好了的，有飛機就走。

那不是——？

怎麼？

紗廠剛炸了，爸爸的精神不好，我們馬上就走——？

（懷疑）這是真理由麼？

少華，你怎麼又懷疑我呢？

那我問你：剛才有一個人，你看見麼？——在門口。

沒有呀，我什麼也沒看見！——誰？

（注視其目）真沒看見？

你要我賭咒發誓麼？

那末，好！（打電話）喂喂！歐亞？請劉先生接電話！——樹蕙，我們就乘最近一班飛機

走，好麼？

好，只要你喜歡。

華 喂，你是誰？哦，我是少華呀！怎麼樣？最近去香港的飛機票有空麼？——沒有？要到什

麼時候？——一個禮拜以後？太遲了！——什麼？今天還有一班飛機沒飛？因為警報還沒  
飛出？——那什麼時間開？四點鐘？——此刻已經兩點了，哎呀，只有兩個鐘頭，太匆忙  
了！——那末，——哦哦，那末好，我就決定。兩個座位。我馬上來。謝謝，謝謝！

——再見！

蕙 怎麼，馬上就走？四點鐘？

華 (狐疑) 你又不願意麼？

蕙 (急) 少華，你怎麼啦！我只是說太匆促了！——那末好，我去收拾東西！(下)

華 (狐疑地注視其去，又向窗口探視，忽然驚退) 哦！他又來了！(略一思索，奔出)

(劉三自內室出，手拿空杯。)

三 奶媽，奶媽！——開水！(取茶葉放杯中)

(奶媽提開水上。)

三 快點！老爺等着要茶哩。

奶 (沖水) 你忙什麼，劉三！——我要跟你說話哩。



三 回頭說吧！

奶 (抓住他)我剛才聽到姑老爺跟小姐說，馬上要走哩。

三 唔，走就走吧，免得生是非！剛才我又看見那位李先生了。(走)

奶 (拖他)你別走呀，你前回不是說：等小姐少奶奶一走，這兒的事，就讓我不幹了嗎？

三 哦，你馬上就去開那小香烟店？

奶 是呀！那間房子看好了，不去，人家租給別人啦！再說米糧一天天高，東西一天天貴，眼

看着日子難過了！現在不管它，將來還能一輩子幫人做活？劉三，我既死心塌地的跟了你，就不能不替將來打算打算呀！

三 可是，老爺怎麼能放我走呢？就是你，自從戴媽媽死了，家裏沒有舊佣人，老爺也不會放的！

奶 是呀！戴媽媽死了，家裏沒有別的女佣人，我也不能再做下去啦！——哦，這樣好不好，劉三？老爺離不開你，你就過些時候再出來。我先走，把香烟店先開起來，只要三兩個月，賺了錢，什麼都不怕了！你說好不好？

三 好是好，——

奶 有什麼不好呢？我們自己租間房子——

三 （難爲情地）好好，回頭說吧！老爺等着茶哩。（走）

奶 你別走——

三 （走了）回頭說，回頭說！（下）

奶 （氣）我才不管你回不回頭哩！（下）

（少華上。）

華 （向外邊同來的人）對不起，請先在外邊坐一會兒，馬上就請您進來——樹蕙！樹蕙！

（樹蕙應聲上。）

蕙 你叫我？

華 （低聲，嚴肅）現在我要問你幾個問題，你痛痛快快答覆我「是」或者「不是」！不許你

反問我「爲什麼」？

蕙 （驚疑）做什麼？

華 （制止）不許你反問我「做什麼」，「爲什麼」！只要你答覆！

蕙 （驚疑不定）好。

華 你高聲答覆我：（高聲）蕙！我們就決定今天走了？

蕙 （莫明其妙）唔，是的。

華 你和我回上海是不是很高興？

蕙 唔，自然高興。

華 （低聲）別躊躇！（高聲）你不想到別處去麼？

蕙 我根本就沒想到別處去。

華 可是，比如說，現在有人要叫你到別處去呢？

蕙 不會有的事，你以前所担心的李映波，他已經走了，而且我不是已經答應你不再見他了

麼？

華 可是，假如他還癡心妄想地要見你呢？

蕙 少華，你說些傻話做什麼？

華 （制止）不許問做什麼！（高聲）假如碰見他呢？

蕙 （稍停）我當然不見他。

華 那末，我倒要讓你見見他！因為他正癡心妄想地要找你哩！（推門）喂！李先生，請進來

吧！

蕙 (大驚) 哦！他——

華 請進來呀！(一看，驚) 哎呀！他走了！(奔向窗) 哦！(笑) 他聽得不耐煩，已經走了。

蕙 (奔向窗) 哦！——那末，就讓他走吧！(忽恐怖地) 哦！少華，我可不知道他來！

華 (微笑，撫之) 蕙，我相信你的，不過跟他開開玩笑吧了，(拉她走) 好，我們進去告訴一聲爸爸就走吧。

蕙 (頹然地) 好。——

(華親暱地扶蕙進去。)

(馮蘭——較前心身健旺，動作敏捷。衣着更樸質，頭髮也剪短了——上。)

蘭 奶媽！奶媽！

(奶媽急忙奔上。)

奶 (異常巴結地) 哦，少奶奶回來了！少爺問了您好幾次了。

蘭 怎麼？紗廠又炸了？老爺呢？

奶 是呀！少奶奶你來看，炸了十幾間哩！

蘭 哎呀！該死！剛才一出防空洞，只聽說草房那一帶炸死了人，我就跑過去了，可是沒注意我們廠也炸了——老爺呢，他老人家沒受了驚？

奶 沒有，可是老爺精神像不大好！少爺陪他在談話哩。

蘭 （驚）少爺又陪他談話！——我去看看老爺。（走）

奶 哦，少奶奶。——我前回說要開個小香烟店，嚶，現在房子找好了。少奶奶您——

蘭 哦，你是問我答應借的那二百塊錢麼？你要，馬上就來拿吧！我去看看老爺。

奶 嚶，不着急，自然等少奶奶走的時候。——您什麼時候走？

蘭 哦，快了吧。那我馬上就拿給你吧。我是說走就走的。

奶 那就謝謝少奶奶了！

蘭 你停會兒就到房間裏來吧！我先去看老爺。（走）

奶 是了。（下）

（樹堅自內出，與蘭相值。）

堅 （馬上虎起臉來）你那兒去了？

蘭（不卑不抗地）哦，剛才一出防空洞，聽說草房那一帶死傷了許多人，我就跑去救護去了。

。——我們工作隊的工作地點就在那一帶。

堅 那你不用回來了！就整天待在那兒得了！

蘭 樹堅，你別暴躁！你看看那邊死傷了多少人！還沒拾完哩！

堅 你別回來呀！

蘭 我是聽說我們廠也炸了，特地回來看看舅舅的。

堅 哼！自家廠炸了，不管，倒去救護別人，你還管爸爸？

蘭 樹堅，你有什麼話，明白說吧，別這末樣，好不好？

堅（暴躁地）怎麼樣？——我不許你出去！

蘭（平靜地）對不住！辦不到！——因為我是一個人。

堅（憤怒）你是我的太太。

蘭 當然，我也並沒有否認。

堅 那你替我坐在家裏，馬上準備回上海去！

蘭 回上海？——更辦不到！樹堅，你不必那麼慢氣。要我回上海，對你有什麼好處呢？第一

堅 對於你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，你會感到不自由，第二——

（跳起來）什麼不三不四的女人！你胡說！

蘭 樹堅，你何必瞞我呢？我早知道了，不過不願意說就是了。

堅 你有什麼證據？憑空胡說！

蘭 你不是有幾封電報放在一隻小皮箱裏麼？

堅 （驚）你看見了？

蘭 中間有一封叫什麼翠翠的，不是叫你快點回上海？

堅 哦，你看到這一封！

蘭 嗯！（偷看他一眼）我就看了這一封。

堅 （暴怒）你偷看我的東西！好！看你怎麼樣吧！告訴你：在上海我玩兒的女人多得！還不止這一個！你敢把我怎樣？——你去法院裏告我吧！

蘭 （氣，還強笑着）樹堅，你看你說話多無聊，我會利用你和那些女人的關係告你？樹堅，

我們也算是智識份子，我即使要和你離婚，也用不着利用這些關係呀！

堅 那你要怎麼樣？

蘭 我是說，你既有女朋友又何必偏要我回上海呢？

堅 你是我的太太，只要你沒跟我離婚，得跟我走！

蘭 （堅決）我絕對不回上海！

堅 （暴跳）那你是——？

蘭 怎麼？

堅 要和我離婚！

蘭 （略停）我是不願意回上海過那種無聊生活。如果以為不回上海，就等於離婚，——你要

那末說，我也沒辦法！

堅 （憤怒）呀，你要和我離婚？

蘭 （怒）話講清楚了：離婚的話是你說的！

堅 可是我偏要你回上海——！那你願意離婚？

蘭 你硬要那末說也可以！

堅 （瘋狂了）好，離婚，（掬出手槍來指蘭）離婚！離婚！再說離婚！

蘭 （不屈地）你這是幹什麼？



堅 (更逼近地) 你再說離婚!

(殺戩上。)

戩 你們這是幹什麼?

堅 (收槍) 她不願意回上海! 還要跟我離婚!

戩 (沉重地) 離婚!

堅 對了, 她要離婚!

蘭 舅舅, 這話不是我說的!

堅 你不是願意離婚麼?

戩 別講了, 我都知道! (稍停, 沉默片刻) 蘭兒, 你不僅是我兒媳, 你還是我的外甥女, 你父母雙亡, 就以舅舅的地位來講, 我也不容許你胡說!

蘭 舅舅, 我——

戩 (打斷她) 不管是誰說的都一樣!——無論是我的家庭, 或你們馮家, 都可說是世代清白! 我不能容許這兩家家庭裏有那傷風敗俗的離婚的事情!——就是你們自己願意, 也得等到我死!

(沉默。)

蘭 可是樹堅，你的行爲我也全都知道。你要痛改前非才是！你要蘭兒回上海，在你們夫婦的關係，我不便說什麼。可是蘭兒不是個糊塗孩子，你可不能那末無理對待她！你要尊重她的自由，我，你知道，同時是她的舅父，有保護她的責任！

(沉默。)

蘭兒，前年在漢口是爲了交通關係，你沒有回上海，這次，樹堅又來重慶接你，按理，你也應該回去。至於你要做工作呢，這一年多來，在重慶我並沒管束你，最近上海的情形比較好，也未始不可以做點工作，你就跟他回去了。至於他的行爲，我是明白的。尤其最近聽說把幾萬塊錢都花光了，再想胡鬧也不可能了！——如果對你有什麼，我也不答應他！——少華跟樹憲不是今天走麼，要走，一路走也好。

蘭 (感傷而柔順地) 舅舅，您別生氣，如果一定要我跟他回上海的話——

哉 當然一定！

蘭 那我就回去了。

哉 (欣然) 哦！(但不很信任) 能這樣，就好！

蘭 哦！舅舅，今天廠裏的損失怎麼樣？

哉 比前兩次都大。

蘭 （意味深長）舅舅，您自己珍重！廠，當然更希望能早日完成！——舅舅，你不回上海去吧？

哉 怎麼樣？

蘭 （微笑）我既回上海，怕就不能看見紗廠開幕了！至於舅舅，既然辦了這個紗廠，就希望你千萬別回上海去了。（起立）哦，妹妹他們既然今天走，我去看看能不能一路。

（蘭下，父子相對無言。）

哉 今天既然可能走，（不免傷懷）那你們就一路走吧！

堅 不，今天飛機只有兩個座位，我要等下禮拜走了！

哉 唔，也好。——不要一走全都走光了！——

（奶媽穿過，向內室去。）

堅 爸爸！……如果我們都走了，您老人家不太寂寞麼？

哉 （不快）你又希望我到上海去？

堅 (急聲明) 自然不是要爸爸去做外匯買賣！那連我跟少華都不想做了。

哉 唔，你能有這樣的覺悟，最好。

堅 少華跟我都想找機會試辦一點工業。

哉 那自然好。可是，上海現在不是辦工業的地方。

堅 自然不是在上海，但希望爸爸先回上海去一趟。

哉 (驚) 要我先回上海去？……爲什麼？

堅 (四顧) 是這樣的：(低聲) 前兩個月，就是到重慶來之前，我和少華曾經回家鄉去過一次，——

哉 (愁) 你回過家鄉？

(少華樹蕙各提手提箱上。)

爸爸。

哉 哦，(黯然) 你們就走了？——

華 是的，飛機四點鐘開，此刻已經快三點了。

哉 剛才我的話已經說完了，一切自己當心去吧。

蕙 (垂淚) 爸爸，您…… (忍住) 我走了。

華 希望過些時候爸爸也到上海來休息休息。

哉 (微笑，搖頭) ……

蕙 哥哥，蘭姐還沒回來？

堅 回來啦！她說去看你們的呀！

蕙 回來了？我還要去看她。(轉身走)

(奶媽正好走出來。)

奶 哎呀，小姐，你也要走了？

蕙 嗯，我就回上海去。(下)

奶 哦。……那末，老爺，我，我也要跟您請假了。

哉 嗯。

奶 我已經叫劉三跟老爺說了：小姐跟少奶奶如果回上海，我就想跟老爺請假，出去開川小香

烟店。

哉 你也要去做生意？

奶 老爺，生活高了！不做點生意將來不得了哇！

哉 可是做媽媽去世了，女佣人就剩了你一個舊人了！——

奶 （難為情地）少奶奶跟小如都走了，沒有家眷——

堅 少奶奶現在還沒走呀，過兩天再說好了——

（樹蕙奔上。）

蕙 蘭姐不在呀！

奶 少奶奶已經走了呀！

堅 （跳起來）呀，她走了！

衆 走了！？

奶 少奶奶留得有信。（出信）

堅 （搶過來）你怎麼不早說！？（讀）「我死也不願回上海。我走了。雖然對不住你，更對不

住撫養我成人的舅舅。」她逃走了！——你這混蛋，怎麼不早說！她一定買通你的！我打

死你！（忽然向外跑）回頭跟你算賬！（下）

哉 （怒）她到底走了！

憲 (哭) 蘭姐！……

華 她又是跳窗子出去的？

奶 是呀！我去看她，她已經走了呀，大少爺亂怪人！（下）

(電話鈴響。)

華 那兒？——哦，歐亞，我是少華呀！——怎麼？飛機快起飛了？還有五十分鐘？哦，哦，

我就來！（視哉）

哉 哦，你們也該走了！

(樹堅奔上。)

堅 (滿頭汗，氣喘不已) 奶媽，奶媽呢？

哉 樹堅，怎麼？

堅 走了，走遠了！找不着！（要走）奶媽呢？

哉 (沉着) 樹堅，你回來。——她這次走是蓄意已久了！——要走的人是追不回來的。

堅 爸爸，我不能就讓她這樣逃走了！

哉 (決然) 當然不！她這樣敗壞我的門風！我要驅逐她！

駱 驅逐她？

駱 (憤怒) 我不承認她是我兒媳婦！不承認她是我外甥女！我不承認她姓黃！也不承認她姓馮！她是我撫養成人的，我自己驅逐她……

蕙 ——爸爸！

駱 樹堅，你去擬一個廣告稿子，馬上送到各家報館去！(見蕙在泣) 哦，樹蕙，你們？——

你們去吧！——

蕙 (似有所求) 爸爸！

駱 別管我，你們走吧，別誤了飛機！……

華 爸爸，那我們就——走了。(低聲) 樹堅，別生氣，塞翁失馬，你好好照應爸爸！我們在

上海見！

蕙 爸爸，那我們走了！……(與少華同下)

駱 (目送之。良久) ——樹堅，你快去起稿，馬上送到報館去！明天要見報！

堅 爸爸！單單驅逐她就算了麼？

駱 你照我的話辦！——去！



（樹堅入內室，發戩默然良久。）

戩（喟歎）都走了！

（起身把室內東西都放整齊了。）

戩（注視窗外）都走了！

（章式如興緻匆匆地進來。）

如（笑）大哥，對不住！我去南岸，回來遲了，今天可惜沒能親自迎接日本人的禮物哩！

戩（苦笑）禮物？

如 鬼子又送了我們幾十斤廢鐵呀！大哥，三塊多錢一斤，也合兩百多塊錢啦；另外還有個未爆的炸彈，起碼也一二百磅呀！

戩 式如，你的興緻很好。

如（知道碰了釘子，還在笑）興緻怎麼不好呢？我已經到廠裏仔細看過了，不這十幾間房子，細紗間壞了一架機器，粗紗間壞了兩架，鋼絲間機器只骨架損壞一點，都可以修理呀！其餘辦公室，打包間，清花間許多地方絲毫無損失呀！——這簡直是沒有問題呀！

戩 你以為最近可以修理好麼？

如 我已經叫他們在收拾機器了呀！

哉 知道那天才能修理好呢！

如 多則半個月，少則十天就可以復原，橫豎現在全部機器都算裝好了。

哉 可是房子呢？

如 房子的問題……那在乎工人，現在是找不到泥水匠。要能多找些人的話，十天功夫也可以完成啦。

哉 （頹然）那不管是房子，不管是機器，即使如你計劃完成，也都過了七月七號了。

如 大哥！不得已的時候，過了「七七」也沒有問題呀！

哉 並且你知道明天敵機不再來轟炸？在修理好之前，他不會再來搗亂？在修理好之後，又安知他不再來破壞？

如 （知他有心事）哦，大哥，你為什麼似乎悲觀起來了？

哉 悲觀？在我家庭裏，三年來，家破人亡，東離西散，也許有點悲觀，可是在事業上，有的倒不是悲觀——

如 那是？——

哉 那倒是滿腔的牢騷，憤慨！

如 爲什麼，大哥？

哉 這些憤慨的話早就悶在我的肚子裏了，可是這兩天談我看得更明白了！

如 哦，大哥，那不妨跟我談談。

哉 式如，就拿我們的紗廠做例子吧：我們吃了多少辛苦，受了多少損失，才把廠從漢口搬了來，又費了一年多的時間，無量數的心血，才又把紗廠建造起來。功虧一簣了，又左一次轟炸，右一次轟炸，弄到現在還是不知道那天才能開工！可是另一方面呢，有許多人拿着資本不去生產，却專門囤積居奇，專門在買賣外匯！弄得物價高漲，民不聊生，而他們自己却大發國難財！——你說：一方面是民族工業無人過問，一方面是投機事業公然橫行！你能不憤慨麼？而我們的抗戰這樣下去，前途還堪設想麼！

如 哦哦哦……

哉 式如，想到這些可憤慨的事情上面，能不叫人心灰意冷麼？

如 （同情地）憤慨，當然是應該憤慨的！可是這是利之所趨，勢所必然的。抗戰時期大家不辦工業而去經商，這是必然的，因爲經商比較少危險而又容易賺錢呀。可是經商的，開店

又不如國貨，因為國貨比開店危險而又賺錢呀！可是國貨的又不如做外匯買賣做投機事業，因為這更沒有危險也更加賺錢呀！所以抗戰以來，不管大官兒，小公務員，教書的，做文化工作的，太太，小姐，甚至聽差，勤務都大大小小做點生意呀！

哉 難道我們不應該積極地提倡工業，而消極地限制這種不正當的投機事業麼？

如 (微笑) 大哥，你說工業沒有被提倡麼？以前你家鄉淪陷時，工廠不是毫無辦法麼？可是在漢口淪陷前，不是有運輸管理處幫忙？不是有運輸保險了麼？以前資本不夠，不是毫無辦法麼？而現在，工礦調整處不是有借款，保息，補助的許多辦法麼？在此時此地，這些辦法不是已經不容易了麼？至於對那些投機事業的限制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我們不必管它。爲什麼不管它？

如 (笑) 大哥我們參加抗戰該不像小孩兒鬥嘴吧？該不會說「你既防礙抗戰我也不抗戰」吧？哉 那，那當然。

如 那我們就先不管別人！——再說，大哥，你看到的只是黑暗一面；可是另外光明的一面呢？想想看，我們不是有千千万萬的將士在浴血與抗戰麼？不是有無敵的老百姓在修築國防公路麼？不是有若干萬工人在爲國家開發資源麼？在敵後，在淪陷區，更不是有千千万萬

的青年跟敵人做着拚死的鬥爭麼？——樹強就是一個！就拿重慶來說吧，每次敵機轟炸以後，警報還沒有解除，你就可以看見滿街的工作人員冒險出發了：抬架傷亡，救護難民，撲滅火種，搶救房屋，清除障礙，打掃街道；同時修電綫，通水道，一切救護工作都在進行！那一種嚴肅、緊張、熱烈、興奮的赴義精神，大哥，你如果看見，你會被感動得流淚的；你如果親眼看見，你就不會再悲觀、憤慨，而會覺得抗戰必定勝利的！——不說別人，蘭兒吧，她就是一個例子！

什麼蘭兒？

如 剛剛我回廠，警報沒解除，我就看見她在許多破瓦堆裏，在許多死傷的難民中間奔來奔去的工作。剛剛我到這兒來之前，又看見她在那邊被炸的地方救護受傷的，搬抬炸死的難民，我招呼她兩聲，都沒有聽見我。

哉 （驚）你剛到這兒來之前，看見她還在工作？

如 是呀！（向窗口）你看，那邊一堆人不是在救護死傷的難民麼？五分鐘之前，我就看見蘭兒在那裏工作！

哉 （看）哦！五分鐘之前，她倒又工作去了！

如 大哥，你再看！那裏有多少青年在工作！他們並沒有拿誰的錢，也沒有什麼義務，可是他們在流汗，在奔走，在爲抗戰服務！——

哉 （興奮地）哦！——

如 大哥，後方的這些青年、工人、老百姓，前綫上的那些將士，難道不更使你興奮麼？——可是，他們如果因爲那批投機的混蛋妨礙抗戰，都不參加抗戰了，那我們抗戰的前途將怎麼樣呢？

哉 （沉思）……

如 可是那批妨礙抗戰的混蛋，我們自然要消滅他！他也必然被消滅掉的！因爲新的中國是屬於抗戰的青年的，而不是屬於那些垂死的混蛋的！

哉 （興奮，抓住他的手）哦，老弟！

如 （笑）大哥！

哉 （微笑）我還沒有太老吧？

如 （狂喜）大哥，在民族工業界，你是個中流砥柱，你正年青哩！

哉 （稍停，嚴肅地）那末，式如，廠裏的機器最短幾天可以修理好？

如 十天。

哉 房屋呢！

如 要是僱到人，七八天也可以。可就是僱不到人。

哉 假如我統統要五天之內完成呢？

如 五天？

哉 （堅決地）不管怎麼樣，我要五天完成它！

如 五天之內完成？這是超過人力以外了！

哉 完全沒有辦法麼？

如 這……太困難了！

哉 式如，你對於什麼事不都是「沒有問題」的麼？

如 大哥，只要你肯幹——

好！（正其衣冠）走，沒有泥水匠，我們不能學那班青年麼？我們把全廠的人員都動員起來！我們自己去動手！在五天之內一定把房子機器都修理好！我們新中國紗廠一定要在「七七」開幕！……走！（大踏步下）

如 大哥！（追去）

（樹堅上。）

堅 爸爸，稿子，——哦，表叔！

如 大哥到廠裏去了，——停會兒吧。（下）

堅 （歎氣，坐下）又去忙他的嘍了！

（窗外章式如聲音：「大哥！你自己別動手，別動手，當心炸彈！——未爆的炸彈！」）

堅 （跳起來）怎麼？

（他剛到窗口，突然一聲爆炸，退後，於是窗外黑烟迷天，人聲鼎沸。）

堅 哎呀！（驚逃）

（人聲嘈雜，驚呼奔跑之聲不絕，劉三上。）

三 （慌張）怎麼？怎麼？炸彈又爆了？老爺呢？老爺呢？

堅 （驚惶失措）老爺出！——出去了！——

三 出去啦？（奔向窗口）哎呀，（返身外奔）老爺！老爺！老爺！——（奔下）

堅 怎麼？怎麼？（亦追去）



（章式如奔上。）

如 鐵床！鐵床！鐵床搬下樓來！

堅 怎麼啦？爸爸怎麼啦？

如 大哥他要自己動手去修理房子，一顆未爆的炸彈突然爆炸了！——

（兩個工人及劉三拾受傷的毅哉上。）

堅 （奔上前去）爸爸！

如 就放在樓下吧，別上樓了——

哉 （揮動其手）式如！式如！

如 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要緊，醫生就來了！

哉 別管我——我們紗廠要一準七月七號開幕！

（醫生及護士上。）

（燈滅。）

## 第二場

客廳裏增加了一張小鐵床，綬綉躺在上邊，床前一張屏風，遮住它。醫生及護士在裏面換藥。窗簾深垂着。

還是七月七號的清晨。樹堅在屏風外徘徊等候着。

外邊有人輕聲敲門，樹堅潛步去開了，雲三進來。

三 老爺的腿怎麼樣？

堅 好得多了。……大夫在換藥哩。

三 天老爺保佑吧，我們老爺是不應該受這種罪的。

堅 你這兩天在路上看見少奶奶沒有？

三 沒有呀，老爺也在左一次右一次地問哩！

堅 奶媽也沒看見她？

三 奶媽在老爺受傷那天就走了，她整天忙着開小香烟店哩！

堅 唔。（徘徊着）

三 （就屏風縫裏窺視）……藥換好了，大少爺。

醫生 （從屏風後走出，拭汗）……

堅 林大夫，你累了！

醫 沒關係。

堅 怎麼樣？

醫 今天很好。自從動手術以後，傷口沒有發生過變化，精神也恢復了。是不會有問題了！

現在只要靜養。

堅 腿，是否會殘廢呢？

醫 不至於吧？我和令尊在外國的時候，就是老朋友，一切都不用你操心，我自然盡最大的努力。

堅 那就謝謝您了。

（護士收拾好醫具出。）

醫 過兩個鐘頭我再來。（偕護士下。樹堅送下）

三 （把屏風收拾起，回顧毅哉）老爺，你要什麼？

哉 大少爺呢？

三 送大夫出去了。

哉 (舉目四顧) 房間裏收拾收拾，把那對聯扶正了。

三 是。

哉 劉三，少奶奶始終沒回來？

三 少奶奶是不知道老爺受傷了，要不然，早就跑回來了！少奶奶對老爺一向是孝順的，這一回，老爺，她也叫沒法。

哉 可是大少爺已經把報登出來了！——報呢？

三 在這兒。——老爺，你還不能看報哩！

哉 給我！(看報，搖頭) 她看了這個廣告，一定不敢回來的。

三 老爺別急，我去想辦法找她。……

哉 我撫養了她二十幾年！如今……

三 她一定是不知道呀，老爺。

(樹堅上。)

堅 爸爸，你覺得好多了麼？

哉 嗯，大概是沒問題了。

堅 爸爸，你怎麼看報？林大夫說你該多多休息哩。

哉 不要緊，——這是那天的報？

堅 還是前三天的。

哉 哦，那末今天已經是七號了？

堅 是的，今天是「七七」三週年了。

哉 你表叔沒有來？

堅 他，每天都來好幾趟，可都不敢驚醒您。他正忙着廠裏的事哩。

哉 哦，那天開工呢？

堅 說就在這幾天開幕。

哉 （歎息）唉——

堅 爸爸，您別難過。廠裏的事有表叔招呼，最近會開工的。您還是趕快恢復健康，然後到上

海去——

哉 （沒注意他的話）那天叫你登的報，登了幾天？

堅 從二號到四號，登了三天，——您也不必管她了。既驅逐了，就算了。你還是回上海去休

養休養，橫豎那邊離家鄉近，家鄉的舊廬也可以——

哉 你再去擬個稿子登報！

堅 （驚）登報？幹什麼？

哉 告訴蘭兒：就說我受傷了。

堅 要她回來？——

哉 你不用說叫不叫她回來，只告訴她說我受傷了。

堅 可是爸爸！——

哉 快去！你快去擬好稿子！明天要見報！

三 大少爺，您就去吧！

堅 她要是回來——

哉 （氣）快去！

堅 是。（向內室去了）劉三，我上樓去，你照應一下。

三 是了。

哉 還有，劉三，二少爺有信來沒有？

三 信？——沒有，前幾天大少爺拍電報去了。

哉 唉，不告訴他也好。白讓他擔心！

三 真的，三少爺知道了，不知要怎麼擔心哩！說不定會趕回來的。

哉 那他就太糊塗了！

三 （奇怪）老爺不想見二少爺麼？

哉 他是個男孩子，不要緊，而且他應該留在前綫。——倒是少奶奶——

三 哦，老爺，少奶奶會回來的。——

哉 要等到那一天呢？……

三 登了報她一定會回來了。

哉 她如果已經離開重慶呢？……

三 不會的，老爺！

哉 （搖頭）其實她要離開重慶也可以，只要回來一趟——

三 老爺別難過，她一定會回來的——

哉 （搖頭，沉默）……

(寂寞。)

(有人敲門。)

三 誰？(不應，慢慢走去開門，驚叫)哎呀！

(馮蘭出現在門口。)

說 (驚叫)呀！

蘭 (奔去，嗚咽)舅舅——

哉 (悲喜交集)蘭兒——你回來了！

蘭 舅舅，您傷在那兒？

哉 (微笑)不要緊，一條腿。

蘭 今天才碰見表叔，我來遲了，舅舅，您不——？

哉 孩子，我不怪你！

三 少奶奶果然回來了。

蘭 (哀懇地)舅舅，您還認我做外甥女麼？

哉 (點頭)我知道你會來看我的。



蘭 舅舅，那一天——

哉 （打斷她）孩子，報登出來了，我很難過！——

蘭 請舅舅原諒我，實在是因為樹堅——我已經發現他——

哉 你發現了什麼？

蘭 （不想說出）他——他脾氣太古怪了。

哉 （歎息）你們的事，你們自己了吧——

（內室敲門。）

三 誰？（要去開門）

蘭 （驚）是樹堅？——等會兒！

哉 你不願意見他？——孩子，放心，今天你是看我的病來的，我不許他和你衝突！

蘭 不，我不願意見他。我在外邊待會兒。（急下）

（劉三開門，樹堅持紙入。）

堅 誰在這兒？

三 哦，哦，沒有誰？

堅 爸爸，稿子擬好了，就送到報館去麼？

哉 （接過稿子）哦，不用了。（撕了）

堅 不用登報了？——也好，隨她去罷，爸爸，您恢復了健康，還是去上海吧。

哉 哦，好像你剛才就和我說過什麼回上海的話，是麼？

堅 是的，那一天您沒受傷以前，我正提到這件事。

哉 （回想）哦，你好像說過：你和少華要辦工業，你們已經回家鄉去過，又說要我回上海，

是麼？

堅 是的。

哉 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堅 是這樣的，——劉三你去燒壺開水來。

三 是。（下）

堅 是這樣的，兩個月前我和少華回家鄉去過一次，看看情形，看看我們的紗廠。

哉 你還去看它做什麼，不是聽說他們已經開工了麼？

堅 他們是這樣說的：爲了繁榮市面，振興實業，不能不開工，所以暫時替我們管理紗廠。可

是將來紗廠主人如果回去，他們會把紗廠交還給原主的。

哉（冷笑）笑話！已經被他們霸佔了的產業會還給你！

堅可是這個話也不一定是假的！

哉怎麼？

堅少華在上海有個朋友，他也這末說：在淪陷區的產業是可以發還的，所以我和少華——

哉你們所說要辦工業，原來就是這末一回事！

堅而且那個朋友向我們切實担保，紗廠一定可以發還，只要爸爸肯回去——

哉（恍然）哦，所以你們要我先回上海？——

堅爸爸，現在後方這樣危險，您的腿又炸壞了！——

哉（大怒）放屁！

堅（沒想到）爸爸！——

哉你以為我的腿炸斷了，就會跟鬼子妥協麼？

堅人家願意把紗廠發還呀！——

哉放屁！你還說！你記得你母親爲什麼死的？你的小蘭爲什麼死的？我的腿又怎末炸壞的？

——你把父母兒女骨肉的仇恨都忘記了！你還是人麼？——你是畜生！

（馮蘭奔入，章式如繼入。）

舅舅！

堅 （驚）哦，是你回來了！

蘭 爸爸在病中，你怎麼惹爸爸生氣？！

堅 你是什麼東西！你配管我！你是我搗逃的女人，我要把你抓起來！

蘭 （憤怒）樹堅！你別不要臉！你知道你做了什麼事！——本來，我不打算替你宣佈的——

堅 你宣佈什麼？

蘭 你的信件、電報，我都看見了！你受了漢奸汪精衛的指使，你騙舅舅停辦這兒的紗廠，跟

你回去！

哉 真的，蘭兒？

堅 你胡說！

蘭 我已經扣留了最近來的一封信了！

哉 （大怒）你這畜生不如的東西！

如 大哥！大哥！你的身體！（按他睡下）

舅舅！……

哉 式如！你替我把他抓起來！我送他到官府裏去自首！

堅 爸爸！我……

如 樹堅！你還在這兒讓爸爸生氣麼？上樓去！

（樹堅登樓去。）

哉 式如！你別讓他走！抓住他！我要驅逐這個逆子！我否認他是我的兒子！

如 大哥，大哥，你要保重身體！（按下他）

哉 式如！你替我送他到法院裏去！我要自首！

蘭 舅舅！

如 大哥，你睡下！樹堅的事我負責，你先保養身體！

蘭 舅舅！您的病！

哉 唔，蘭兒，我錯怪了你了！我還不知道他是這樣一個畜生不如的東西！——現在，不完全自由了！你還是我的外甥女！

蘭 (泣) 舅舅！——

哉 孩子！可是今後你打算怎麼樣？

蘭 從前洪隊長說過：要獲得我們的自由光明，只有抗戰！舅舅，我要去找弟弟！

哉 好！

(劉三持電報上。)

三 老爺，來了兩封電報。——劉三少爺從後門出去了，他叫我向老爺說，他走了。

哉 他走了？那兒去了？

三 大少爺說，他回上海去了。

哉 他回上海了！式如！你替我把他抓回來！

如 大哥，你別着急！今天的飛機已經飛了，他走不了的，先保重你的身體！

三 老爺先看電報吧！

哉 式如，我把他交給你了。——是誰的電報？

蘭 這封是弟弟來的(讀)「兒守疆土，不克歸來，誓當殺敵，爲父報仇！兒樹強叩。」

哉 (破顏而笑) 好孩子！他沒有回來，對！

如 哦，這兒還有洪春峯的一封信。

哉 春峯的？

蘭 洪隊長의？

如 「毅哉先生：驚聞受傷，憤慨無似！請爲國珍重，早復健康！洪春峯叩。」大哥，這是一  
個偉大的同情！

哉 （笑）哦！（接電報）我快樂得很！

如 大哥，還有一件使你快樂的事哩！

哉 什麼？

如 大哥，你記得今天是幾號？

哉 今天是「七七」三週年呀！哦！（躍起）是紗廠？

如 大哥，我遵守你的吩咐，終於讓我們新中國紗廠在今天——「七七」三週年開幕了！

哉 （狂喜）開幕了？我怎麼沒有聽見放汽？（要起來）

如 因爲怕和警報相混，是用敲鐘代替的，大哥，你聽！（推開窗幔，推開窗戶。）

（太陽射進來，工廠的屋頂上懸了旗，洪鐘沉重地敲着。）

哉 哦！——（推開被單，跳下床來）

如 （驚，制止）大哥！大哥！

蘭 （奔去）舅舅！（扶他）

哉 （已經下床，以床頭手杖支持，倚窗外望）我要看看我的廠！——哦！——

如 （架着他）大哥！你的腿！

哉 （笑）我知道我自己是站在一條腿上的！可是式如，我們的紗廠却已經站在兩條健全的腿上了！

（窗外輕風吹來，吹起穀哉的睡衣。）

如 （欣喜）大哥，你當心！

哉 （整好衣裳）哦，我快樂極了！我的家庭雖然家破人亡，東離西散，可是蘭兒和樹強，已完全成了新人了！我的舊紗廠雖然燬了；我們新中國紗廠却開幕了！敵人雖然不斷轟炸重慶，新的重慶卻在建設起來了！國家雖然山河破碎，可是我們的新中國已經在誕生中了！……

（風，吹着他的頭髮。）

（幕閉）

——第五幕完——全劇完。



# 文 學 創 作 叢 刊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忠王李秀成 | 〔五幕劇〕歐陽予倩著  | 三元   |
| 大地回春  | 〔五幕劇〕陳白塵著   | 四元五角 |
| 黎明的通知 | 〔詩〕艾蕪著      | 二元   |
| 吟     | 〔文〕聶紺弩著     | 印刷中  |
| 荒     | 〔短篇小說〕艾蕪    | 四元   |
| 吳非    | 〔短篇小說〕駱濱基著  | 二元   |
| 蠡     | 〔短篇小說〕司馬文森著 | 二元五角 |
| 英雄    | 〔短篇小說〕荃麟著   | 三元   |
| 美麗的黑海 | 〔遊蘇漫憶〕黃藥眠著  | 三元五角 |

上海 海池 皮化 應 滙 印 行 廣 州 林